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方念萱 博士

和吸血鬼談場戀愛吧——以「浪漫愛」概念為基礎探討

《暮光之城》熱潮下的青少年愛情觀

Falling in Love with a Vampire—Using the Concepts of

Romantic Love to Discuss Female Teenage Twilights'

Philosophy of Love under the Twilight Mania

研究生：王思勻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致謝辭

自《暮光之城：無懼的愛》上映，到最後一集電影下檔，在為愛德華與貝拉之間的浪漫愛情深深感動的同時，我終於完成了這篇論文，不論是作為研究生，亦或是作為「暮光迷」，總算都有了完美的交代。

回想這段漫長，但卻又像在轉眼間結束了的研究所求學生涯，真的很感謝許許多多人的幫助，因為有你們，使我得以成長，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不感到孤單。這篇論文能夠完成，最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方念萱老師，因為有您的悉心指導，讓我不論是在學術研究抑或做人處事上，都學習到很多，真的很感謝您，作為您的指導學生，我感到很幸運也很幸福。感謝口試委員柯裕棻老師，本篇論文最早的發想，便是在修習您所開設的課程時提出，很謝謝您一直以來給予我的指導與照顧。感謝口試委員李根芳老師，因為有您給予我的寶貴意見，使本篇論文更加完善。此外，也要感謝蘇蘅老師在我撰謝論文期間給我的鼓勵，在您身邊擔任助理的日子真的相當開心。當然，這篇論文可以順利完成，也要感謝我最親愛的受訪者們，以及藉由 RobSten Taiwan First Fans Club 相遇，各位同樣喜愛《暮光之城》，一輩子支持 Robsten 的妹妹們。因為這篇論文，才有機會能夠認識妳們，和妳們聊天真的很開心，即使《暮光之城》的系列電影結束了，Forever 的神話也會永遠停留在我們心中，我們也將永遠以身為「暮光迷」為榮。

身為新聞所大家庭的一份子，很開心也很幸運，我能夠認識這麼多可愛的朋友們，陪伴我一起走過這段求學時光。感謝郝天天，在我為了論文苦惱與不知所措時主動伸出援手，如果沒有妳，我不會那麼快走出我的論文低潮期，以後我們也要繼續開開心心的聊天喔！感謝阿弘，總是聽我抱怨各種奇怪的煩惱與苦水，你是我一輩子的心靈之友！希望你接下來的論文之路也能一切順利。感謝 Fion 姐姐，在我洩氣時陪我聊天、給我鼓勵，希望未來也能常常和姐姐見面，姐姐一定會在事業上有很棒的表現的！謝謝宙宙，在口試時當我的小天使，很喜歡聽妳喊我呼蘿拉，在這邊也祝福妳論文口試順利。感謝 Ray 學長，從分享寫論文的心路歷程到對人生大小事的討論，讓我感覺到自己在對事情的想法上愈來愈成熟，希望學長接下來的人生規劃都能一帆風順。感謝 Sabrina，帶我一起去台大旁聽愛情社會學課程，讓我在論文寫作上得到啟發，也謝謝妳在我尋找受訪者時提供幫助。感謝筱芸、阿梅與羅西，在我為了畢業的事情慌張時給我意見。另外，也要特別感謝梅芳、玲慧、昀仟、Fish 以及正華助教，和你們聊天總是很開心，更謝謝你們在行政事務上給予我這麼多幫忙，真的麻煩你們了！

在這邊也要謝謝我的好朋友們，因為有你們的幫忙與打氣，讓我在寫論文的期間倍感溫暖。特別感謝育瑋，當我在臉書上抒發負面情緒時，你總是第一個跳

出來給我鼓勵，也謝謝你幫我校對英文摘要，希望有天你能實踐夢想，到歐洲一展你在語文上的天賦。感謝姿琳妹妹，總是在我需要和人說說話、分享心情時回應我的呼喚，很開心妳能實現到日本念書的目標，請在日本等著姐姐喔！今年一定會去日本找妳。感謝柯南、愷芸、嘉鎡妹妹與卉青妹妹，每次與你們見面總是很開心，很幸運因為參與訪日團認識你們，在日本共度的時光是我重要的回憶。感謝 Daphne、Francisca，謝謝妳們與我分享對《暮光之城》的各種看法，讓我能夠更進一步充實論文內容。感謝惠雯、Si Ni 妹妹、Vivian 妹妹、Kong 版大以及建伸學弟，謝謝你們熱心的幫忙我尋找受訪者，沒有妳們的幫忙，這篇論文不會這麼順利的完成。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謝謝一直在背後無條件支持我、給我鼓勵的家人。感謝爸爸對我的包容，雖然從不多說什麼，卻總是默默給予我各種支援與協助。感謝媽媽對我的關心，您總是提醒我在趕論文的同時也要注意身體，在我遇到困難或情緒低落時開導我，給我鼓勵。感謝哥哥與妹妹對我的體貼，你們為了工作忙碌，卻也不忘隨時關心、問候我的近況，在我壓力大時還想辦法逗我開心，真的讓我很感動。相信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們也將持續陪伴著我，永遠當我最強力而溫暖的後盾，我親愛的家人，最愛你們了！

思勻
2013 年初春，於溫暖的家

摘要

從浪漫愛的概念出發，本研究聚焦於青少年觀賞《暮光之城》系列文本的詮釋歷程，以理解《暮光之城》作為一種文學、影視文本類型，如何藉由吸血鬼愛德華與浪漫愛概念之呈現，促使青少年在與文本互動的過程中，對浪漫愛進行反思與想像。

「校園生活環境」是青少年接觸《暮光之城》的主要脈絡，透過對 12 位「暮光迷」進行深度訪談，研究者觀察到青少年主動「選擇」《暮光之城》文本，藉由文本的「使用」滿足個人心理與情感上的需求，此過程具有兩項意義：一來突顯「閱讀」是一主動行為，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來帶出《暮光之城》具有之「補救性青少年次文化」概念，使青少年在幻想與想像層次彌補了現實中的缺憾。

由接觸《暮光之城》到以「暮光迷」自居，展現的是青少年和《暮光之城》文本在一個時間向度上的互動過程：青少年由找尋《暮光之城》與自身生活脈絡、情感相契合處，演變為對《暮光之城》文本進行解讀與詮釋。以「浪漫愛」框架探究青少年作為「暮光迷」的真實樣貌，研究者嘗試描繪當代青少年浪漫愛想像之藍圖，並以之與「現代浪漫愛概念」、「《暮光之城》再現之浪漫愛概念」進行比較，發現其中呈現出的差異，不僅是青少年自主思考性的展現，更是對於現代男性、對於風險社會下的愛情所進行的反思與批判：吸血鬼愛德華保守的性，象徵著女性在幻想層次對男性的道德呼求；在風險社會的時空脈絡下看「永恆愛情」，部分青少年將「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愛德華」作為一種神話的行動典型，部分青少年則將「永恆愛情」的意義，由永生相守扭轉為「片刻勝永恆」的概念；現代青少年強調自我「主體意識」，要求自我主體性，不希望被戀人當做保護「客體」而是希望在「被愛」的同時更主動「去愛」。

每一個時代都擁抱一種他們所需要的吸血鬼，而吸血鬼愛德華的出現，或許正象徵著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愛情、對於尋求真愛不可得的焦慮與恐慌。透過「浪漫愛」框架觀看「暮光迷」，可發現她們之所以擁抱「浪漫愛」，之所以擁抱吸血鬼愛德華，背後皆具特殊意義；而青少年對於浪漫愛所進行的想像與反思，足以打破他人對「暮光迷」的刻板印象，具體展現身為「暮光迷」豐富而多層次的樣貌：「暮光迷」不僅是對愛情懷抱憧憬的女孩，更是一群對於現代愛情觀及其背後彰顯之價值具有挑戰、顛覆能力的女孩們。

關鍵詞：暮光迷、浪漫愛、羅曼史、暮光之城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romantic love,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eenage girls' inner interpretation experiences when they read the Twilight series so that better understand how do the vampire images of Edward Cullen and the concepts of romantic love represented by The Twilight Saga stimulate young girls' introspection and imagination of romantic love with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s with texts.

"The school life" is the main context for teenage girls to have contact with the Twilight series. In this study, the outcome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2 "Twilighters" shows that teenage girls proactively "choose" and "use" The Twilight Saga to satisfy their mental and emotional demands. It reveals two crucial concepts: on the one hand, as far as teenage girls are concerned, "reading" is a voluntary action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daily liv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wilight Saga symbolizes a "remedial subculture" that allows young girls to redeem their actual imperfection by means of daydream and imagination.

From just reading the Twilight series to naming themselves as "Twilighters", this process indicates a timeline-interaction between teenage girls and The Twilight Saga. To begin with, young girls try to find out if there is overlap amid their life context, emotion demands and the Twilight's love romance; however, as time gone by, they start to interpret and make comments on the text. Using romantic love as a frame to explore "Twilighter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portray contemporary teenage girls' imagination of romantic love and then compares it with the concepts of contemporary romantic love and that represented in The Twilight Saga. The differences not only display the independent deliberation of young girls, but also reveal their in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on men of nowadays and notions of love in this risky society. On the first place, Vampire Edward Cullen's conservative notion of sex symbolizes women's moral appeals to men at the imaginative level. Secondly, judging "eternal love" under the context of risky society, some young girls regard "finding their own Edward" as an action paragon of fantasy, while some of them try to reverse the meaning of eternal love from "happy ever after" to "the precious one is the eternity for a moment". Last but not least, young girls try to strengthen their demands for subjectivity, so that they would rather be the one who is loved and love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Each era embraces one kind of vampire it lacks, and the appearance of Vampire Edward perhaps symbolizes the anxiety of modern people on their way of seeking

true love. Through the frame of romantic love to observe the teenage “Twilighters”,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e reasons that young girls who embrace romantic love or Vampire Edward truly have some special meanings. Their imagina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romantic love, as well as their abundant images as “Twilighters”, both give them powers to reverse others’ stereotypes on “Twilighters”. “Twilighters” are not only the girls who long for love, but also the ones who have the ability to challenge and overthrow modern concepts of love and the value it manifests.

Keywords: Twilighter, romantic love, romance, The Twilight Saga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吸血鬼流行再起之全球《暮光》熱.....	1
第二節 女性作為現代吸血鬼羅曼史的狂熱者.....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當吸血鬼成為最佳男友人選.....	9
壹、吸血鬼形象的轉變.....	9
貳、吸血鬼作為迷人的羅曼史男主角.....	10
第二節 當愛德華遇上貝拉：和吸血鬼談一場浪漫愛.....	14
壹、浪漫愛的起源.....	14
貳、浪漫愛的意涵.....	17
參、暮光熱潮下的青少女愛情觀.....	19
肆、研究問題.....	2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7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27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9
第三節 研究對象.....	33
第四節 訪談題綱設計.....	40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42
第一節 《暮光之城》觀看經驗與「暮光迷」身分認同的建立.....	42
壹、「校園生活」作為青少女接觸《暮光之城》的重要脈絡.....	42
貳、「暮光迷」自我認同的建立：青少女開始重視文本詮釋.....	47
第二節 《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與青少女真實愛情生活的形貌.....	53
壹、青少女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感受.....	53
貳、《暮光之城》的浪漫愛與青少女理想中的愛情.....	79
第三節 小結：青少女浪漫愛情想像的藍圖.....	8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93
第一節 研究結論.....	93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98
參考文獻.....	102
附錄一：訪談題綱.....	111

圖／表目錄

圖一：研究架構圖.....	27
圖二：研究流程圖.....	28
表一：訪談時間一覽表.....	30
表二：訪談對象背景資料.....	36
表三：現代浪漫愛理論、《暮光之城》浪漫愛與青少年浪漫愛想像之對照表.....	8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吸血鬼流行再起之全球《暮光》熱

真正的暢銷書，必有通吃的本領，不管在哪一家書店，一定都賣得嚇嚇叫。比如挾改編電影聲勢，《暮光之城》系列 3 本（尖端），在各家書店的榜單上簡直像是站衛兵，1、2、3 順序並排。據說高中生最愛讀這一系列校園吸血鬼小說，雖然還不至人手一冊（總有些許反流行的學生啊），但班級裡流傳率極高，確實形成閱讀現象。（魏單人，2009 年 4 月 12 日，段落 2）

最近在逛書局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左一本廣告標語為「精彩直逼暮光之城」，右一句「暮光之城成人版」……再往後一看還有「優雅華麗更勝暮光之城」曾幾何時，這個我在看的時候都還沒中譯本的系列小說，竟然成了銷售量的指標了？哈利波特和羅柏·蘭登到哪兒去了？（Sabrina，無年代，史蒂芬妮·梅爾《暮光之城》始於一個夢境，段落 1）

談到吸血鬼，過去想到的可能是傳說中冷酷兇殘，專挑年輕美女下手的德古拉伯爵，然而，自 2005 年《暮光之城》（*Twilight*）一書在美出版且登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排行榜後，吸血鬼在眾人心目中的形象，逐漸被《暮光之城》裡迷人又深情的愛德華·庫倫（Edward Cullen）所取代：年輕帥氣、穿著優雅得體、開富豪（Volvo）跑車，這名擁有上流地位的十七歲吸血鬼，不僅是《暮光之城》系列的男主角，更是全球數以萬計女性的夢中情人，理想中的人生伴侶。

《暮光之城》這部由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撰寫的暢銷青少年吸血鬼系列小說，故事主要圍繞在吸血鬼愛德華與一名深愛著他的平凡女孩，貝拉·史旺（Bella Swan）身上。截至 2010 年為止，愛德華和貝拉的故事已在全球販售超過 8500 萬冊，為作者賺進至少 3.82 億美元（Schuker, 2009）。而其系列小說改編電影，雖無贏得極高評價，但首集全球總票房便創下 114 億台幣的紀錄；續集《暮光之城：新月》（*The Twilight Saga: New Moon*）在美國上映首日便以全美 23 億 4850 台幣票房刷新影史開片賣座紀錄，改寫好萊塢影史票房紀錄（〈你不能錯過暮光之城：新月的十大理由〉，2009），全美票房共約 2 億 9,663 萬美元（葛大維、蘇詠智，2010）；第三集《暮光之城：蝕》（*The Twilight Saga: Eclipse*）上映兩周全美賣座累積已高達 75 億 6,030 萬台幣（〈《暮光之城：蝕》票房破億！

賣座更勝新月)，2010)，僅前五天的票房便已超越其第一集電影（葛大維、蘇詠智，2010）；第四集《暮光之城：破曉 1》（*The Twilight Saga: Breaking Dawn - Part 1*）在美國上映當天，開出總計 7,200 萬美元的超高票房，成為影史排名第三的全球票房總收，同步上映的台北，在首日也以 693 萬的票房數字，創下歷來《暮光之城》系列在台北上映的最佳開片（《暮光之城：破曉 I》創歷來最佳口碑），2011）；而電影最後一集《暮光之城：破曉 2》（*The Twilight Saga: Breaking Dawn - Part 2*）入選 2012 年全球票房排名第 5，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上映至 2012 年年底，已累積 7,992 億美元（2012 年全球票房 20 強出爐《復仇者聯盟》奪冠，2013）。由上述紀錄可看出，《暮光之城》系列電影賣座的程度，正以一集比一集更火熱的速度持續竄升。

《暮光之城》所引發的熱潮，已然演變為某種流行的標識，2008 年首集改編電影上映後，一時間，不但劇中男女主角成為世界各種電影、娛樂、時尚雜誌封面人物，作者史蒂芬妮·梅爾亦於 2008 年 5 月被《時代雜誌》（*Time*）評選為「新世紀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足以顯示《暮光之城》的熱銷，早已超過一般意義的流行，而是作為一種現象，進入了美國，同時也是全球性的社會文化場域（戴錦華，2010）。

回頭看《暮光之城》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據台北市立圖書館公布之 2010 年借閱調查，《暮光之城》奪下文學類借閱榜第一名，系列小說共有 4 冊進入前十名，借閱次數超過 6000 次，堪稱是 2010 年最熱門的小說（嚴文廷，2011 年 1 月 26 日）。在銷售數量上，《暮光之城》一舉拿下 2009 年博客來年度銷售冠軍、誠品書店年度銷售第二名（林欣誼，2009 年 12 月 29 日），史蒂芬妮·梅爾更擠下台灣眾多作家，躍升 2009 年金石堂暢銷作家之首。金石堂商品部副總鄭錦祥曾戲稱：「收銀機，你的名字叫做『愛德華』！」（吳垠慧，2009 年 12 月 30 日），而出版《暮光之城》系列小說的尖端出版執行長黃鎮隆更以「印書像是印鈔票一樣！」來形容《暮光之城》在台灣熱賣程度，從 2008 年 12 月初版截至隔年 2 月，短短兩個月，系列中三本小說每一本銷量都超過十萬冊，平均每五天就能賣出一萬本，即使是電影原著小說，也很少有書能在台灣創下這樣的成績（林宏達，2009）。

嚴格來說，《暮光之城》與其說是吸血鬼小說，不如更貼近青春愛情小說，浪漫純情大過吸血鬼文學探討的深沉人性（邱祖胤，2008 年 12 月 2 日），而吸血鬼談情說愛的劇情所獲得的廣大讀者回響，更連帶促進「超現實愛情小說」這類通常以狼人和殭屍為主角的言情小說的銷售。美國愛情小說作家協會（Romance Writers of America, RWA）指出，2007 年的超現實愛情小說占所有言情小說 11.8%，高於 2006 年的 9% 及 2002 年的 4%（季晶晶，2008 年 11 月 22 日），而在暮光風潮的加持下，美國愛情小說作家協會大膽推估，2008 年後的

比例勢必繼續上升。以近幾年超現實愛情小說在台灣的發展應證其推論，可發現自《暮光之城》在台打開知名度後，各種跟風之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促銷或廣告文案上，也往往以《暮光之城》作號召。如 2010 年圓神出版社發行之《不朽之心》¹ (*Evermore*) 系列，打出「我愛《暮光》，更愛《不朽》」的口號，將兩部作品的女主角進行拚比，直指《暮光》女主角貝拉心智成熟度不如人，只在花癡程度上大勝；而由鮮歡文化出版的《Blood x Blood》² 系列，文案則祭出「愛德華 Bye~Bye」等字樣，標明《Blood x Blood》是比《暮光之城》更禁忌的吸血鬼烈愛系列，兩者目的多是希望藉由《暮光之城》累積之市場的挪用，吸引因《暮光之城》而對超現實或吸血鬼愛情故事充滿嚮往的讀者，可謂暮光熱潮不斷延燒下，所形成的另一股文化現象。

然而，《暮光之城》所引發的「暮光熱潮」之所以具有探討意義，在於其不僅是一種單一、偶發性的孤象，而是繼安·萊絲 (Anne Rice) 所掀起之女性作家撰寫吸血鬼系列小說的傳統後，「吸血鬼流行再度升溫」現象中的重要一環 (戴錦華, 2010)。吸血鬼重出江湖，一躍站上大眾流行文化的前端，但我們卻也能感覺到，同樣是以吸血鬼為主角的文學作品，在題材與角色設定上似乎與過去大不相同了。面對此一現象，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當往日傳統的吸血鬼文學，演變至現今以愛情甚至校園羅曼史為主軸發展而成的「吸血鬼羅曼史小說」(vampire romance novel)，究竟使吸血鬼形象產生了什麼樣的轉變，又是透過何種描述方式，翻轉過去對吸血鬼的預設概念？

何定照 (2009 年 2 月 13 日) 曾撰文分析吸血鬼在文學作品中的演進，認為對吸血鬼形象之轉變的討論，可回溯到 1816 年由拜倫起頭，其私人醫師波利多雷撰寫的第一部吸血鬼小說開始，吸血鬼就已擺脫了早期傳說中的妖魔形象，化身為貴族，甚至成為各領域創作者的繆思，因為吸血鬼之永生不死、無盡追逐，相當具有故事性；而吸血、換血則更有說不完的隱喻。進一步來說，在 19 世紀浪漫主義盛行的歐洲，藝文圈著重於刻劃吸血鬼的情感表達乃至情欲聯想，以及陰森詭麗氣氛的營造，如拜倫與波利多雷間的曖昧情愫，便開啟了吸血鬼的同性戀想像，而利登·拉芬努的「卡蜜拉」(Carmilly) 更寫明女同性戀吸血鬼等等。

19 世紀末，作家布拉姆·斯托克 (Abraham Bram Stoker) 以 15 世紀血腥暴君伏拉德為本，寫下《德古拉》(*Dracula*)，而後在電影的改編翻拍下，德古拉

¹ 《不朽之心》，作者愛莉森·諾艾勒 (Alyson Noel)，講述 16 歲少女艾芙在車禍後意外擁有聽得見他人內心聲音的超能力，在遇上不朽者戴蒙後，所發生的一連串由愛情、友情與親情交織而成的神祕故事。《不朽之心》從上市以來，就不停地被歐美讀者拿來與《暮光之城》作比較，從兩位女主角孰優孰劣的評比，到吸血鬼與神祕不朽者能力的比較，延伸出許多話題。

² 《Blood x Blood》，作者妖周，故事以地球毀滅為背景，描述裝有人類少女高大胖的冷凍櫃在漂浮一萬年後於血族統治的外星球上解體，氣色紅潤、血氣充足的高大胖作為可口的食物，受到聖血族各吸血鬼的迷戀，最後與男主角梵卓戀愛生子的故事。

一反斯托克筆下的光鮮，在德國表現主義大導穆瑙（F.W. Murnau）的鏡頭下，變得蒼白消瘦、尖耳長指甲，反映人們對戰爭的恐懼，也成為往後吸血鬼的典型形象之一。1970年，德古拉在新表現主義名導荷索（Werner Herzog）的重拍下更顯人性，以僵傻老頭之姿現身在眾人眼前，完全看不出法力，直至美國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為德古拉加入「未婚妻殉情自殺，教會拒絕埋葬，伏拉德因此憤怒飲血，決心重生報復教會」的設定，德古拉這才重拾魅力外貌，同時引導吸血鬼電影走向好萊塢愛情路線。

受好萊塢導演影響，吸血鬼電影走上愛情文藝之路，而在眾多吸血鬼作品中，安·萊絲可說是將吸血鬼文藝化的第一名（何定照，2009年2月13日）。如同柯波拉鏡頭下深情的卓九勒，何定照認為，在安·萊絲的筆下，吸血鬼相較於過去更增添了多愁善感的文藝氣息，個個年輕俊美如名模，而對歷史細節的細膩描述，更加突顯吸血鬼永生的無盡寂寞與哀愁，是故當《夜訪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在90年代拍成電影，由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布萊德·彼特（Brad Pitt）展現帥哥吸血鬼形象，不僅將吸血鬼熱潮推向高峰，更促使吸血鬼成為女性偶像，吸血鬼作品也因此成為歐美票房保證。

由吸血鬼在文學作品中的演進，可發現吸血鬼文化在《夜訪吸血鬼》中已經過大幅度修整和解剖，至此觀眾深感顫慄的不再是吸血鬼的牙齒，而是盤節在吸血鬼之間，與人類困境似曾相似的生命糾纏，而新一代吸血鬼作為「異人」亦開始具備悲劇性格，爭取觀賞者的同情與憐惜（賀淑瑋，1995）。然而，從《夜訪吸血鬼》到現在的《暮光之城》，由愛德華所詮釋的新世代吸血鬼形象，再度與他的吸血鬼前輩們大相逕庭。擁有過人美貌的愛德華，隸屬於嚴守紀律，以動物血液維生的吸血鬼一族，而與女主角貝拉之間分屬掠食者和獵物的危險關係，更迫使愛德華藏起獠牙，在本能的嗜血衝動與糾葛的情慾間掙扎，近乎自虐地以禮自持不踰矩，成為吸血鬼中少有的禁慾例子。而將故事場景移往現代高中校園所打造的青春愛情故事，使全書少有獠牙噬血的場面，吸血鬼美少男與女孩在婚前的親密互動亦僅止於牽手、接吻，是故我們可以說，史蒂芬妮·梅爾對「吸血鬼」最大的翻轉，就是讓吸血鬼在愛情力量下，始終保持違反天性的自制力，不論如何都不能傷害戀人一根汗毛，而《暮光之城》也因此成為是吸血鬼的「少女小說版」（林欣誼，2008年11月30日）。

而根據影評人李亞梅（2010年7月12日）的分析，史蒂芬妮·梅爾以現代版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浪漫愛情為基調，大膽敘述吸血鬼和人類之間的禁忌愛情，在陳腔濫調卻又屢試不爽的愛情公式中，加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吸血鬼元素，為《暮光之城》的成功奠下良好的基礎。她舉例說明：

電影版《暮光之城》大幅擺脫傳統吸血鬼類型電影裡陰森詭譎的視覺氛圍……在吸血鬼的角色設定上，雖然依舊面白唇紅、噬血為生，卻有了和人類一般的愛恨情仇。他們會結婚成家領養小孩。他們不愛殺生，只飲動物的血，是吸血鬼界的素食者。他們動作敏捷，喜愛的娛樂是全家組隊一起打棒球……這些好似人類一般的生活喜好，賦予了這些千年不死萬年不變的吸血鬼可親又可愛的性格面貌，徹底顛覆了吸血鬼恐怖又可怕的品牌形象。在老掉牙的羅曼史類型小說中，小說作者與電影導演讓俊美的男女主角談了一場糾葛萬分、難以跨界的人鬼戀，大大增加戲劇張力；而在擁有悠久傳統的吸血鬼類型中，創作者保留了人鬼對峙的永恆對抗，鋪陳了所有商業電影必然經營的善惡不兩立，卻又膽識與創意十足地創新了類型角色，引發讀者的好奇與滿足。（李亞梅，2010年7月12日，段落2）

Auerbach（1995）指出，每一個時代都擁抱一種他們所需要的吸血鬼，吸血鬼會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生活其實與他們被再現的情節深有關聯；而如果怪物出現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幫助我們定義自己是誰，那麼它的種類和界限其實早已模糊，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這樣混亂而複雜的現象。身為「某一群體之外的人或不為群體所承認的人」，吸血鬼所展現出的悲劇性概念雖多少保留至現今吸血鬼羅曼史小說中，但仍不足以解釋「暮光熱潮」所反映出的「新一代吸血鬼文化現象」。吸血鬼小說類型的演進，甚至於是吸血鬼形象的轉變，應與吸血鬼小說風潮的再度崛起有密切關連，而這是本研究所欲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以《暮光之城》為首的現代吸血鬼羅曼史小說，究竟具備什麼樣的獨特元素，使女性讀者為之瘋狂。

第二節 女性作為現代吸血鬼羅曼史的狂熱者

那些瘋狂影迷的脖子上都有自己抓傷的痕跡，因為他們希望找我簽名時，我能夠吸到他們新鮮的血…我不知道該和他們說什麼，我就只好說謝謝。（〈羅伯派丁森：『瘋狂粉絲請我咬他們…』〉，2009，段落3）

您知道嗎？現在正有一種新型態的精神疾病席捲全球，而且來勢洶洶，事態嚴重！！這種名為「Robsten 症候群」新型態疾病掘起於2008年11月，而且只攻擊特定族群！！幾乎全球百分之七十五觀賞過賣座電影“Twilight”的女性觀眾都罹患了這一種新型態疾病。「Robsten」一字源自於 Twilight 片男女主角 Robert Pattinson 與 Kristen Stewart 名字的綜合簡稱。罹患了這個病症的患者會瘋狂的愛上這兩位演員的組合，並熱切希望在私生活方面這兩人也能相屬於

彼此長長久久。其症狀包含了看到這兩位演員一同出現無論是公私場合的新聞就會開始產生頭暈、目眩、換氣不順、心悸、歇斯底里尖叫、鼻血流不止等症狀；情節嚴重者還會一連失眠好幾天卻仍生龍活虎低地從事日常生活活動。(Sabrina, 2009, 段落 1)

《暮光之城》的熱銷使吸血鬼類型小說、電影再度蔚為風潮，而這段發生在吸血鬼與平凡高中女生間禁忌卻又浪漫的愛情故事，更讓不少專家學者為全球掀起的這股「暮光熱潮」嘖嘖稱奇，套一句暮光迷衍生出來的辭彙，這些熱衷的讀者們其實都染上了「暮光癮」(TwiAddict)。奠基於原著小說所擁有的廣大少女書迷，再加上片中飾演純情吸血鬼的新世代少女偶像，男主角羅伯·派汀森 (Robert Pattinson)，《暮光之城》系列電影徹底激發台灣女性粉絲的動員力。2009 年《暮光之城：新月》甫上映，即有女性粉絲主動以網路揪團方式，召集 100 多個網友一起包場看電影，更有遠自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台灣各地的暮光迷，相約到台北的影城一同觀看。這類由暮光粉絲俱樂部自動自發的觀影朝聖活動，年齡層從 10 歲至 40 歲都有，對女性觀眾的票房號召力可見一斑(〈《暮光之城：新月》刷新好萊塢浪漫愛情片 台灣首周票房紀錄！〉, 2009)。也難怪《暮光之城：無懼的愛》於 2008 年底在台上映時，全台賣座 6 千多萬元台幣，《新月》上映一個多月便笑納 9 千 5 百萬元票房，創下歷來好萊塢浪漫愛情類型電影在台最高開票成績，而第三集《蝕》在台上映兩周即打破一億元大關(〈【暮光之城：蝕】票房破億！賣座更勝新月〉, 2010)，足以顯示女性粉絲對此系列作品越發高漲的喜愛程度。

除了票房創下的好成績，台灣粉絲也熱切透過網路留言板、討論區分享她們對《暮光之城》的喜愛。如暱稱安兒(2009 年 8 月 29 日)的網友便在 YAHOO! 奇摩電影針對《暮光之城：無懼的愛》所設的網友短評區³留言說到：「從一開始的興致缺缺到後來的癡迷狂熱，《暮光》真的是太好看了！看了電影後又買 DVD，已經看了十次以上還是會想看。Bella 和 Edward 兩人的感情戲碼令人期待，打架的場面也很緊張，很有意思喔！等不及想看新月了，一定要去看」。其他如屬名傻 〃 樂 ☆ (2010 年 2 月 11 日)的網友更表示為了《暮光之城》想到美國遊學：「超棒的說，超酷的，我迷到人家問我劇情我會講得超詳細，我還做出有點瘋狂的行為，但我不認為很瘋狂，我把我要出國遊學的地方改到美國紐約華盛頓州。本來是加拿大的說……現在不管是什麼電影或小說，只要有關於吸血鬼的我都一定要看！暮光實在太棒了，看幾百遍我都不會膩，永遠支持暮光！」。

³ http://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review.html/id=2851，為方便閱讀，文中引用之兩位網友的發言內容，部分標點符號為研究者事後添加。

然而，「暮光之城」的暴紅，隨之而來的就是負面批評，著名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曾公開點名史蒂芬妮·梅爾文筆欠佳，指她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作者 J.K.羅琳（J.K.Rowling）的功力相差甚多，不認為這本書有多少欣賞價值；諸多美國評論家批評《暮光之城》底下的保守價值觀；而此系列以女性讀者較為捧場，是故很多男性至今也都弄不明白，這樣一個除了吸血鬼元素之外，宛如通俗言情小說的故事，究竟有何迷人之處（蘇詠智，2009年2月12日）？

林郁庭（2009年2月19日）曾撰文針對《暮光之城》受歡迎的原因進行討論，認為就故事架構而言，《暮光之城》屬於羅曼史脈絡，帶有些哥德式羅曼史（gothic romance）的味道，也就是描述脆弱但不掩堅毅性格的女主角，迷失在黑暗神祕的豪邸，與柔情男主人公發生的愛情故事。進一步來說，《暮光之城》其實融入多部經典古典文學的架構：《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的生死戀、「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的機鋒、「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的架構氛圍都被引入，將西方文學裡永恆糾結的愛情與死亡主題以平易的手法再現。而從女主角貝拉的第一人稱觀點敘述故事，如同催眠般在讀者耳邊一再重複愛德華的俊俏與溫存，瞬間便抓住了讀者的心：

有誰能抱怨這個希臘雕像喋喋不休的甜言蜜語？愛德華與貝拉都是寂寞的十七歲，對青春美貌凋零得很快的白種人而言，尤其是繁花盛開的芳華，能凍結初戀永恆的春天，正是「暮光」的魅力所在。跟吸血鬼一樣不老不朽的灰姑娘情節／結，讓如痴如醉的不只思春期的女孩，像梅爾般還懷著少女情懷的熟女、母親，跟著女兒們憧憬的浪潮，一起追逐永遠不會完成的戀愛之夢，成就了「暮光」現象。（林郁庭，2009年2月19日，段落8）

《暮光之城》講述一段發生在吸血鬼和人類之間的不朽羅曼史，滿足了女性讀者對於愛情的憧憬。而追本溯源，回顧過往針對女性閱讀羅曼史小說之動機進行的研究，1983年，Radway 便曾以女性閱讀言情小說為主題進行討論，其受訪者指出，她們其實不怎麼專注於特定故事文本，她們重視的是閱讀言情小說的行為。Radway 因而歸納出女性讀者閱讀言情小說的兩個主要目的：即使肉身無法離開，心靈還是可以遠離現世，同時替代式地感受書中女主角的需求被滿足。類似的概念亦出現在 Mary Anne Moffitt 的研究中，她發現閱讀羅曼史小說的女孩，往往希望成為、或會假裝自己是劇中的女主角，因為當她們掙扎於家庭及社會期待的壓力時，「幻想」是帶領她們逃離當前生活情境的最快方式，此類公式化的羅曼史因而被認為具有舒壓的功效，使青少年在反抗與面對社會壓力時產生「充電」（empowerment）的感覺。換句話說，羅曼史提供了一種「情感跳脫」的作用，藉由閱讀，青少女排解了家庭、社會對她們的期望與

是否能夠達成之間的衝突（Huntwork, 1990；轉引自周代玲，2003）。

羅曼史為女性讀者提供了逃離的機會，讓她們的心靈需求得以滿足。然而，吸血鬼小說此一特殊文類，是否正因主角是吸血鬼，才為讀者營造出不同的閱讀經驗？進一步分析《暮光之城》中的愛情故事，是一場由具有黑暗本質的吸血鬼，遇上人類女孩所展開的禁忌戀情，橫互在非人類與人類之間的阻礙、想愛卻又不能愛的刺激感，使這對戀人間的炙熱感情永不消退，而就在這段不被允許、戀人間的熱情卻能長久停留在最高峰的情況下，促成了眾人對於《暮光之城》所描繪之浪漫愛的討論，其極度禁絕肌膚之親的純愛架構，更成為讀者之間津津樂道的最大特色，甚至成為她們幻想愛情的典範。

考量到在台灣，女性讀者中以青少年喜愛《暮光之城》的現象較為普遍，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將聚焦在十六歲至二十四歲的青少年，希望透過對現今廣受歡迎的《暮光之城》系列小說、電影，探索台灣青少年喜愛《暮光之城》的真實經驗，以浪漫愛的觀點，將重點聚焦於青少年觀看文本時，如何進行詮釋的內在歷程，以理解《暮光之城》系列作為一種文學、影視文本類型，如何藉由吸血鬼愛德華與人類女孩貝拉的這段浪漫愛情故事，構連青少年對浪漫愛的想像，進而影響女性閱聽人的愛情價值觀。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當吸血鬼成為最佳男友人選

壹、吸血鬼形象的轉變

我對近年來吸血鬼傳說的演變相當好奇。《暮光之城》這部青少年浪漫愛情片很多設定都相當奇怪。它很明顯地是拍給十來歲的孩子們看的，片中呈現出的吸血鬼形象非常平淡無趣，甚至沒什麼道理可言。觀眾被迫相信一群有著不死之身的吸血鬼自願放棄都會生活，寧可選擇小鎮居住；而且他們反覆地就讀高中，這點真是令人不寒而慄。不過看樣子孩子們很吃這一套，吸血鬼愛德華也的確是個迷人的角色，他成功地傳達出吸血鬼這類邊緣型／局外人的氣質，也符合少女們夢中情人該有的形象：體貼、有深度、強壯、懂得保護女友。簡單說來，他滿足了年輕女孩對成熟男子的幻想。（“Anne Rice on the Vampire Chronicles”，2009, para. 8）

吸血鬼之所以不朽，在其攝取的是時代的血脈精神：「妖物誌裡屢見的食屍魔、吸血殭屍，反映先民對未知自然與疫疾災禍的想像；小說家布拉姆·斯托克於帝國擴張時代塑造出的德古拉伯爵以倫敦為基地，誓言建立魔性殖民帝國；九〇年代安·萊絲的吸血鬼年鑑系列，則以對歷史細節的豐富細膩，突顯永生的無盡寂寞與哀愁」（林郁庭，2009年2月19日，段落6）。

吸血鬼身為「異類」（monster），多半屬於不潔、令人憎誤的生物，主要功能就是擾亂自然秩序，製造邪惡。而由吸血鬼形象推展到吸血鬼文本的劇情編排，則吸血鬼作品往往會歷經四個階段：吸血鬼蓄勢待發、吸血鬼出現並危害社會、吸血鬼遭逢正義，力量受阻、吸血鬼消失或暫時隱匿。然而，在這越發公式化發展的吸血鬼文本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到的是，吸血鬼文化自電影《夜訪吸血鬼》後歷經大幅調整，強烈的文藝風格使其原有之恐怖元素降至最低，透過人類自身困境的移植，吸血鬼文學、電影故事的內涵得以深化，改變了形式上的侷限和傳遞之意義價值上的膚淺。（賀淑瑋，1995）

吸血鬼兇猛路線的變革和現代各種文化政治、經濟活動關係密切，如 Sent（1988）便曾在她的《十九世紀文學中的吸血鬼》（*The Vampire in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一書中解析二十世紀男性吸血鬼的處境，認為女性吸血鬼傾向取代十九世紀中葉的男性吸血鬼地位。時至今日我們亦可看到，與女性吸血鬼

的日益慍悍相反，男性吸血鬼如今在造型與言行上易感而溫和，不僅很少看到他們展露吸血鬼本能，甚至在與女性角色進行互動時，竟也偶爾顯露慌張，大不同於十九世紀吸血鬼所展現出的孔武有力，充滿肢體與政治權力。

於是我們發現，隨著時代改變，吸血鬼正以另一種面貌面對新世紀。陳宛茜（2010年8月15日）分析自《暮光之城》問世後，吸血鬼所展現的形象與其背後代表之意義，發現由安·萊絲的《夜訪吸血鬼》到史蒂芬妮·梅爾的《暮光之城》，鬼怪不再是人類懼怕的對象，反而是人類仰慕渴望的「偶像」：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鬼怪，會像現代吸血鬼這麼時尚而又性感，飾演吸血鬼的演員們總是華服美衣登場，經常出現在時尚雜誌的封面。陳宛茜引用 Rick Owens，一位以吸血鬼為創作靈感的紐約前衛設計師的看法，認為現代吸血鬼的迷人處在於「提供人們變成怪物的想像空間」，他們的墮落腐敗深深吸引現代人。而紐約州雪城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湯森則指出，吸血鬼神祕、陰森、迷人且性感，形成一種特殊的風格與態度，能給予人們身為群體一分子的歸屬感，也可視為一種品牌，是故安·萊絲最大的貢獻，其實是將殘忍的歐洲吸血鬼，轉型為討喜的美國版吸血鬼，現在《暮光之城》也走相似的路線，讓源自於東歐吸血鬼的擺脫獸性，多了人性（蔡鵬如，2010年7月26日）。

貳、吸血鬼作為迷人的羅曼史男主角

愛德華總認為他屬於恐怖故事的世界。當然，我早就知道他錯得離譜。他明明就屬於這裡。在一個童話故事裡。（史蒂芬妮·梅爾，2008，頁471）

如果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層面來看，吸血鬼以尖銳毒牙在頸部創造了一個人體上本來不存在的孔穴，這就好像第一次性關係一樣，因尖牙刺入而流血，再喝下處女鮮血，這實在非常性感，我想這就是吸血鬼的魅力所在，就像大家都認為羅伯·派汀森（Robert Pattinson）很性感，對吧？（《噬血真愛 True Blood》全裸血淋淋登上 Rolling Stone 最新封面），2010，段落3）

由過去令人厭惡的醜陋怪物，到現今象徵性感與性吸引力的主體，吸血鬼的象徵意義有了顯著的躍升：與其說出現在眾人面前的吸血鬼來自於如地穴一般的城堡，倒不如說他們是剛跨出《GQ》雜誌封面的型男模特兒（Dawidziak, 2009）。吸血鬼外顯的魅力，在《暮光之城》中展露無疑，但類似的角色，由羅伯·派汀森飾演的愛德華顯然不是第一個。

《Hello Magazine》曾在 2009 年針對「誰是最性感的吸血鬼」進行票選活動，讓許多暮光迷吃驚的是，愛德華·庫倫竟然只得到第二名，以 22 票的些微差距敗給在《魔法奇兵》(*Buffy the Vampire Slayer*)⁴中飾演 Angel 的 David Boreanaz，顯示在許多吸血鬼迷心目中，該劇雖已於 2005 年播畢，但 Angel 作為吸血鬼展現的魅力之深刻，至今仍令人難以忘懷。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部結合驚悚與愛情的青春魔幻劇，《魔法奇兵》講述的是吸血鬼與人類女孩的爱情糾葛，故事場景主要發生在高中校園，與《暮光之城》具高度相似性，是故亦有學者認為，《魔法奇兵》這部影集實可稱作是「《暮光之城》的前文本」⁵。

如同愛德華，《魔法奇兵》的男主角，吸血鬼 Angel 的出色外貌也是眾人津津樂道的討論焦點，而他無疑是該劇最性感也最煽情的角色：擁有黝黑的膚色、高大的外型且慣穿黑色衣物，Angel 強壯、沉默且具良知，就像《傲慢與偏見》的男主角達西 (Darcy)；Angel 非常難了解，平時展現的形象有如羅曼史小說裡的英雄 (Chris, 2004; Dyer, 1997; Radway, 1984)，或像現今廣告中的男模般充滿男子氣概。換句話說，他在各方面都可說是羅曼史情境劇 (romantic melodrama) 的最佳男主角 (Chris, 2004)。

現代吸血鬼被譽為羅曼史最佳男主角，但具體而言，所謂最佳男主角，一段浪漫愛關係中的最佳情人，究竟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回顧 Radway (1983) 所進行的羅曼史閱讀動機研究，受訪者普遍表示無法接受「平凡普通的男主角」，也因此羅曼史小說中的男主角，在個性上大都有其黑暗的一面，這個陰暗面往往來自於一段不為人知的悲痛往事，必須等到女主角用她真誠的愛，才能讓男主角從中獲得解脫與救贖。

唐偉中 (2005) 研究美國通俗羅曼史中男主角的角色特質，發現對羅曼史的女主角而言，男主角同時扮演救贖者和迫害者的雙重角色：男主角自困境中拯救女主角，也是造成女主角各種不安的元兇；而男主角的雙重性一方面增加羅曼史的故事性，一方面也反映女性讀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類同困惑。此外，唐偉中亦在研究中指出，男主角的陽剛特質是羅曼史的重要元素，通常藉由經濟、社會及身體等層面展現，並對女主角形成強大的吸引力，是故陽剛男主角亦代表故事最後女主角終將獲得的獎賞。透過對於陽剛特質的著墨，羅曼史中關於女性力量至上的幻想得以達成，然而，當男性身體的力量過度被著墨，對於陽剛特質的描述將陷入暴力或力量的混淆，而羅曼史中的強暴情節也因此產生。

⁴ 《魔法奇兵》是一部風靡美國的電視影集，全劇共七季，1997 年 3 月開播至 2003 年 5 月播畢。由作家兼導演喬斯·溫登 (Joss Whedon) 所創作，描述女主人公巴菲·安·薩莫斯 (Buffy Anne Summers)，一位被命運選中的女孩，與吸血鬼、惡魔及黑暗勢力對抗的過程。劇集在傳統的捉鬼片中，加入了青春和愛情的元素。

⁵ 出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戴錦華於政治大學之演講：《無影之影：吸血鬼時尚的文化意味》。

隨著通俗羅曼史的演進，羅曼史男主角的社會地位不再高不可攀，和女主角的互動也顯得較不強勢。如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出版的故事中，男主角較少扮演指導者或權威的角色，象徵一種拯救者和被拯救者角色地位的互換，讓男女主角取得更加平衡的關係，而羅曼史的故事焦點，也由女主角擴展為男女主角雙方的故事，男性主角的角色塑造更加受到重視，其陽剛特質的詮釋方式也更為多樣化（唐偉中，2005）。類似關於「男主角陽剛特質」的討論亦可在鄭雅佩（1998）探討台灣言情小說之女性讀者與文本關聯性的研究中看到。鄭雅佩指出，羅曼史小說中的男主角，最大的特徵為「陰鬱」與「富裕」，這些男主角設定，滿足了女性讀者的渴望，同時帶出一個有趣的議題：這些女性幻想中的理想愛人，雖然擁有傲人的一切，但他的心靈卻要由女性來解救，此發現呼應了 Radway 於 1983 年的研究結果。

林佳樺（2002）透過深度訪談了解本土言情小說讀者之閱讀論述，發現言情小說中的男主角形象是單一而刻板的：在外在條件方面，不外乎是出眾的外貌與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的能力；而以內在個性來看，則往往都是專制且跋扈，個性比較深沈多慮，此一結果再度與 Radway 的研究結果相似。在 Radway（1983）的論述中，對美國婦女而言，好的言情小說可在三個面向上滿足讀者，包括女主角的人格、男主角的存在，以及男主角贏得女主角芳心的過程，而最後一點遠比男主角擁有的個人特質重要。進一步來說，對羅曼史小說的女性讀者而言，女主角有不同的人格特質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讀者用以投射的對象，她們甚至能夠歸納出理想女主角的人格特質，包括聰明、幽默及心地善良等等。相較之下，男主角是怎樣的人就沒那麼重要，他如何對待女主角、如何疼愛女主角，才是她們關注的焦點。換句話說，Radway 認為羅曼史男主角的角色塑造，就某一層次而言僅代表某種典型、某種女性慾望的投射，而對絕大部份的女性讀者來說，她們會試著站在女主角的立場，試著進入女主角的內心世界，這也就是為什麼女主角的內心或人格形象必須被描寫的栩栩如生，因為其讀者注重的是女主角的幸福與她的人生，而男主角則是女主角幸福的象徵性存在。

周代玲（2004）在其探討言情小說對台灣國中女學生之影響的研究中，亦嘗試整理台灣言情小說主角的特質，而其研究結果顯示，外表吸引力是選擇伴侶的主要因素，這點正符合羅曼史小說男女主角的外型設定，因為俊男美女是小說中最常見到的主角形塑。此外，羅曼史小說中男主角的角色設定亦具一定公式，除了少數癡心善良的類型，大多數男主角都擁有如太陽神阿波羅般令人不能逼視的外貌，以及至高權勢、無盡財富、過人的智慧及天生的領袖等外燦價值。更重要的是，男主角必須在性格上展現出某種冷酷：他不必心地善良，正義完全由他的喜怒決定，所以他可以霸道地佔有女主角，但只有女主角可以接近他，捋虎鬚挑戰他的戒律。是故，男主角的身分背景通常是皇帝、企業家、黑道大哥、武功蓋世的大俠等，不論從外表到內在，作者都會一再強調男主角遠遠高於一般人之上。

透過對國外羅曼史、本土言情小說男主角特質的分析，研究者整理出「羅曼史最佳男主角」的輪廓：在外貌上，男主角必須俊帥、陽剛而出眾；在個性上，男主角可能是冷酷、陰鬱但必須充滿智慧；而在社經地位上，男主角往往是多金而擁有至高權勢的。前述條件設定，反應的是女性對於理想伴侶的客觀條件，然而，欲成為羅曼史最佳男主角，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亦即男女主角之間的互動，男主角對待女主角的方式，必須是有別於他人的：只有女主角可以走進他的內心、他是女主角的幸福象徵，必須在關鍵時刻保護女主角，一心一意疼愛女主角。而透過這些設定，亦可描繪出女性愛情幻想的藍圖：作為一個平凡人，卻能與一個擁有迷人魅力、充滿力量的男性在一起；在這段愛情關係中，自己不需要付出多餘的努力，就能贏得對方的全心奉獻，生活上的一切也都能透過對方無盡的力量與財富得到保障。

由羅曼史小說對應到《暮光之城》，在史蒂芬妮·梅爾的描述中，不論性別，吸血鬼個個都有著堪稱完美的外表，而男主角愛德華更有著「超越世上任何男模的俊美外表」，以致於「世上任何男模看到他都要覺得慚愧」。身為吸血鬼，愛德華在他長達一百多歲的人生中拿到了好幾個學位，在語言與音樂上更有著極高造詣，當他深情的對著女主角貝拉彈奏專為她譜寫的搖籃曲，瞬間便融化了數以萬計女性讀者的心。可以說，愛德華的存在是整部小說的關鍵，當粉絲們論及她們之所以如此喜愛《暮光之城》的原因時，愛德華往往是她們愛上《暮光之城》的主因，而「完美」則是最常用來形容愛德華的詞彙，甚至連貝拉都曾在原著小說中感嘆：「愛德華擅長所有的事」。

在史蒂芬妮·梅爾的筆下，吸血鬼愛德華成為許多女性心目中完美情人的代名詞，而其吸血鬼身份為這段禁忌愛情所帶來的矛盾與衝突、其吸血鬼同類對女主角性命造成的危機，在在將愛德華的「好」推上更高的頂點：這樣一個俊美而幾乎找不出一絲缺點的男孩，對妳獻上永恆不變的愛與忠誠，這一切使女性難以從幻想中抽身，而這恰好也就是近代吸血鬼吸引女性，使女性喪失心智進而被他們迷惑的原因（Miller, 2008）。以下是《暮光之城》原著小說中出現的幾個例子：

貝拉，如果我傷害妳，我也活不下去。妳不知道這對我來說是多大的折磨……現在，妳是我最重要的人——有史以來對我最重要的。
（史蒂芬妮·梅爾，2005，頁 240）

在妳出現之前，貝拉，我的生活就是無月的夜晚。黑暗，但有些星星——點出光明和理性……然後，妳像一道流星畫過我的天際。突然間，一切都像著火似的，變得明亮、美麗。當妳離開後，當流星殞落消失在地平線，一切又變得黑暗。什麼都沒有改變，但夜晚中的我

卻像盲眼的人。我再也看不見星辰。一切都失去理性。(史蒂芬妮·梅爾，2006，頁 440)

「伊莎貝拉·史旺，」他雙眼從那長得迷人的睫毛下凝視著我，金色的雙眸很溫柔，但不知怎地，也很炙熱。「我保證我會永遠愛妳——永遠之中的每一天。妳願意嫁給我嗎？」(史蒂芬妮·梅爾，2007，頁 415)

《暮光之城》將吸血鬼的魅力聚焦到一個單一要素上：被愛德華·庫倫所愛的經驗。透過女主角的視角，讀者所感受到的是對於愛德華那怎麼也無法停止的讚嘆，為他那令人驚嘆的美麗感到喜悅、在他無堅不摧的臂彎中被珍視呵護、為他無微不至的關心而興奮，最重要的是，能夠聽到他一遍又一遍的深情告白，訴說著對妳絕對的、無止盡的、非妳莫屬的、永恆的且虔誠的愛慕(Miller, 2008)。

第二節 當愛德華遇上貝拉：和吸血鬼談一場浪漫愛

史蒂芬妮·梅爾的書在全世界銷售超過 8 千 5 百萬本，這代表什麼意思？這代表這個世代的人們仍未遺失對於羅曼史以及永恆愛情的渴望！我們被愛德華與貝拉的愛情故事吸引，因為我們同樣渴望尋找到自己生命中唯一的那位伴侶。(Gallier, 2011, pp. 17)

壹、浪漫愛的起源

當沒有靈魂的吸血鬼遇上人類少女，在史蒂芬妮·梅爾的筆下譜出的是一段具浪漫愛色彩的羅曼史故事。然而，何謂「浪漫愛」(romantic love)？回顧浪漫愛之起源，香港學者吳敏倫(1991)指出，當代浪漫愛是由西歐中世紀騎士精神演變而來。當時騎士連年征戰，受到基督教對肉身和性的貶斥，個人情慾無法透過性行為滿足，於是便以男女間的追求或是與戀人相隔異地的相思之苦替代，而此種不知歸期何時的等待，使戀人逐漸幻化為騎士心中的完美存在，雖僅能遠觀，卻為騎士殺戮戰場提供理由，使他們甘願為深愛卻無法親近的完美女子赴湯蹈火，壯烈犧牲。即便從戰場歸來，騎士亦會認為自己配不上對方，寧可保留傾慕之情，避免進一步的接觸與性交，或是把性視為次要。此種由騎士精神演變而來的浪漫愛精神，到了十八世紀則正巧與當時新興之浪漫主義(Romanticism)思潮——崇尚個人主義與完美、著重情感和主觀感受——互相呼應，達到彼此強化的效果，因而構成當代西方浪漫愛的基本形態。

Giddens (1992) 在其《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亦對浪漫愛概念進行闡述，認為浪漫愛只在特定文化中存在，且特色因文化而異：在前現代的歐洲，在尋求宗教慰藉抑或爭取道德解放的過程中，與浪漫愛連結的眾多複雜思想首度把愛情和自由串聯在一起，兩者都被視為眾人嚮往的境界，而浪漫愛的各種理想，便在自由和自我實現逐漸浮現的歷史連結中找到了棲身之所。

回顧浪漫愛在歷史中的發展，Branden (2008) 在他的《浪漫愛情的心理—反浪漫時代的浪漫愛情》一書中，以原始部落時期為起點開始討論浪漫愛概念 (Branden, 2008, pp. 4-43)，認為最早在原始文化的部落裡，其實不存在浪漫愛情的理念，因為在個人微不足道的情況下，浪漫愛情我行我素的自由放任主義，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部落社會，都被看作是意圖顛覆社會、以某種方式威嚇部落福利的行為。到了古希臘時期，希臘人把戀人間精神而非肉體關係奉為神聖，然而，對古希臘人而言，這種深厚的、精神上意義重大的愛情只有在同性戀關係中才有可能，且通常是發生在年紀較大的男性和較年輕的男孩之間。相較於古希臘的反女權主義，古羅馬時代的婦女地位則開始提高，由此更接近浪漫愛情的一個條件：在關係中享有平等地位，因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關係、主人和僕人的關係，都不具備浪漫愛的特性。此外，羅馬人雖開始意識到性和愛之間的關連性，但往往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來面對。

公元第二和第三世紀，基督教的出現深深影響西方文化中的男女關係，而其核心推力是嚴厲的禁慾主義，認為無私、無性的愛才是男女理想的愛情，甚至宣稱愛和性是相反的兩個極端：愛源自於上帝，性則源自於魔鬼。基督教反崇性、反對女權主義的深層教義，彰顯了基督教對於浪漫愛情所抱持的反對態度：對個人價值的追求、在個人生活行為中的應用、對性愛歡愉的享受、對浪漫關係的選擇和體驗所伴隨的我行我素行為，都將受到基督教的譴責。然而，這樣的概念在 11 世紀的法國南部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一套由貴族宮廷詩人發展而出，名為「優雅愛情」的概念，其部分教義實可視為浪漫愛情的原始預示，包含概念有：男女之間因真愛結合，此種結合是基於一種自由選擇伴侶的機制、真愛在服從家庭與社會或是宗教權威的環境裡，不可能得到好的發展、這種愛情是基於相互傾慕和相互尊重而產生、愛情不是無所事事的消遣，而是對一個人的生活極為重要的東西。上述優雅愛的教義，可視為浪漫愛情理念的起點。然而，「優雅愛情」也因為過於理想，以致於難以被實現。

由文藝復興時期到啟蒙時期，愛情逐漸世俗化，越來越多人開始尋求愛情、柔情蜜意和慾望可同時共存的框架。然而，繼天主教後控制許多西方國家的清教徒文化，在本質上依然是反浪漫主義的，他們蔑視世俗價值，制定嚴厲管束性行為的規定。但對於科學興起時代下的知識份子來說，這些規定是愚蠢而「不科學」的，是一種試圖將性交的純粹肉體衝動，刻意變得高尚的騙人嘗試。啟蒙時期的

知識份子強調理性，蔑視情感，是故理性和激情之間的二分法再度盛行，Branden 因此提出他的論點，認為浪漫愛情的理念，作為一種廣泛流傳的文化價值與婚姻理想基礎，是 19 世紀的產物，是在世俗和個體主義的文化背景中興起的，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則是推動此一概念的重要時代背景：這種文化重視世俗生活，重視且承認個人幸福的重要，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承認，人們應該自由選擇他們的義務。而在男女關係中，兩性平等被社會承認，人們開始會根據自己與伴侶都能得到幸福、互相都能得到情感滿足的方式，與戀人分享彼此的生活。

進一步來說，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的浪漫主義運動，捍衛了「浪漫愛」此一改變西方根本文化的人生觀。19 世紀的浪漫主義者讚賞激情和自然，他們的愛情觀是希望兩個高度個體主義、精神基本相像的靈魂能結合在一起，因此，找到自己的「靈魂伴侶」、選擇適當的人是最重要的。而在此時的浪漫情節小說中，主角們的生活路線是由他們選擇的目標所決定，他們往往會經歷一系列必須解決的問題、必須克服的障礙與衝突—人物價值之間的衝突／與他人價值、目的之衝突—去追求自己的目標，藉此帶出一種哲學意涵，亦即我們的生活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由自己塑造，是故「選擇」將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這是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和現代意義上的浪漫愛情之間最深層的接觸點，對於愛情，它要求的是理性和激情的結合，缺一不可。

浪漫愛概念的興起，亦可在中國與台灣的歷史脈絡中尋及。林芳玫（2006）曾在其針對瓊瑤小說的研究中指出：五四時代，愛情的概念是一種公眾性的意識型態，是對於中國父權制度的反叛，藉自由戀愛議題批判舊式家庭制度的問題，特別是針對年齡、世代、性別所造成的資源及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是故浪漫愛其實是一種具革命性質的思想，將年輕人從無條件服從長輩、壓抑自我的舊式禮教中解放出來。然而，相較於浪漫愛在五四運動時期對舊式封建社會的反叛，象徵著中國傳統思想逐漸步入現代化的過程，在六〇年代的台灣，瓊瑤小說的興盛則推展了浪漫愛的另一個面向：瓊瑤小說探索愛情本身的內涵及其意義，將浪漫愛視為一種完全私人領域的情感。是故，有別於歐洲國家所強調自由與自我實踐，浪漫愛在中國、台灣則依時空背景的差異，往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發展：它可以是革新意識的表現，亦可能帶有情愛幻想或規避現實的桃花源意涵。

探討至此可發現，浪漫愛的建構，其實受到時代脈絡下的政治、宗教、文化與經濟等因素的影響，而在現今大眾文化中，浪漫愛亦逐漸發展出有別於過往的意涵及風貌：首先，愛情掙脫宗教枷鎖，針對愛情的相關論述逐漸世俗化，成為普羅大眾生活中的一部份。其次，在大眾文化的發展脈絡中，愛情成為主要議題，在電影和廣告中尤其受到重視，然而，電影和廣告中傳遞的意象雖仍將愛情等同於幸福快樂的追尋，但呈現的方式往往是將愛情過於渲染與美化。而時至今日，在資本主義的介入之下，愛情與消費產生連結，許多商品被浪漫化，人們開始經

由消費行為來驗證愛情的可信度，浪漫愛的概念又再一次的有了變化（游美惠，2002）。

貳、浪漫愛的意涵

浪漫愛往往被認為是立即吸引的「一見鍾情」，不過，霎時的吸引固然是浪漫愛的一部份，卻和激情之愛引發的性慾衝動截然不同（Giddens, 1992）。Giddens 將浪漫愛與一見鍾情進行扣連，認為「第一眼」是一種溝通的姿態，是對另一人特質的直覺認知，也是一個被某人吸引的過程，而這個人據說可以使你的人生「完滿」。是故，浪漫愛亦預設了戀人心靈間的溝通，兩個靈魂相遇結合，而有互補的特質：浪漫愛的對象滿足了個人缺憾，一個本身可能不一定察覺到，直到戀愛關係開始後才體會到的缺憾，而這缺憾直接關係到自我認同，是故就某種意義而言，個人的缺憾因浪漫愛而完整。

某程度來說，Giddens 定義之浪漫愛，對於靈魂結合的重視與愛情中的性慾，類似於柏拉圖（Plato）對理想而真實之愛情（Eros）的看法。以柏拉圖觀點分析，愛情顯然也包含性慾，換句話說，柏拉圖式的愛情不代表不能愛肉體，而是我們不該愛肉體甚於靈魂：肉體會凋零衰敗，執著於物質外表性的愛情無法持久；愛對方靈魂甚於肉體則較易穩定持久，因靈魂會隨時間變得更加美麗，是人性中永恆的部分，因此更具深刻價值。

相較於柏拉圖式的「靈魂重於肉體」之愛情，Branden（2008）則為浪漫愛增添了激情色彩，認為它是一種介於「靈魂—情感—性欲」間的強烈情感，三者缺一不可並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Branden 認為，浪漫愛對靈魂與肉體的同等重視，其實反映了戀愛中的男女雙方對彼此的高度尊重：在心靈層面，戀愛中的雙方需感受到靈魂上的自然吸引、在心靈深處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情感層面，需對另一半產生心靈伴侶的感覺並有很深的情感投入；而在性欲層面，則戀人間具有強烈的性吸引，上述三個層面的判準要點需同時滿足，才能將這種關係稱作浪漫愛情，反之則僅是普通甚至是不成熟的愛情關係。

上述看法進一步帶出 Branden 認為浪漫愛的理想大多與歷史對立的觀點。浪漫愛帶有一種我行我素的個人主義色彩，對個體差異以及個人選擇給予最高的重視，強調自我實現和個人幸福的追求，是故與其形容浪漫愛情是崇高神聖的，不然說它平易而世俗，通過性和愛，結合肉體與精神快樂、結合浪漫與日常生活。就歷史發展的脈絡言，浪漫愛似乎正逐漸擺脫宗教的神聖色彩，與強調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越發密不可分，正如 Branden（2008, pp. 3）所言：「對自我利益的誠實尊重是生存所必需，也是浪漫愛情所必需。」但就在 Branden 呼籲世人追求自身幸福，打破過去社會制度對愛情之限制的同時，亦有另一派學者開始對浪漫愛

提出質疑與批評，懷疑其高舉自由解放旗幟，實則是在為人們的生活帶來另一種麻煩。如霍弗（1951）曾抨擊浪漫愛情太狹隘自私，它讓陷入其中的男女因短暫的激情而忽視甚至厭惡社交，而美國社會學家約翰·丘伯和佩姬·哈洛夫亦有相同看法，他們在其 1965 年出版的《美國要人》中提到，因浪漫愛而結成婚姻關係的伴侶，往往對自己的時間是非常自私的，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則這些陷入浪漫愛關係中的伴侶不願意參與任何會造成他們分離的社會、政治、社區或者其他任何活動（Branden, 2008, pp. 45-46）。

自我利益的追尋，使浪漫愛被畫上自私的等號，而強調愛與性本該一體的概念，亦受到性學研究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批評。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佛洛伊德曾公開反對浪漫主義，宣稱愛情只不過是目標遭到壓制的性行為，同時認為資產階級浪漫主義代表的其實是性渴望受到挫折後，對情人的過於理想化。在佛洛伊德看來，浪漫愛情只是對於「更加黑暗的性衝動」的一個高尚表達，但他並不反對個人有選擇伴侶的權利（Branden, 2008）。

浪漫愛的意涵接連受到質疑，有學者甚至懷疑其是否真有可能實現。如學者 Novali 即指出，浪漫的愛不一定會趨向光明，也可能趨向黑暗與死亡，換句話說，浪漫愛亦有其陰暗面，蘊藏了在有限現實裡無法滿足的無限嚮往，最終變成一種病態。其他學者如齊克果雖不認為浪漫愛是種病態，卻也認為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覺，正因浪漫愛的永恆性以時間的有限性為基礎，因此無法得到更深層的意義；雖然初戀的無限性總是很有美學底蘊，然而終究只是一場戲，因為這個無限不能變為有限，如同耀眼的光芒，浪漫的愛終究會消逝（Giddens, 1992）。

瑞士作家 Denis de Rougemont（1940）曾在其《在西方世界裡的愛》（*L'Amour et l'Occident*）一書中攻擊浪漫愛，認為浪漫愛依靠障礙、短期的興奮和分離維繫（Branden, 2008, p.44）。而現代心理學者則多將浪漫愛視為在愛情範疇下的一個特殊情況，如 Helen Fisher（2004）以科學實驗的角度探討人們追求浪漫愛的原因，發現浪漫愛其實可用一種讓人心情愉快的快感（high）來類比，這種激情非常難控制，它為人們帶來渴望、著迷、真實的扭曲、人格的改變甚至是自我控制能力的喪失，於是許多心理學家將浪漫愛視為一種成癮（addiction）：當你獲得它時，它是正面的成癮；當你的愛被鄙棄但你卻無法放下它時，它就轉變成一種恐怖的負面注視，導致自殺、殺人或顛覆社會網絡連結的種種可能性。

透過分析浪漫愛情對應到人類腦部區域的運作，Fisher 發現浪漫愛和平靜／緊張、滿足／焦慮、痛苦／愉悅等眾多複雜而相互對應的情緒反應有關，但在眾多身體感受與本能需求中，浪漫愛卻站在一個最獨特的位置，甚至可說接近人類感知的最高點：正如人們常常在羅曼史小說中看到的，戀愛中的一方彼此承諾「可以為了你而死」，浪漫愛可能支配人們對於飲食與睡眠的本能、能抑制恐懼與憤

怒、使人拋棄對家庭或朋友的責任甚至戰勝人們活著的意志，由此呼應 Novali 對浪漫愛的擔憂，在眾多情侶因愛走向光明的同時，亦有許多人走向黑暗與死亡。

浪漫愛是「為自己好」、「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生活」的最佳體現，卻也使戀人在獲得幸福的同時得到自私的罵名；浪漫愛存在著靈魂與肉體孰重孰輕的爭論，卻也有學者認為這些爭論的目的其實都是在掩飾人們對於性的渴望；浪漫愛能為一對相愛的戀人帶來光明未來，卻也可能引導他們走向黑暗絕境。回顧過去學者對浪漫愛的討論，研究者認為，正如光明與黑暗是一體的兩面，浪漫愛是個人主義的解放抑或是自私自利的體現、是靈肉結合抑或性渴望的高升，其實取決於觀看者的角度，而這也正是研究者希望透過本研究探討的核心議題：究竟青少年會如何看待《暮光之城》中所描寫的，這段發生在吸血鬼與人類間浪漫卻又充滿危險的禁忌愛情，將是研究者接下來要討論的重點。

參、暮光熱潮下的青少年愛情觀

《暮光之城》抓住了女性無法忘懷的初戀感覺，那是種沒有雜質的純純的愛。男主角愛德華·庫倫是個 107 歲的吸血鬼，卻有著 17 歲的年輕軀體，而重點便在於：愛德華的身體雖然永遠停留在 17 歲的模樣，卻擁有成熟男人的君子風度，因此能輕易虜獲所有年齡層女性的心（田思怡，2010 年 8 月 15 日）。曾有讀者在史蒂芬妮·梅爾專屬粉絲網頁（TwilightMOMS）上分享這樣的一段感想（轉引自 Miller, 2008, *Touched by a vampire*, para. 20）：

《暮光之城》讓我覺得或許有那樣的一個世界，完美的男人是真的存在。在那裡，愛情可以克服一切，不論發生什麼事，男人都會為了自己心愛的女人而戰；在那裡，一個受到迫害、有點奇怪但卻擁有獨特心思的高中女生，可以擄獲全校最迷人的男孩的心；在那裡，我們可以永遠和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

《暮光之城》提供了一位浪漫的男性，一份不要求回報的浪漫愛與崇拜，他對於女主角沒有任何要求，甚至不帶任何期盼或希望，只希望能待在她身邊（Greydanus, 2008）。許多熱愛《暮光之城》的女性讀者認為自己患了「迷戀暮光症」（Obsessive Twilight Disorder），網站上也開始流傳各種版本的問卷，提供給讀者們自行診斷，確認自己患病程度的嚴重與否。而由愛德華的完美，更襯托出女主角貝拉的平凡，在作者的刻意塑造下，除了笨拙、不擅運動，貝拉並無其他明顯的特色。但正是因為這份平凡人的尋常感，這種空洞而具彈性的角色設定，反而使讀者更能將自己帶入其中，感受吸血鬼愛德華那寒冷體溫下的火熱愛情。

一、女性讀者與《暮光之城》體現之愛慾討論

當《暮光之城》這部青少年吸血鬼羅曼史小說，首次由 Catherine Hardwicke 改編為電影時，目標觀眾便鎖定在青春期的女性觀眾群 (Bode, 2010)。若單就原著小說的分類屬性而言，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相較之下，在過去與《暮光之城》有關的影評中，有趣的部分其實落在電影本身如何激起眾多青少年的關注或熱愛，進而合理化或貶低其觀看電影產生的滿足感。事實上，對許多評論家來說，「暮光現象」其實類似於過去《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 或《鐵達尼號》(Titanic) 所引起的風潮 (Greydanus, 2008)。進一步來說，諸如《暮光之城》這類由青少年構成文本主要閱聽眾進而引發的熱潮，過去在針對李奧納多·狄卡皮歐 (Leonardo DiCaprio) 如何促成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現象中便已被討論 (Nash & Lahti, 1999)。而現在，這波由《暮光之城》所掀起的新一代青少年狂熱現象，正提供了如何定義、分類並進一步了解此議題的絕佳機會。

回顧 Nash & Lahti (1999) 針對李奧納多粉絲所進行的研究，可發現如同現今暮光迷對於愛德華·庫倫的迷戀，青少年對於《鐵達尼號》羅曼史的期待，實則聚焦於由李奧納多飾演的男主角身上，而李奧納多也因此成為青少年理想對象的化身，帥氣深情的「現代羅密歐」。在閱讀《鐵達尼號》文本時，青少年進行選擇性關注與詮釋、投入大量時間從事與《鐵達尼號》相關的活動、與同好分享作為粉絲的心得，如此過程使青少年藉由《鐵達尼號》羅曼史得到極大的滿足。然而，當鐵達尼號與其男主角成為當紅媒體討論話題，青少年開始感受到自己作為粉絲展現出的言行，影響著外界對己身所屬之「迷文化」的評價：她們意識到外界對自己的負面觀感，甚至粉絲也必須為偶像的外在形象與定位負責。

李奧納多迷常常被媒體描述成一群「受到刺激而被喚起的動物」、「失去人性的群眾」、「愚蠢有病的瘋子」，青少年拒絕接受這樣的批評被加諸在自己身上，是故她們一方面推崇李奧納多作為「演員」的實力，另一方面則極力澄清，雖然喜歡李奧納多，但自己絕不是那群「無知愚蠢小女孩」中的一份子，藉此畫出界線，區隔自己與其他粉絲的不同。青少年拒絕被貼上「愚蠢少女」的標籤，但亦有青少年羞赧的承認，自己正是「眾多愚蠢女孩裡面的其中之一」，但此種坦承帶有一種矛盾的心理要素，對於自己是「另一個瘋狂粉絲」，她們感到相當抱歉，因此在坦承身分的同時，她們不忘澄清自己對偶像的熱愛仍有別於那些「失去理智的青少年」。

在大眾媒體對於青少年所屬之迷文化提出批評時，青少年不得不採取一種補償性的、防禦性的抑或是逃避性的策略，以正當化並對她們的迷文化進行再一次的建構。在這些策略的背後，體現的是青少年意識到外界對其迷文化的輕視或汙蔑，部分青少年試圖抵抗主流媒體的負面評價，另一部分的青少年則轉而尋求其

他讓她們能盡情「做自己」的管道，如青少年雜誌、網路等媒介，透過這些媒介的使用，她們能夠大方的承認，自己就是主流媒體口中「一窩蜂追星」、「無知而瘋狂的小女孩」：她們對李奧納多存有羅曼蒂克的幻想，只要看著他帥氣的外表就覺得滿足。藉由替代性的媒介使用，在這裡，她們得到的是認同而非嘲笑，作為李奧納多迷，她們在這裡找到行事風格與自己類似的夥伴，而這些青少年雜誌與網路論壇，則形成了她們專屬的迷文化社群根據地，透過誇張或激烈的言詞，此類青少年在尋求支持的同時排除那些唱反調者，吸引更多喜愛李奧納多或《鐵達尼號》的粉絲加入她們的討論行列，藉以使她們的言論成為超越主流媒體的多數意見。

青少年作為《鐵達尼號》熱潮下的李奧納多迷，處於一個不舒服的位置，必須與主流媒體以及那些「不情願的接收者」一兩者皆以成人、男性為組成核心——就她們的迷文化進行協商，甚至將她們的熱情與迷戀，從一個呈現在公眾眼前的事物，挪移到一個較為私人、擁有多數支持者的場所，但這樣的作法能夠獲得的也只不過是一種局部性的、不完全的勝利。由李奧納多迷轉而觀看現今的暮光迷，事實是《暮光之城》的觀眾一向被界定為十幾歲的青春少女，但這群被電影導演指定的主要觀眾，卻往往被負面描述為缺乏文化資本的、無差別的、平淡無趣的、平庸的、無法分辨好壞品味的、非人性化的、去個性化的甚至是一窩蜂的 (Bode, 2010)。研究者觀察台灣男性針對《暮光之城》改編電影及其觀眾的評論，著實與 Bode 的說法相當類似，如在 YAHOO! 奇摩電影網頁為《暮光之城：破曉 2》所設的網友短評區⁶上，便可看到男性網友對於電影、對於喜愛《暮光之城》的女性觀眾所抱持的戲謔或者負面評論，以及女性觀眾針對此類批評所做出的不滿回應：

標題：無趣的電影

看來很多男生陪女朋友去看，一定覺得很幹對吧！一群吸血鬼不知道在忙啥？很無腦的劇情，對戰還拔頭……= = (Jason55, 2012 年 11 月 25 日)

標題：一群朋友 8 個人睡了 5 個

五個人說還好……因為都睡著了。兩個女生說好看看到流眼淚，一個說不好看……你要相信哪一個說法？這部電影應該要改成限制級的才對，限制喜歡幻想的女生才能看，才不會讓大家花冤枉錢。(網球小子, 2012 年 11 月 26 日)

⁶ http://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289，為方便閱讀，文中引用之三位網友的發言內容，部分標點符號為研究者事後添加。

標題：不懂為何就是有人明知道它是哪種類型的片還要去批評

這集其實還不錯看，只是前面我覺得演很快，描述的不夠細膩，後面的安排我覺得真的很棒，算是個很好的結局。另外我真的很想說，下面一堆說「這就是小女孩內心期待的愛情片」之類的，這就是愛情片啊！本來就是！哪一部愛情片不是女人或是女孩心裡想像的那樣？不然幹嘛都要美好的結局？誰說一定要在一起？現實中真的都這麼美好嗎？而且這本來就不是動作片或科幻片，不懂為何一直有人攻擊小女孩的內心這點？再說都已經演這麼多集了，難道不知道內容大概是怎樣嘛？花錢去電影院，看完再來這裡講這些不覺得很瞎嗎？（_p e g g y 佩☆，2012年11月30日）

「這部電影應該要改成限制級的才對，限制喜歡幻想的女生才能看。」由台灣男性網友對於《暮光之城》改編電影的評價可看出，在許多男性眼中，《暮光之城》所講述的愛情是荒謬、不切實際而又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故他們以嘲諷的語氣將《暮光之城》列為只有「愛幻想的小女生」才看得懂的限制級電影，而這些喜愛《暮光之城》的青少女，也因此被扁平化、窄化為一群愛幻想、無知或者長不大的幼稚女孩，甚至連飾演《暮光之城》系列電影的男主角羅伯·派丁森，亦在接受美國脫口秀節目專訪時表示⁷，雖然他扮演吸血鬼愛德華已有這麼長一段時間，但他始終不了解《暮光之城》的魅力何在：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感覺就是……就是這本書根本就不應該出版……我十分確定，史蒂芬妮就是確信自己是貝拉，尤其是她提到書是根據她的一個夢寫出來的，就好比是「哎呀我夢到一個好性感的帥哥」，然後啪啪啪就寫了一本書出來，我就是說，這女人有病啊？

然而，相較於男性對於《暮光之城》及其觀影者的批評，正面評論者則認為，青少女作為電影主要閱聽眾，呈現的反而是一種熱情、純潔、嚮往和迷人的特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實反映影評人對《暮光之城》具有之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的兩極評論：負面評論者認為，廣大青少女觀眾對「情緒吸血鬼」（emo vampires）的喜愛，明顯導致吸血鬼電影的毀滅或稀釋；正面評論者則認為，面對於《暮光之城》般的愛情文藝作品，許多人總是自視甚高的以輕蔑語氣將其斥為純粹滿足少女情懷的浪漫綺想，但影片類型與目標族群不應被視為決定一部作品成就與價值的先決條件，《暮光之城》把一個已僵化的吸血鬼類型搬到現代並賦予它新生，已可說是一種成功的突破（張士達，2010年7月4日）。

⁷ 該段話出自於網友剪輯的一段影片，內容專門挑選羅伯·派丁森接受美國談話性節目訪問時，對於《暮光之城》所提出的較為負面的看法或評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etASWdMN1mM。

《暮光之城》對於吸血鬼與人類之間的深刻愛情描繪，使其往往被歸屬到青少年羅曼史電影而非吸血鬼電影。然而，不論是作為吸血鬼電影抑或以愛為訴求的羅曼史故事，皆無法脫離愛慾情節的描繪：吸血鬼傳說之所以能夠長久風靡不墜，最核心的一項元素便在於吸血鬼所象徵的「墮落沉淪的肉慾色彩」，而由吸血鬼羅曼史意識延伸出的，對於「青少年性觀念」的討論亦開始成為探討「暮光現象」的重要議題，但討論的主要目的，卻往往演變為界定「誰才是最適合看電影的觀眾」，又或者「該用『成人』還是『青少年』模式來觀看比較合適」。舉例來說，評論者 Roger Ebert (2008) 曾對《暮光之城》展現的情慾概念下定義，認為它能吸引 16 歲的少女，也能吸引她們的祖母、母親一同觀看：因為她們認識一堆男孩，表現得如同愛德華在電影中對性所抱持的保守觀念。在 Ebert 的認知中，《暮光之城》最適合那些對性知識一無所知或僅有初步認識的女性，她們會對電影劇情感到新鮮；或者也相當適合那些次性的 (post-sexual) 知識者，比如家中祖母，因為劇中的羅曼蒂克情節能讓她們想起過去初戀的單純美好時光。換句話說，Ebert 堅信電影所吸引的一定不是那些成熟，對性瞭解透徹的女性。

然而，相較於 Ebert 對《暮光之城》所持的禁慾立場，持相反立場者如北美評論家 Sean Burns 則傾向認為，《暮光之城》具有一種宣傳性質，愛德華不斷拒絕與貝拉發生關係，其實是作者意圖透過「愚弄」使青少年學會對自然而生的性慾望感到羞恥；但亦有評論者對此抱持不同意見，嘲弄《暮光之城》批著「說不」的禁慾外衣，一方面反其道而行，將吸血鬼刻劃為柏拉圖式愛情的擁護者，另一方面則提供一種晦澀的色情元素，亦即藉由女主角貝拉反映出一種女性典型：「只要說好就行了」(Just say yes) 的狂野女孩，藉以響應商業主義影響下人們所具有的性慾、情慾訴求 (Bradshaw, 2008)。

Siering (2009, Talking Back to Twilight, para. 3-4) 以女性主義觀點分析《暮光之城》，發現《暮光之城》具有的情慾元素，確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的簡單：

從表面上看，《暮光之城》似乎取悅了每一個人：母親正在閱讀《暮光之城》，並和她正值青春期的女兒一同為了愛德華的風采暈眩神迷；圖書館館員和教師們也很高興看到學生們埋首書中，因為《暮光之城》的浪漫感性，是包裹在一個禁慾的外衣中，故事裡所有的親吻和愛撫似乎都是無害的。

然而，《暮光之城》雖然表面上是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但劃開表面，妳將會發現一個寓言：無人管制的危險女性性慾。從愛德華和貝拉最初的吻開始，貝拉就在努力控制自身性慾的覺醒，而愛德華更必須抑制住她，有時甚至透過肢體動作，使她從對親密互動的陶醉中清

醒。大家都讚揚如此具有自制力的年輕人，但卻沒有人去質疑，一對情侶為何不能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能讓彼此的關係更進一步？

Siering 認為，作者史蒂芬妮·梅爾宣稱貝拉擁有女權主義者的性格，因為女性主義的基礎是能夠選擇。然而，梅爾不承認的是，所有的選擇其實都是作者自己的選擇，一種重男輕女的摩門教背景下的安排，最明顯的例證莫過於在《暮光之城》系列的最後一集《暮光之城：破曉》中，梅爾終於讓貝拉回歸到她最正確的位置：父權結構下的妻子和母親。是故若以女性主義的視角看《暮光之城》，彰顯的其實是女性情慾的被壓抑與社會父權體制的強力運作。

二、「好羅曼史」還是「壞羅曼史」？愛德華·庫倫對青少年的影響

吸血鬼就活在我們周遭，他看起來永遠年輕且魅力非凡（Guggenbühl-Craig, 2008）。當愛德華使青少年與熟女一顆芳心為之蕩漾，許多男性開始疑惑，「究竟什麼是愛德華有而我沒有的？」這個問題如果讓美國學者 Debra Merskin（2011）來回答，她會說，「愛德華是『補償性精神病患者』（compensated psychopath, CP），但你不是。」

對於吸血鬼愛德華的討論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他的存在決定了一段羅曼史故事的好或壞，光明或者黑暗，更在於浪漫的男性吸血鬼已成為當代美國文化現象之一。當青春期的少女們紛紛為帥氣的愛德華傾心，進而對人類與吸血鬼的禁忌愛情欽羨無比，亦有學者嘗試以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暮光熱潮體現的女性愛情觀。援引心理學家 Guggenbühl-Craig 提出的「補償性精神病患者」概念，Merskin（2011）認為《暮光之城》男主角愛德華是一名補償性精神病患者，使得女主角貝拉在與他的浪漫愛情關係中，變得完全依賴愛德華，某程度因他的高不可攀而渴望他，願意為他而死或以一種「被掠奪」的型態相伴在他身邊。Merskin 強調，眾多女性將愛德華視為理想男友的現象，其實突顯了當代青少年心理與生理健康的問題。

吸血鬼神話的核心是優雅而致命的惡魔情人，以一種誘人的美麗和優雅的風格進行野蠻的行為，而現今流行文化下重新形塑的吸血鬼，目標則是吸引十幾歲的青少年，呈現出一種同情、孤芳自賞、補償心理的精神病患者形象，是種極度誘惑的符號展現，使人們在無意間成為其俘虜（Dougherty, 1998）。和一般的精神病患者不同，補償性精神病患者懂得掩飾他們「僅具備有限情緒」的事實，假裝自己是一般人；他們知道熱情、痛苦等情緒確實存在生活周遭，只是他們無法切身感受到這些情緒。Merskin（2011, pp.164-165）認為，愛德華的吸血鬼身分使他的心智發展永遠停留在不成熟的 17 歲，他遠離社會住在郊區，且總在自我壓抑：「我不知道如何與你親近，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我通常不會有這麼

像人類的感受，它感覺起來總是這樣嗎？」(Meyer, 2005, p. 278) 諸如此類的對白在書中層出不窮，愛德華認為自己不該愛上人類的壓抑情緒，為一段浪漫愛關係增添了緊張感，即便過去文學作品中，亦不乏有類似的補償性精神病患者角色，但從沒有一個小說主角能像愛德華一樣，被大眾視為理想男友人選，由此更突顯了愛德華是「只存在於小說中」的人物，他刻意被塑造出來，目的是吸引青少年與年輕女性。

但愛德華真的是不正常的精神病患嗎？Scanlon (2011) 以文學中的「拜倫式英雄」⁸ (Byronic hero) 概念回應 Merskin 的論點，點名《咆嘯山莊》的希茲克利夫 (Heathcliff)、《傲慢與偏見》的達西，皆和愛德華在某些方面有共通點，而這類文學上的壞男孩可用「拜倫式英雄」一詞統稱。Meyers (2009) 以拜倫式英雄具有的特點一一檢視愛德華，認為他正是拜倫式英雄無誤：拜倫式英雄擁有傑出的才能，他們聰明、勇敢、對某事物產生興趣時，會投注極大的熱情，對照愛德華，愛德華擁有諸多不同領域的學位、曾徒手為貝拉擋下即將撞上她的卡車、而當發現貝拉對自己無法抗拒的吸引力時，立即決定對貝拉展開追求；拜倫式英雄很危險，危險到他們會誠實的告訴你，他們到底有多麼危險，這正是愛德華一直奉勸貝拉記住的，亦即「跟我在一起不安全，我很危險」；最後，拜倫式英雄往往擁有黑暗的、致命的祕密，愛德華身為吸血鬼的身分顯然是他試圖隱藏的最大秘密。愛德華似乎完全符合作為拜倫式英雄應有的特質，然而，相較於傳統中的拜倫式英雄，愛德華又有所不同，Scanlon 援引 Natalie Wilson (2011) 在《Seduced by Twilight: The Allure and Contradictory Messages of the Popular Saga》一書中對於愛德華的分析：

許多拜倫式英雄享受作惡，但愛德華厭惡自己的惡更害怕自己傷害貝拉……他發自內心的希望保護貝拉，這是拜倫式英雄不會有的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貝拉保有人性和貞操，傳統的拜倫式英雄只希望女主角趕快變成他們“墮落的女人”。(Natalie Wilson, 2011; 轉引自 Scanlon, 2011, Mad, bad romance, para. 16-17)

正因愛德華有別於傳統的拜倫式英雄，他才能在故事尾聲擁有美好的結局。Scanlon 為此下一個結論：擁有俊美外表的愛德華雖然危險且無視社會規範，但他仍是這攤「拜倫式爛蘋果中最好的」；即使他是為吸血殺人的壞男孩，但他至少是有自我意識的吸血壞男孩。回頭看《咆嘯山莊》和《傲慢與偏見》在文學史上得到的成就與現今《暮光之城》引發的熱潮，或許 Merskin 對愛德華是補償性精神患者的診斷，其實反映出人們對於羅曼史愛情觀念的轉變：我們對於那些

⁸「拜倫式英雄」指的是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作品中的一類人物形象。他們高傲倔強、不滿現實、要求奮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時又顯得憂鬱孤獨、悲觀、脫離群眾、我行我素且始終找不到正確的出路。

不受拘束、充滿熱情的愛情故事是否太過緊張，以至於只能用醫學或病理學的方式去解釋它？

即便有諸多學者對《暮光之城》可能產生的影響持樂觀態度，但此系列在青少年，尤其是女孩間的普及，仍引起學者對於閱聽眾在科幻文本中涉入程度之高低的討論。如 Cherland (1994) 便主張，女性與其閱讀的書籍間存在一種特殊關係：女孩是在一個由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脈絡下進行閱讀，女孩與文本互動，最終反映的是她對自己在社會秩序中應屬位置的期待，所以閱讀不僅是一種社會也是一種心理過程 (Blackford, 2004; Cherland, 1994)。美國學者 Gabriel & Young (2011) 亦透過實驗發現，在閱讀《哈利波特》、《暮光之城》這類與巫師或吸血鬼相關的書籍後，讀者內心有某部分將化身為巫師或吸血鬼，他們將此稱為「故事集體同化」。是故，無論吸血鬼是否真能反映現實，或是否真能作為完美伴侶的投射，愛德華作為「大眾所認同的理想男性」，對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的自我發展以及和男性間權力流動，仍具有某程度的影響性。

肆、研究問題

作為羅曼史故事的男主角，吸血鬼愛德華的存在，反映出一段浪漫愛關係中的理想情人形象，進而吸引廣大青少年的傾慕與愛戀。本研究探索台灣青少年喜愛《暮光之城》的真實經驗，以浪漫愛概念為基礎，將研究重點聚焦於青少年觀看文本的內在詮釋歷程，以理解《暮光之城》系列文本對青少年的吸引力何在，又是如何藉由吸血鬼愛德華與人類女孩貝拉所體現的愛情故事，構連青少年對於浪漫愛的想像，進而對其愛情價值觀產生影響：

(一) 就個體經驗歷程的觀點言，青少年閱讀《暮光之城》的動機為何？又如何發展自身身為「暮光迷」的認同？

(二) 在挪用《暮光之城》文本的過程裡，青少年如何解讀？如何發展對「浪漫愛」的認同？

第三章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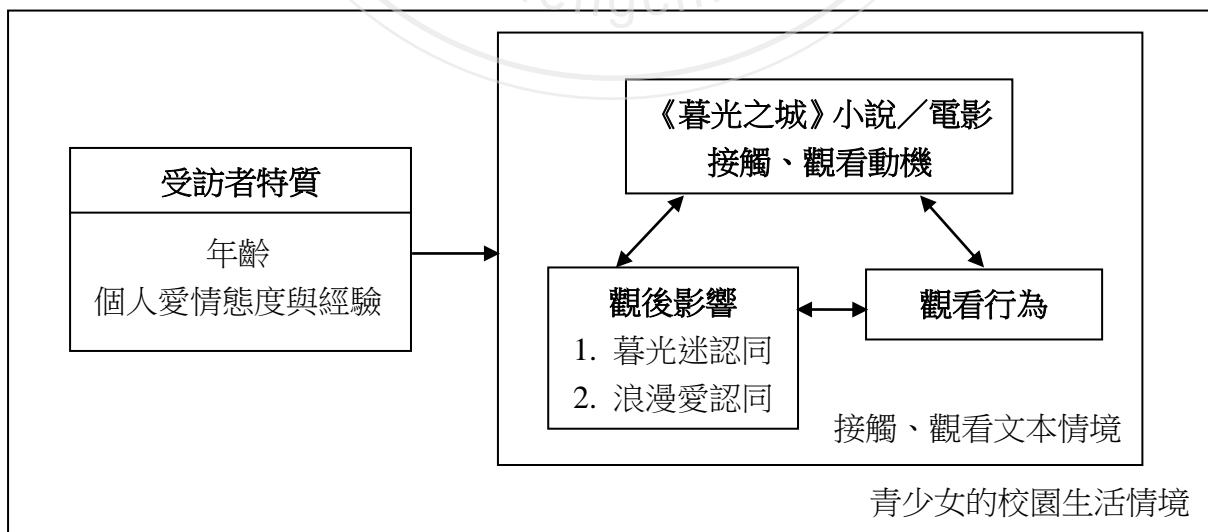
本章說明本研究的架構與流程、研究進行方式、訪談對象的選擇與訪談題綱設計之概念。透過質性深度訪談，研究者欲了解青少年從接觸到喜歡上《暮光之城》原著小說、電影的真實經驗，同時以「浪漫愛」概念為分析框架，探看青少年在作為「暮光迷」的過程中，如何對《暮光之城》所描繪之浪漫愛劇情進行詮釋與反思，持續建構《暮光之城》對於自身的意義與價值。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索與呈現台灣青少年喜愛《暮光之城》系列小說、電影的真實經驗，以浪漫愛的觀點，將研究重點置於青少年觀賞文本之詮釋歷程，探看《暮光之城》對於青少年讀者之愛情觀可能產生的影響。

《暮光之城》以發生在吸血鬼和人類女孩間的浪漫愛情為主軸，相較於過去的愛情小說及電影，《暮光之城》可謂在西洋羅曼史小說的基礎上，添加了吸血鬼文學一脈相傳的奇幻要素，同時因應時代潮流，創造出有別於過往的新一代吸血鬼。在此設定下，研究者好奇的是，「暮光迷」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基於什麼動機，使她們開始接觸《暮光之城》，進而在與文本互動的過程中發展身為「暮光迷」的認同？而青少年的個人愛情態度與經驗，又是否會影響她們如何解讀文本，尤其是針對浪漫愛劇情所進行的詮釋與反思？這些都是研究者欲藉由本研究回答的問題。結合上述問題概念，研究者繪出以下研究架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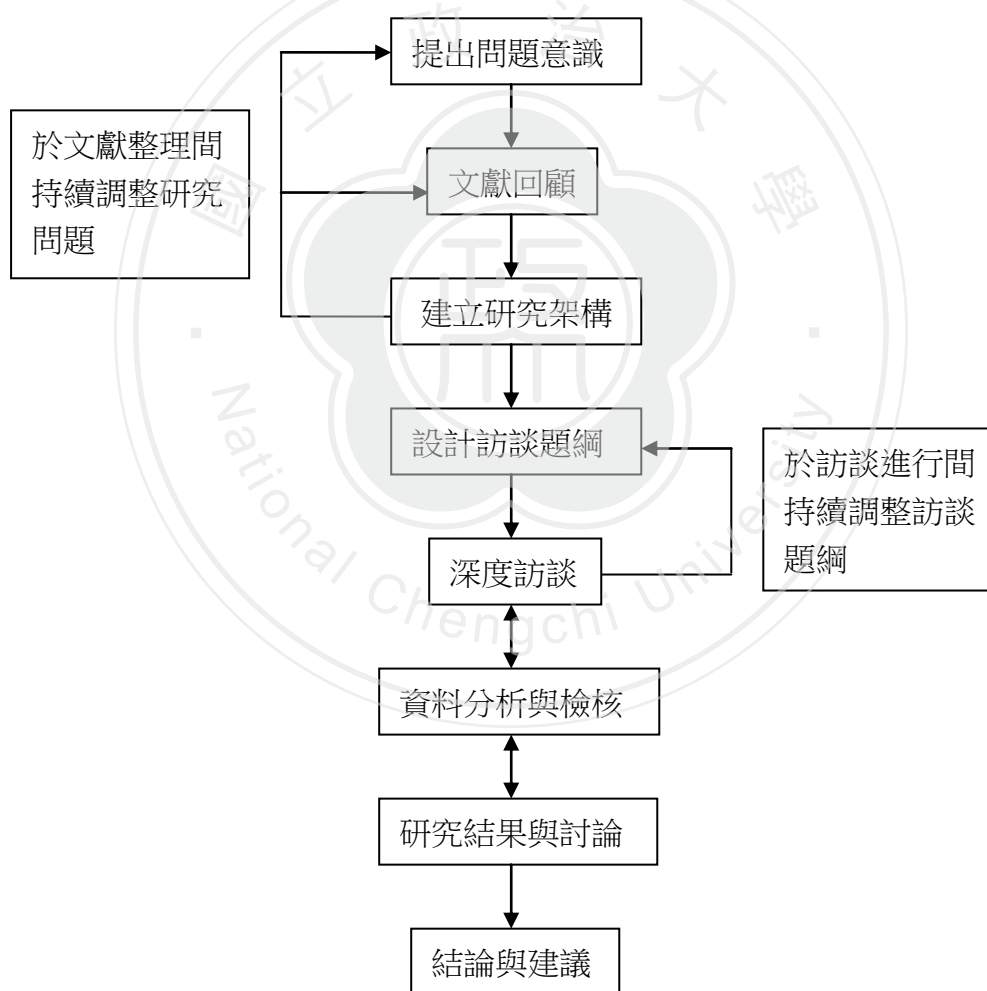
圖一：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述架構，研究者預期探討的主要問題為：「(一) 就個體經驗歷程的觀點言，青少年閱讀《暮光之城》的動機為何？又如何發展自身身為「暮光迷」的認同？」以及「(二) 在挪用《暮光之城》文本的過程裡，青少年如何解讀？如何發展對「浪漫愛」的認同？」在擬定研究問題後，研究者首先針對浪漫愛相關文獻做回顧，進一步確定研究方向，同時根據文獻整理得出的要點設計訪談題綱。而在針對兩名青少年進行訪談大綱前測後，研究者以立意抽樣輔以滾雪球的方式篩選受訪者並進行正式訪談，而在訪談過程中，依據所得資料持續進行訪談大綱與研究問題的修正，逐步調整並釐清研究方向。在訪談資料蒐集完畢後，研究者經由編碼與分類的過程形成分析架構，針對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最後形成本研究的結果與建議。研究流程圖如下：

圖二：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索青少年觀賞《暮光之城》文本的詮釋歷程，藉由分析青少年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看法，建構當代青少年浪漫愛想像之藍圖。因著眼於青少年在不同情境下的閱讀經驗與價值觀的轉變，因此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為資料收集途徑，以期透過深入的訪談過程，了解青少年接觸《暮光之城》前後在行為與想法上的轉變。

質化研究的重心在於參與者的觀點與經驗，以及他們理解生活的方式。Marshall & Rossman (1999, pp.78) 指出，質性研究具有的優點包含：(1) 重視脈絡、自然情境的價值；(2) 適合用來做探索或描述性研究；(3) 最能深入探索參與者生活經驗中的豐富意義。換句話說，質性研究的優點在於能描述事件發生的詳細經過，同時綜合不同觀點，探討觀察現象背後的意義。

在質性研究中，聚焦於個人生活經驗的研究類型通常採用「深度訪談策略」來進行。本研究試圖了解青少年如何接觸、與《暮光之城》文本互動，屬於「聚焦於個人生活經驗」的研究類型，又在以女性閱聽人為研究對象的情境下，徐宗國 (1997) 認為，女性經驗多發生於日常生活的、私下的領域，這種非正式、私下的經驗，唯有以徹底深入、接觸當事人的質性研究方法，才能捕捉女性生活的主體經驗，以了解其個別遭遇與社會間的關係。由此更進一步確立，研究者將透過深度訪談，紀錄參與者講述的言論內容，藉以捕捉其生活經驗的深層意義。

Kahn & Cannell (1957, pp.149) 指出，訪談就好像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交談對話 (conversation with purpose)」(Marshall & Rossman, 1999, pp.137)。依照訪談問題的先驗結構，以及受訪者回應問題的自由程度，訪談的類型可分為以下三種形式 (陳向明, 2010; Bernard, 1988; Fontana & Frey, 1994, pp.229-230)：

- (1) 無結構型訪談 (Unstandardized Interview)：沒有固定的訪談問題，鼓勵受訪者用自己的語言發表看法，訪談目的是瞭解受訪者認為重要的問題、看待問題的角度、對意義的解釋，以及他們使用的概念及其表述方式。在無結構型訪談中，研究者僅起輔助作用，讓受訪者根據個人思路自由聯想，訪談格式不拘，視情況隨機應變。
- (2) 半結構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者對訪談結構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時允許受訪者積極參與。研究者通常事先備有一概略的訪談題綱，根據研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但此訪談題綱主要目的是作為一種提示，訪談者在提問的同時鼓勵受訪者提出自己的問題，並根據訪談的

具體情況對訪談程序與內容進行調整。

- (3) 結構型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者對訪談的走向和步驟起主導作用，按照事先設計好的、具有固定結構的統一問卷進行訪談。在結構型訪談中，選擇訪談對象的標準和方法、所提的問題、提問的順序及記錄方式都已標準化，研究者對所有的訪談者都按同樣程序問相同的問題。

由於本研究探究的是青少年閱讀、觀賞《暮光之城》系列小說、電影的經驗與詮釋歷程，涉及個人生活史，包含愛情價值觀、性態度等較敏感的問題，是故以具有一定彈性、較無嚴格限制之半結構型訪談較易獲得受訪者的真實經驗。研究者將依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擬定訪談大綱（見附錄一），並在訪談過程中隨時進行調整，以反映研究對象不同的閱讀情境與認知脈絡。

本研究選擇受訪對象的方式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為原則，並輔以滾雪球的抽樣方式來進行。研究者先以立意抽樣的方式，搜尋台灣目前仍有在運作，持續招收會員的《暮光之城》相關論壇⁹，從中挑選適合的暮光迷作為訪談對象，再以身邊喜歡《暮光之城》的親友為搜尋起點，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尋其他願意受訪的青少年。

在進行條件審核並確認青少年受訪意願後，便進入正式訪談的階段。進行訪談的地點多半選擇在安靜的咖啡館或餐廳，研究訪談步驟如下：在訪談開始前，先對受訪者說明研究主題以及研究者進行訪談之目的，接著便參照訪談題綱開始訪談流程，讓受訪者盡量在輕鬆、愉快且不帶壓力的情境中，依其經驗做聊天式的對談並逐一回答問題。訪談時間約為二至三個小時，在訪談開始前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結束後再由研究者逐字做成文字記錄。在訪談過程中，若有敏感或涉及隱私而不便錄音的部分，研究者會在受訪者的表示下，將錄音設備暫停，以示對受訪者的尊重。詳細訪談時間、地點如下表：

表一：訪談時間一覽表

受訪者編號	受訪時間	地點
A	2012/05/10	咖啡館
B	2012/05/15	咖啡館
C	2012/05/17	咖啡館

⁹考量到論壇持續運作與否與論壇會員活躍程度，研究者最後挑選「RobSten TW—羅伯派汀森克莉絲汀史都華 | 台灣後援論壇」作為篩選受訪者的主要場域。在研究者進行訪問時，此論壇仍有在運作，後因論壇流量過大，系統不堪負荷，於2012年12月結束營運，改以Facebook粉絲團的形式繼續經營，並改名為「RobSten Taiwan First Fans Club 羅伯派汀森和克莉絲汀史都華台灣論壇」：<http://www.facebook.com/ROBSTEN.HOME?fref=ts&filter=1>。

D	2012/05/18	美式餐廳
E	2012/05/24	咖啡館
F	2012/05/31	咖啡館
G	2012/06/09	簡餐店
H	2012/06/10	美式餐廳
I	2012/06/30	咖啡館
J	2012/06/30	咖啡館
K	2012/06/30	咖啡館
L	2012/07/12	咖啡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正式訪談開始前，研究者透過對研究主題有深入了解，符合研究設定之條件的青少女進行初步訪談，以檢視研究初步擬定之訪談大綱，是否能回答研究所欲探討之問題。而根據訪談得到之初步結果，則將成為研究者針對研究架構進行檢核與補充的參考。本研究初步訪談的對象共兩位，皆是研究者身邊喜愛《暮光之城》的親友。在告知研究目的、訪談概略內容、所需時間，及確認對方年齡是否符合訪談限制：12 歲以上，24 歲以下後，便透過 Facebook 訊息確定對方能夠約出來訪談的時間。

第一位受訪者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22 歲，面容清秀，笑起來有點靦腆，目前並未有戀愛經驗。考慮到受訪者個人行程與訪談地點的適宜性，研究者與她約在捷運淡水站旁的咖啡店進行訪談。到了當日（10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雙方依約於下午 1 點 30 分左右到達咖啡店，點完飲料後走上三樓，此時約有七位客人在場，都是點了飲料在聊天或優閒看書。店內播放著輕柔的音樂，燈光是自然的白光且有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我們選了一個離樓梯最遠，靠角落的位置，避免被其他上、下樓的客人干擾。在訪談過程中，身旁偶有客人起身離開或走過，但大致來說都還算安靜且不受干擾。在坐定後，研究者向受訪對象說明此次訪談的主要目的，聲明對於受訪者的姓名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以徵求全程錄音的許可，在確認受訪者沒有其他疑慮後，就依據研究者所擬定的訪談大綱，開始為時一個半小時的訪談。

第二位受訪者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21 歲，長相及打扮較成熟，有禮貌，個性較理性且帶有一點距離感，有過一次戀愛經驗，後因受不了男朋友「常常做一些認為是對她好，但她卻不這麼認為的事」而主動提出分手。研究者與她約在遠企購物中心附近的咖啡店進行訪談，到了當日（10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研究者依約於上午 11 點到達咖啡店，稍等了十分鐘後，便與受訪者在店內見到面。店內隨時保持有七位以上的客人，除了外帶飲料的消費者，其他都是點了飲料在

咖啡廳裡談天或看書。店內播放有輕柔的音樂，燈光是黃光，四周都是透明的落地窗，店內相當明亮。為避免被出入的客人打擾，我們選了離店門口最遠的位置。在訪談過程中，身後偶有客人路過到櫃檯點餐，但大致來說環境都還算安靜。在點完飲料坐定後，研究者向受訪對象說明此次訪談目的，承諾對受訪者姓名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以徵求全程錄音許可。而在確認受訪者沒有其他疑慮後，便依研究者的訪談大綱開始約一個半小時的訪談。

根據初次訪談的結果，研究者有幾個重要發現：首先，在接觸《暮光之城》的經驗上，兩位受訪者皆表示，當初之所以會開始看《暮光之城》，都是基於對吸血鬼的喜愛：因為事先已知《暮光之城》講述的是吸血鬼的故事，於是義無反顧開始閱讀原著小說，而在閱讀過程中，她們進一步發現，《暮光之城》不僅是與吸血鬼有關的故事，更是吸血鬼與人類女孩的浪漫故事，此一奇幻又充滿浪漫的愛情滿足了她們對吸血鬼的憧憬與對愛情的渴望，使她們對《暮光之城》產生高度喜愛與認同，進而成為「暮光迷」。然而，當詢問她們如何定義「暮光迷」又或者如何看待自己身為「暮光迷」這件事的時候，兩位受訪者皆表示自己「其實和其他的『暮光迷』沒什麼兩樣」，其中以第二位受訪者的態度稍冷靜於第一位受訪者。此外，「暮光熱潮」從 2008 年開始在台灣延燒至今，兩位受訪者亦承認，自己對《暮光之城》的喜愛有逐漸退燒的趨勢，但每當有新一集的改編電影上映，仍會在第一時間找身邊的同好一起去電影院觀賞。

而在對於《暮光之城》男主角，吸血鬼愛德華與浪漫愛概念的連結上，兩位受訪者一致表現出對愛德華的喜愛，如第一位受訪者表示：「愛德華的優點，我可以想到很多，但如果是缺點，我真的一個也想不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受訪者之所以喜歡愛德華，是基於他對女主角貝拉的深刻愛意，以及伴隨著愛情產生的浪漫舉動，而對於男主角的吸血鬼身分，這個原本吸引她們去接觸《暮光之城》的動機，則不是受訪者在閱讀當下的關注焦點。是故，愛德華的吸血鬼身分，僅是吸引受訪者接觸文本的動機，但愈是與文本進行互動，吸血鬼元素對她們而言卻顯得愈不重要。

兩位受訪者起先皆對愛德華抱持完全正面的看法，但隨著研究者詢問問題的逐漸深入，受訪者漸漸察覺並表達出對愛德華某些行為上的不認同，如兩位受訪者都無法接受有人——即便是自己喜歡的人——一整晚不睡，看著自己睡覺，又或者因為喜歡的人死了，就跟著自殺等等。此外，她們也認為愛德華有時對女主角保護過度且過於理性，如第二位受訪者表示：「愛德華太理性，想做什麼就做，都不先和女主角商量，感覺不太尊重女主角。」於是到《暮光之城》小說第二、三集，她發現自己對愛德華的好感度有逐漸下滑的趨勢。有趣的是，相較於愛德華，受訪者對女主角貝拉則一致表現出不欣賞的態度，她們說不出愛德華為什麼會喜歡上女主角的具體理由，對於是否曾經幻想或希望自己是女主角貝拉，也都以「希

望取代貝拉的身分跟愛德華在一起，而不是變成貝拉」作為回答。

當論及受訪者如何針對《暮光之城》的浪漫愛劇情進行挪用，受訪者紛紛表示自己在想像愛情、描繪何為理想愛情的過程中，皆多少受到《暮光之城》的影響。如第二位受訪者表示，當她在看《暮光之城》時，愈看愈覺得自己的前男友很像愛德華：兩人都一樣體貼、愛護女朋友，只是也都剛好過於理性，「常常做一些認為對我好，但我不這麼認為的事」，她因此開始思考自己究竟適合什麼樣的伴侶，最後發現有點衝動、孩子氣的男生才是她的理想對象。而第一位受訪者雖然沒有交過男朋友，但非常希望可以找到具有「類似愛德華特質」的人作為男友，然後在交往過程中漸漸「把他培養成和愛德華一樣的人，我們就可以用像愛德華與貝拉一樣的浪漫方式交往。」此外，雖然兩位受訪者都願意為了和愛德華永遠在一起而變成吸血鬼，但對於《暮光之城》中所強調的「永恆愛情」概念，卻不是她們所嚮往或希望實踐的浪漫愛形式。

初訪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提供了研究者針對訪談大綱進行編修的參考性，而針對這兩位暮光迷進行前測的過程，亦證明了《暮光之城》中的浪漫愛情節，確實對於青少年的浪漫愛想像具有啟發與反思性，由此突顯了本研究的重要意義與價值所在。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探看的是青少年如何從接觸《暮光之城》到成為「暮光迷」的過程，其中涉及青少年對《暮光之城》文本的閱讀和詮釋過程、因喜愛《暮光之城》而在行為與愛情價值觀上產生的轉變，以及身為「暮光迷」的自我認同等等。

Patton (1990) 曾論及質性研究的抽樣重點是：樣本一般都很少，甚至只有一個個案 (n=1)，但需有深度的 (in depth) 立意抽樣。所以，質性研究的樣本，必須是能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狀況之廣度」的資料，而非如量化研究，以能代表人口並推論到人口母群體的樣本為抽樣原則 (胡幼慧編，1996)。

本研究選擇受訪對象的方式以「立意抽樣」為原則，並輔以滾雪球的抽樣方式來進行。在選取對研究目的能提供重要資訊、能充分反映事件多樣性及概念代表性之樣本的原則下，研究者首先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從台灣各大以討論《暮光之城》為主旨，或針對《暮光之城》男女主角創立之粉絲論壇中，篩選仍有持續運作與開放招收會員的網站，從中挑選合宜的論壇會員作為訪談資料之蒐集來源，同時以滾雪球的方式，請身邊喜愛《暮光之城》的親友、或在訪談結束後請受訪者持續推薦身邊符合條件的暮光迷，藉此找尋更多願意受訪的青少年。

在進行論壇篩選的過程中，研究者察覺現今由台灣暮光迷所創辦，以討論《暮光之城》為主的論壇，許多皆已停止營運，而部分論壇雖仍持續經營，卻拒絕招收新會員，或版主已停止更新消息，討論區一片冷清。是故，研究者最後以「RobSten TW—羅伯派汀森克莉絲汀史都華 | 台灣後援論壇」為尋找受訪者的主要來源，因為它是台灣與《暮光之城》相關的論壇中（2012年5月），更新速度最快、版主與會員交流最密切的論壇。透過站內私訊的方式，研究者與論壇版主取得聯繫，在版主的引薦下認識其他活躍於論壇的成員，但因研究者進行訪談的時間點正值國、高中生段考前夕，許多成員因準備考試或其他私人因素無法接受訪問，是故最後僅有兩位受訪者來自此論壇，其他皆來自親友的推薦。

質性研究樣本數的多寡，以取得的訪談資料是否達到「資料飽和」為考量之原則。而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

1. 年齡在 16 以上，24 歲以下的青少年，
2. 自認為是「暮光迷」：喜愛閱讀、觀賞《暮光之城》系列小說與電影，且對《暮光之城》抱持強烈的喜愛、執著與認同感，
3. 會從事與《暮光之城》相關之活動，持續且主動關心、注意《暮光之城》的相關資訊及動態。

本研究以喜愛《暮光之城》的青少年為訪談對象。然而，關於青少年的定義，不論是從生理發展與心理變化，抑或從我國學理、法理及實務上來判定，都各有不同的界定。《大英簡明百科》(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將「青少年期」(adolescence) 定義為：青春期 (puberty) 與成人期 (adulthood) 間的過渡時期 (約 12-20 歲)。特徵是生理方面的改變、性情緒的發展、努力尋求認同、思考模式從具體進展到抽象。青少年期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狀態，在這段期間他們開始脫離父母獨立，但仍欠缺一種明確的社會角色定位，是故青少年期一般被視為是一段情緒高漲和充滿壓力的時期 (大英百科公司，2004)。

青少年究竟是指幾歲至幾歲的年齡層？衡諸世界各國對青少年的定義，聯合國對青少年的界定為 15-24 歲、歐盟為 15-25 歲、世界衛生組織為 10-20 歲，其他如日本為 24 歲以下、美國則為 14-24 歲、新加坡甚至將青少年的定義延伸至 30 歲，可見各國都是從自身的理論、法令及實務運作等層面來訂定範圍，並沒有一致標準 (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青少年事務促進專案小組，2008)。而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在民法總則中，以滿 20 歲為成年；刑法為 18 歲；少年福利法中則規定適用對象為 12 歲至 18 歲，所以一般在習慣上，指 12 至 18 歲或 20 歲者為青少年，但也有部分調查研究將青少年的範圍拉長到 24 歲，如行政院主計處與青輔會合編的「青少年狀況調查報告」，調查對象橫跨 12 至 24 歲 (彭玉賢，2001)，而在 2008 年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青少年事務促進專案小組編

撰之「青少年白皮書領綱」中，亦將「12-24 歲」定為適切的青少年年齡界定。

回到《暮光之城》本身來看，在系列小說第一集推出時，作者史蒂芬妮·梅爾曾表示，在寫作之初她並無特別考慮讀者年齡層，最後出版社按經驗將之推廣為青少年小說¹⁰（Young Adult novel, YA novel），一般設定讀者群為 12-18 歲的青少年。然而，隨著「暮光熱潮」的興起，可觀察到國外喜愛或沉迷於《暮光之城》的女性讀者，其實不限於十幾歲的青少年，反而是高中或以上的女性，甚至有平均年齡 25 歲以上，已結婚擁有孩子的女性，因熱愛《暮光之城》而以暮光媽媽（Twilight MOM）自稱。由此可知，在國外，《暮光之城》雖被定義為青少年小說，但主要讀者群年齡其實不以青少年為限。而在台灣，《暮光之城》在 2007 年由尖端出版社引進時，最初選擇以流行於日本青少年間的輕小說¹¹模式包裝，除了把原著第一集拆成三本出版，還把書名改為較俏皮的《吸血鬼達令》、《吸血鬼獵殺》和《吸血鬼之吻》，封面亦使用近似漫畫的插畫風格，結果推出兩年賣不到三千套。直至 2008 年 12 月，改編自《暮光之城》的電影在台灣上映，尖端出版社將書重新包裝，沿用原版封面，保留原作風格，改走高價路線¹²，更在「這本書能幫女性找回浪漫感覺」的構想下，將書重新定位為大眾文學，搶在首集電影上映前推出，隨後果然引起一股風潮（林宏達，2009）。

由尖端出版社的再版經驗看《暮光之城》的讀者定位，可合理推斷十幾歲的國、高中生，實際上只是《暮光之城》系列讀者群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正如國外的「暮光現象」，閱讀《暮光之城》的讀者，除了青少年，其實有很大部分主要是大學生、在職的白領甚至不少是已為人母的媽媽級粉絲。是故，考量到《暮光之城》系列在台灣「大眾文學」定位，以及主要讀者群其實不限於 18 歲以下的國、高中生，本研究在以青少年為訪談對象的前提下，採用較寬廣的定義，將青少年的年齡界定為 12 至 24 歲，又因研究主題涉及受訪者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詮釋與愛情想像，研究者進一步將受訪者年齡聚焦至 16-24 歲，以期得到豐富而具多樣性的訪談資料。

在針對受訪者年齡進行明確定義後，研究者的下一步是界定何謂「暮光迷」。「暮光迷」（Twilighters）一字最早出現在媒體版面上，是用來形容「暮光狂潮」（Twilight Mania）下的龐大粉絲，而其中重度死忠的粉絲，則特別以「重度暮光迷」（Twi-Hards）來稱呼。是故廣泛來說，「暮光迷」即指著迷甚或沉迷於史

¹⁰ 青少年小說：書中主人翁為青少年，探討的主題以主人翁面臨的問題為主。由於主人翁是青少年，因此讀者可經由他的眼睛觀察世界、體驗人生，進而產生共鳴。青少年小說從青少年的感受與需求出發，內容適合青少年成長所需與心智發展，其主題包含親情、友情、自我認同、人際關係、生死離別、課業、勇氣等等。

¹¹ 輕小說：以青少年為對象，用動漫風格做插圖，能輕鬆閱讀的日本小說形式。

¹² 尖端出版第七事業部總編輯陳君平在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表示，《暮光之城》能幫女性找回浪漫的感覺，應重新定位為大眾文學，而且要挑戰近四百元的高價，恢復原名《暮光之城》並沿用原版封面，保留原作的風格，做出高級的感覺。

蒂芬妮·梅爾所著之《暮光之城》系列作品的粉絲，但她們不只因看書或看電影得到滿足，更嘗試將身邊的一切事物與《暮光之城》作連結：一顆普通的蘋果、銀色的富豪轎車，對暮光迷來說都有特殊意義¹³。然而，同樣是暮光迷，亦有程度上的差異，如同「Twi-Hards」一字特指重度暮光迷，網路上亦流傳許多有關於《暮光之城》的測驗，有些根據書中內容出題，測試答題者對《暮光之城》劇情的了解程度；有些則根據受試者對《暮光之城》著迷的程度，如一天花多少時間從事有關《暮光之城》的活動、看到銀色富豪轎車是否立即聯想到《暮光之城》男主角愛德華等問題，區別答題者是輕度暮光迷抑或重度暮光迷。但這些問卷並無統一標準，是故並不適合作為篩選受訪者的標準。

回顧過去以「迷」為主題進行之研究，多以詢問受訪者是否為「某某迷」的方式作為選擇標準，亦即只要受訪者「自認為是某某迷」，即符合訪談標準（蕭湘文，2000）。本研究沿用此方式，並在受訪者「自認為是暮光迷」在基礎上，進一步挑選對《暮光之城》抱持著強烈喜愛、執著與認同感，積極投入有關《暮光之城》的活動，並能從中獲得自信與滿足，進而得到個人獨特價值觀的暮光迷。是故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即以暮光迷觀看《暮光之城》經歷、對《暮光之城》的認知與情感、參與《暮光之城》相關活動的投入與否，以及掌握《暮光之城》相關資訊的豐富程度來選擇。

在確定研究對象範疇後，研究者以立意抽樣輔以滾雪球方式尋找訪談對象，經兩次前導訪談（pilot interviews）後，以資料達到飽和狀態為原則，最後納入分析的訪談對象如下表（依照訪談進行的時間先後排列）：

表二：訪談對象背景資料

編號	年齡	目前學籍	受訪者來源、性格印象、 戀愛經驗、觀看《暮光之城》狀況
A	21	大三	由前測受訪者推薦，是前測受訪者的同班同學。個性爽直，回答問題相當直接，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冷靜且理性的人，所以她強調自己雖然喜歡《暮光之城》，但不會像其他狂熱分子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而她理性的態度亦反映在看待愛情的方式上。受訪者 A 至今未交過男朋友，嚮往愛情卻也並沒有特別期待，因為她認為現實本來就不可能像小說裡寫的一樣美好。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二至四集，電影一至四集。
B	19	大一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研究者友人的高中同學。個性外向，打扮可愛，認為自己是有「少女情懷」的女生。高中時期最迷《暮光之城》，曾自備筆記本將原文小

¹³ 「暮光迷」(Twilighter) 的定義，參考自 SoSlang 網站：<http://www.soslang.com/term/twilighter>。

			說中的經典台詞抄下，但在與前任男友開始交往後，發現小說與現實差距太大，目前已很少看《暮光之城》。受訪者 B 在接受訪談的二周前與交往二年的男友分手，她認為分手原因，可能是因為自己在愛情中追求的和男友不同：她相信並追求「永恆」，認為理想的愛情能使情侶有所成長，但現在看來希望藉由愛情成長的似乎只有她一個人。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四集，電影一至四集。
C	22	大四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研究者友人的大學同學。個性獨立，打扮較中性，她認為自己是比較男孩子氣的人，對於愛情有自己的一套準則與想法。受訪者 C 在行事風格上較為務實，雖然喜歡《暮光之城》，但最多就是透過網路搜尋相關新聞，而她的務實也反映在對於愛情的看法上：比起轟轟烈烈的愛情，她認為戀人在平凡的生活中默默付出對彼此的愛，才是真正的愛情。受訪者 B 有過一次戀愛經驗，目前無交往對象。看過《暮光之城》小說第一集，電影一至四集。
D	21	大三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研究者友人的妹妹。外表嬌小可愛，個性害羞，因為喜歡看愛情小說、電影以及韓劇，因而接觸並喜歡上《暮光之城》。相較於愛情，受訪者 D 似乎更重視親人與朋友，至今未曾有過交往對象，但在談及自己理想的交往類型時多次提到對另一半外貌的重視，這也是她喜歡吸血鬼愛德華的主因。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四集，看過電影一至四集。
E	21	大三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研究者友人的同學的表妹。外表可愛但個性較為冷淡，自認是個話不多的人。雖喜歡《暮光之城》但不會花過多時間、金錢在這之上，強調凡事都要理性思考。目前有交往對象，因為發現自己的少話和對方的健談互補而決定與對方交往，她認為發展感情要慢慢來，唯有對一個人有足夠的了解，才可能和對方長久發展下去。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四集，電影一至四集。
F	19	大一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研究者友人的同班同學。因高中升學壓力開始接觸《暮光之城》，從此愛上愛德華也愛上吸血鬼，將吸血鬼的不朽視為自己理想人生的投射。是故比起浪漫愛劇情，受訪者 F 更喜歡看吸血鬼展現他們的特殊能力。受到父母親感情不和睦的影響，她對現實男性充滿不信任感，也因此對愛情別無

			所求，只希望沒有背叛。戀愛經驗兩次，因受不了遠距離戀愛的寂寞而與前任男友分手，改與現任男友交往。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四集，電影一至三集。
G	16	高職一年級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研究者友人的學生。外表可愛，個性害羞，面對問題常以不知道作為回應。國中時就讀全體住宿制學校，《暮光之城》因而成為她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以及與朋友之間共同話題。曾為了看《暮光之城》小說半夜不睡覺而被家人責罵。目前未有戀愛經驗，且相較於愛情，現階段的她更重視家人，在訪談中任何涉及愛情與親情衝突的問題，她都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家人。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二集，電影一至四集。
H	17	高二	「RobSten TW—羅伯派汀森克莉絲汀史都華 台灣後援論壇」版主之一，由論壇創辦人引薦給研究者後，隨即約出來進行訪問。受訪者 H 個性隨和，很好相處，身為論壇版主，她每天都會到國外網站收集最新資訊，翻譯成中文後分享給論壇會員，直到現在對《暮光之城》的熱情依然不減，因為《暮光之城》已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即便在為高中升大學的考試做準備，她仍會不時上網與同好討論有關《暮光之城》的點點滴滴。受訪者 H 至今未有與男性交往的經驗，原本的她對現實中「一點也不美好的愛情」感到失望，但因為有了《暮光之城》，她認為自己「又能夠相信愛情了」，而愛德華就是她理想的伴侶類型。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四集，電影一至四集。
I	17	高職一年級	「RobSten TW—羅伯派汀森克莉絲汀史都華 台灣後援論壇」論壇會員之一，研究者透過論壇私人訊息邀約她接受訪談，受訪者 I 表示「若能帶其他朋友一起來」就接受，於是受訪者 I、J、K 是三人同一地點、同一時間接受訪問。受訪者 I 外表清秀，認為自己很慢熱又怕生，除非是很熟或很聊得來的人，否則一般不敢和陌生人互動。受訪者 I 認為自己是個狂熱的「暮光迷」，每天都要上論壇搜尋新資訊，拼命的留言與其他同好互動，隔天再把看到的資訊轉述給同班的受訪者 K 聽。受訪者 I 至今未有戀愛經驗，但據受訪者 J 透露，她其實有很多追求者，只是因為對於他人的追求、對於愛情抱持恐懼感，又或者因為某種她自己也不清楚的原因，面對他人追求，受訪者 I 往

			往都不予回應。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三集，電影一至四集。
J	17	高職一年級	受訪者 I 一起帶來接受訪問的朋友，因就讀於護校，給人一種精明而幹練的感覺。受訪者 J 因為憧憬《暮光之城》中的浪漫愛情而成為「暮光迷」，但因為住校的關係，少有時間上網，所以並沒有應受訪者 I 的邀約，一同加入論壇。受訪者 J 沒有交過男朋友，僅有過暗戀的經驗，她表示自己雖然將愛德華視為理想交往對象，對愛德華與貝拉的浪漫戀無比羨慕，但在現實生活中，她還是認為愛情應該按部就班的發展，因為相處過才會知道，即便有些人完全符合自己的擇偶條件，但偏偏適合當朋友，而不適合當戀人。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四集，電影一至四集。
K	16	高職一年級	受訪者 I 一起帶來接受訪問的朋友，目前和受訪者 I 是同班同學，兩人每天早上一起上學，而受訪者 I 便趁此時將《暮光之城》的最新情報分享給她，可以說，受訪者 I 是受訪者 K 取得《暮光之城》的主要管道。受訪者 K 個子嬌小，個性害羞，在訪談中話不多，輪到她發言時常常是在應和受訪者 I 與 J 的意見。受訪者 K 沒有戀愛經驗，亦沒有暗戀他人的經驗，受訪者 I 形容她是「清心寡慾，沒有任何世俗煩惱」的人。看過《暮光之城》電影一至四集。
L	24	碩二	朋友推薦的受訪者，是 12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位「吸血鬼迷」。受訪者 L 從高中開始喜歡吸血鬼至今，稱得上是一位資深吸血鬼迷，是故在訪談中其他受訪者感到新奇的事物，如認為發生在吸血鬼與人類間的愛情很新穎，是種創新，受訪者 L 則會認為這很稀鬆平常。吸血鬼迷的身分影響受訪者 L 如何看待其他暮光迷：她認為自己和她們之所以不一樣，是因為她不是「只愛帥哥，只看吸血鬼帥就去喜歡人家的小女生」。受訪者 L 曾有過兩段戀愛，第一段戀愛的失敗讓她針對自己的理想對象類型進行修正，從年輕衝動的弟弟，轉而追求成熟穩重的男性，這正是她現在正在交往的對象。回顧第一段感情，受訪者 L 認為，當時的自己還太年輕，經歷了歲月的洗禮，人最終才會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看過《暮光之城》小說一至三集，電影一至四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表所列的 12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正在就讀高中、高職，6 位正就讀大學，1 位正在就讀研究所，年齡平均分布於 16-24 歲之間。由於研究主題涉及受訪者對劇情的看法，研究者亦將暮光迷對《暮光之城》劇情的熟悉程度，作為研究者挑選受訪對象的考量之一：看過小說、電影一至四集的暮光迷優先考慮，而沒看過全套小說或電影，但對劇情瞭若指掌的暮光迷，亦可納入訪談範疇中。

本研究以浪漫愛為框架，針對青少年的愛情觀進行討論，是故受訪者的戀愛經驗亦成為篩選條件之一。儘管最後篩選出來的對象，無法涵蓋每一種類型的暮光迷或愛情觀，但在尋找訪談對象的原則上，研究者始終不忘自己的研究目的，亦即「暮光迷如何與文本互動」，以滿足此一目的為目標，努力達成資料飽和，期待透過深度訪談和後續資料分析，讓每位研究對象的經驗都得到充分的闡釋。

第四節 訪談題綱設計

在確立研究問題意識、完成文獻回顧並擬定研究架構後，研究者根據欲探究的研究問題擬定訪談題綱。在設計題綱的過程中，研究者主要根據浪漫愛概念來擬定問題，試圖從不同面向對暮光迷的經驗進行探問。由於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研究者在訪談進行的過程中，將視每位訪談對象狀況的不同，與先前訪談得到之經驗來修正發問角度、順序、內容與措辭，因此訪談題綱的發展亦為一持續變遷的過程。

深度訪談雖具彈性，卻與漫無邊際的談天不同，研究者需對研究主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將欲探索之核心概念具體轉化為深訪要目，方可避免在訪談過程中迷失。本研究的訪談題綱包含四部分，但在進行實際訪談時，研究者將視受訪者回答的情況改變問題的內容或先後次序，因此訪談大綱並非固定不可變動的。以下說明各訪談項目設計之目的（詳細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一）：

1. 《暮光之城》接觸經驗

為有效引導訪談對象進入狀況，對過往經驗進行回想，研究者首先請受訪者回想最初接觸《暮光之城》的動機、從接觸到喜歡上《暮光之城》的理由、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從事與《暮光之城》相關的活動等等，以燃起受訪者對《暮光之城》的討論熱情。

2. 《暮光之城》與言情小說／愛情電影的關聯

為了解《暮光之城》之所以能帶動全球熱潮的原因，研究者首先請受訪者回

想過去觀看言情小說、愛情電影之經驗，接著請她們針對《暮光之城》與言情小說、愛情電影本質上的差異與觀後感之異同分別發表看法，以釐清《暮光之城》在暮光迷心中的獨特之處何在。

3. 《暮光之城》男主角吸血鬼形象與浪漫愛劇情的關聯

為探討《暮光之城》中，男主角愛德華的吸血鬼形象是否影響青少年詮釋其中的浪漫愛情節，研究者請受訪者描述《暮光之城》與其他吸血鬼題材小說的異同、過去對吸血鬼的印象是否與《暮光之城》中出現的吸血鬼有別、《暮光之城》男主角擁有的吸血鬼的身分，是否影響青少年對其抱持之好感等，以了解青少年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感受，是否與男主角具有之吸血鬼形象息息相關。

4. 《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與青少年真實愛情生活的形貌

在受訪者分別從以上三個面向，分享自己身為暮光迷的經驗與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看法後，為將問題層次由文本詮釋拉高到對青少年愛情價值觀的討論，研究者要求受訪者假想自己是《暮光之城》女主角，比較《暮光之城》中出現的浪漫愛情，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追求或體驗到的愛情是否相同，以期了解青少年選擇未來另一半的條件是否受到《暮光之城》男主角影響，進一步確認青少年究竟如何看待《暮光之城》中體現的浪漫愛情。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分為三節，藉由收集到的訪談資料初步回應兩研究問題。第一節乃整理青少女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促使她們接觸進而喜歡上《暮光之城》，以回應第一個研究問題：「就個體經驗歷程的觀點言，青少女觀看《暮光之城》的動機為何？又如何發展自身身為「暮光迷」的認同？」青少女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進入《暮光之城》文本，透過積極主動的文本「使用」，滿足自身心理、情感上的需求，而在與文本互動的過程中，青少女亦逐漸建構出身為「暮光迷」的自我認同。

第二節則回應第二個研究問題：「在挪用《暮光之城》文本的過程裡，青少女如何解讀？如何發展對「浪漫愛」的認同？」也就是以青少女觀看《暮光之城》的經驗為脈絡，查看青少女如何將吸血鬼愛德華與浪漫愛作連結，進而在解讀《暮光之城》的過程中形成「浪漫愛認同」。

第三節則嘗試根據前兩節之分析資料，描繪青少女對於浪漫愛之想像藍圖，並與當今浪漫愛概念，以及《暮光之城》所刻劃之浪漫愛進行比較，釐清三者之間的關連性。

第一節 《暮光之城》觀看經驗與「暮光迷」身分認同的建立

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多以「校園生活環境」作為接觸《暮光之城》的人事物脈絡，藉此發展《暮光之城》的觀看經驗與文本詮釋過程。本節共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談論青少女對於《暮光之城》的「使用」，意在探討青少女如何透過《暮光之城》具有的「補救性」文化意義，達成心理與情感需求的滿足。第二個主題討論青少女如何從「使用」《暮光之城》，進展到開始去重視對文本的詮釋，並在反思自己與他人如何看待《暮光之城》文本的過程中，發展出自身身為「暮光迷」的認同。

壹、「校園生活」作為青少女接觸《暮光之城》的重要脈絡

青少女觀看《暮光之城》小說或者電影的理由包含「暫時紓解學校課業壓力」、「滿足對愛情的憧憬與幻想」等不同動機，然不管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本研究在此的重點並非整理「青少女為什麼要看《暮光之城》」，而是青少女在進入《暮光之城》文本時的整體生活情境是什麼？她們又是為了什麼在此情境下主動選擇《暮光之城》作為滿足她們特殊需求的文本？

首先以「暫時紓解學校課業壓力」作為觀看《暮光之城》的動機，討論青少年接觸《暮光之城》的情境與目的。受訪者 F (19 歲) 在回想高中時期初接觸《暮光之城》的經驗時，將自己苦悶不順遂的高三求學生涯與《暮光之城》描繪的吸血鬼世界做了對比：

因為高三，我要準備學測跟指考，因為要寫英文作文，導師常希望我們多看小說，會寫得比較自然，我就想說挑一本有興趣的小說，剛好去書店買，我其實本來沒有特別接觸《暮光之城》，但那時書店裡面就只有它比較接近愛情小說，我不喜歡非愛情小說的小說，要花更多心力去看，所以我就選《暮光之城》。因為考試蠻煩悶的，所以我就花很多時間去看，就把它看完，它講的是一個有點像現實不會發生的事，我不可能突然轉進一個學校，就遇到那種帥哥，而且還是吸血鬼，可是就有點像是，我那時現實生活有點苦悶，考試不是很順利，就有點想找一個精神的出口，變成書裡面提供的是一個我覺得很理想的世界，剛好可以跟現實生活對比，所以本來只是應付老師的要求，到後來就變成很投入。(受訪者 F, 19 歲)

受訪者 F (19 歲) 之所以稱「《暮光之城》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主要是現實生活對照下所產生的一種相對性。當青少年面臨高三升學考試，對於未來一片茫然卻又不得不在「短時間」內決定人生方向，吸血鬼愛德華「無限的生命」正好與其形成強烈對比，因而讓受訪者 F 在觀看《暮光之城》的過程中找到逃離現實的管道：

愛德華他的世界是很好的，因為那時我同時在想我未來要變成什麼，就覺得一輩子很短，我不能選這個又選那個，〔但愛德華〕他們的生命是無限的，他可以一直念高中，他可以變很聰明，等於他有一些我想要的特質，可是那些特質又不是真正的人會有的。

受訪者 G (16 歲) 最早接觸到《暮光之城》時，正在就讀管理嚴格的住宿制女校，她也提到對當時生活的不滿足：

國一的時候，那時候就是同學非常喜歡《暮光之城》，就一直叫我去看，每天在那邊：「妳看了嗎？妳看了嗎？妳看了嗎？」我就說我要去看了，後來換我逼人家去買，粉絲越來越多。國中那時候我們班只有一個人在看，她一直叫我們去看，也叫學姐去看，之後我們學校越來越多人看，下課大家還會一起討論。(研究者：這樣學校生活有變得比較開心嗎？) 有比較放鬆，可是我們又不能正大光明的拿出來，學校管還蠻嚴的，小說不能在宿舍看，零食也不能吃，怕髒吧，

一、二年級還規定晚上不能看國文課本那些，有些人就會跑到廁所，因為廁所燈不會關，馬桶蓋蓋起來，放個臉盆坐在那邊看書。(研究者：那妳說的那些看完原文小說的同學是怎麼看的?) 躲在被子裡拿手電筒看，旁邊放電子辭典。(受訪者 G, 16 歲)

言情小說作為一娛樂性質的媒介文本，使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到愉悅，更重要的是它同時提供了一個「逃避」的管道。如同 Radway (1983) 所宣稱，藉由羅曼史小說的閱讀，家庭主婦得以暫時從「妻子」與「母親」這兩個社會所賦予她們的角色中獨立，而閱讀羅曼史的行為亦可視為一私密空間的創造過程，當讀者沉浸於文字所建構出的世界，羅曼史便阻隔了她們與外在世界的聯繫。從受訪者 F (19 歲) 與受訪者 G (16 歲) 的敘述中，可發現她們透過閱讀《暮光之城》小說，進入一個愉悅美妙的吸血鬼幻想世界，藉以暫時逃離高中升學考試的壓力，忘卻身為學生應盡的學習責任與來自師長的期許，將自己從高壓管理、缺乏個人自由的校園空間中暫時性的抽離。是故對於青春期的就學少女而言，她們雖然無法擺脫乏味的校園生活，卻能透過《暮光之城》得到心靈寄託與紓解壓力的管道。

透過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G 的經驗，研究者亦可進一步引導出對於「閱讀《暮光之城》」在青少年整體生活情境中的地位所進行的討論，正因閱讀是一個積極主動的活動，是認知的形成過程與意義的詮釋，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訊息，青少年才得以透過《暮光之城》此一文化產品的使用達成特定目的。像是受訪者 F 因緣際會下至書店買了《暮光之城》，因生活的不順遂與對未來的茫然，促使她投向《暮光之城》的幻想世界，透過對吸血鬼愛德華的憧憬，甚至是對於「希望成為吸血鬼」的那份期待與想像，紓解自己作為高三考生，必須在短時間內決定大學報考志願的壓力；而受訪者 G 在同儕的影響下接觸《暮光之城》，在團體氣氛帶動下，為了與朋友有話題聊，即便就讀全體住宿制的學校，每到晚間十點房間就斷電，仍會想盡辦法看《暮光之城》，就算得「偷偷躲在廁所」、「拿手電筒摸黑躲在被窩裡」也在所不惜。受訪者 G 分享的經驗更顯示了青少年肯定自己對於選擇、使用文化產品的權利。

觀看《暮光之城》不只讓青少年「暫時遠離學校課業的壓力」，更「滿足了她們對於愛情的憧憬與幻想」，而這似乎是青春少女的集體焦慮。如受訪者 A (21 歲) 便將《暮光之城》定義為「高中女生都會想看」的愛情故事：

當初就是電視上的電影預告，不小心看了一下，覺得滿好看的感覺 [就去看了]。《暮光之城》就是愛情故事嘛，就是吸引這些高中女生，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是高中，就喜歡上了這樣。(受訪者 A, 21 歲)

「愛情故事，就是用來吸引高中女生」，受訪者 A 的觀點預設了高中女生對於愛情的集體渴望，而她承認自己也是那「渴望愛的一份子」，所以當初才會毫不猶豫的被《暮光之城》的浪漫愛故事吸引。受訪者 B（19 歲）也提到類似的「青少年集體戀愛渴望」：

電影出來，班上才高一，那時就很多人說《暮光之城》超好看，電影超好看，然後大家開始看書。我們都看原文的，那時就跟同學借原文，就陷進去了，就覺得太好看，大家就開始每天排隊，有人有買的，就一本接一本，上課老師在講，大家就放在桌子下面看。高一剛開始進入那種青春期的那種感覺，可是又是女校遇不到，所以大家就把愛德華奉為自己的神。（受訪者 B，19 歲）

在受訪者 B 的形容下，可發現剛進入青春期的、正處於情竇初開年齡的女高中生，確實對於異性感到好奇、對於戀愛感到渴望，可惜在「就讀女校、少有機會認識男生」等客觀環境的限制下，不得已只好將這股憧憬之情，藉由《暮光之城》的浪漫愛情節，投射到吸血鬼愛德華與貝拉身上，甚至連上課時間，也捨不得放下手中的書本。

Radway(1991)在《閱讀羅曼史：女性、父權與通俗文學》(*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一書中提及，言情小說允許其讀者以替代、假想的方式，站在小說女主角的立場，體驗在現實中希望被男性照顧、呵護而不可得的感覺。Radway 稱其為羅曼史小說的「情感滋養」(emotional nurturance)功能，因此，對於渴望戀愛，卻在大環境影響下不可得的青春期的少女來說，《暮光之城》正代表著一種「補救性青少年次文化」。如同林芳玫(2006)在其針對瓊瑤小說進行的研究中提出，瓊瑤小說之於其閱聽人具有「補救性」意義，《暮光之城》間接觸及青少年的集體問題與焦慮，在為青少年提供逃避學業壓力管道的同時，滿足青春期的少女對於異性的好奇與幻想，同樣代表一種「補救性」次文化概念，不直接對青少年面臨的問題，及衍生這些問題的社會制度提出批評與挑戰，而是讓她們透過「幻想」的方式來暫時逃避問題，紓解社會制度帶來的緊張壓力，在幻想與想像層次彌補現實的缺憾，舒緩青少年各種心理及情緒壓力。

相較之下，受訪者 H（17 歲）國中時期就讀男女合班的學校，在看到身邊朋友紛紛交了男朋友，自己卻仍孤家寡人時，更加深了她對《暮光之城》的依賴。對受訪者 H 來說，愛德華與貝拉之間的浪漫愛，治癒了她空虛的內心，帶給她希望，讓她相信總有一天，屬於自己的愛德華也會出現在她眼前：

看《暮光之城》就會很開心，得到一些心靈上的安慰，好像自己很有缺陷，彌補自己的愛情空虛。會這麼空虛，我看到我朋友很多人都有

男朋友，我看到她們都很開心，雖然我偶爾會調戲她們：「哎呀噁心，一定很快就ㄉㄟ了」，但看到她們〔和男友〕手牽手走著，載著她們，就蠻窩心的，世界上還滿美好的。每天社會新聞都在報一些什麼離婚，就要好的東西來彌補自己的心，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也要找到那種人」。

（受訪者H，17歲）

青春期的少女最明顯的特色之一是對愛情的幻想與憧憬，即使現實生活中的愛情不如她們想像的那麼美好，她們仍會對愛情抱持某種希望。正因了解現實中無法避免的殘酷、挫折與絕望，才更需要藉由羅曼史來強化繼存於心中的信念，亦即戀人之間的「真愛」可以戰勝一切，治癒生命可能存在的黑暗面（Lowell, 1992）。青少年對真愛的期待，呼應 Radway（1983）所彰顯的，言情小說的治療功能，正因受訪者在現實生活中遭受挫折或對現實抱持不滿，才更促使她們轉向《暮光之城》中尋求安慰，使她們相信世界上還是有美好愛情的存在。

《暮光之城》具有的補救性概念，使青少年在不違反規範性文化的前提下，尋求個人心理與感情需要的滿足。然而，前述討論多針對國、高中背景的青少女做討論，難免忽略了隨著身處脈絡情境的不同，青少年所面對的壓力不同，藉由《暮光之城》滿足自身戀愛等情感需求的方式亦有所不同。在此以接觸《暮光之城》時正在就讀高中的受訪者B（19歲），以及當時已就讀大學的受訪者C（21歲）為例進行討論。

受訪者B（19歲）在進入高中後，雖對戀愛感到嚮往，但一方面因「就讀女性、缺少認識男性機會」，二方面在父母師長千叮嚀萬交代「上大學以後才可以交男朋友」的告誡下，只好透過假想的方式，看著《暮光之城》的浪漫愛劇情，想像愛德華出現在自己身邊，同時對女主角貝拉抱持一種既羨慕又嫉妒的心情，迫切希望取而代之，一圓自己的戀愛美夢：

我只會幻想愛德華在自己身邊，不會幻想自己是貝拉，（研究者：是想把女主角一腳踢開自己來當女主角？）對對對這樣真好……我覺得女生會這樣吧！女生會把自己想進去嗎？通常都是取代吧，覺得男主角真好。（研究者：所以妳會羨慕貝拉？）會覺得她為什麼突然有個全校最帥〔的男生〕妳看到他他也愛上妳這樣子，妳會很羨慕她，可能美國也不一樣會比較獨立，她可以自己做好多事情，開著卡車到處跑，也很羨慕她這麼隨性然後很漂亮。（受訪者B，19歲）

受訪者B羨慕貝拉的「獨立」、「隨性」，更羨慕對方能交到一個這麼棒的男朋友，反觀自己，雖然和貝拉一樣是高中生，卻處處受到壓抑：不能談戀愛、校園生活也不如貝拉來的精彩有活力，雖然當時的缺憾透過《暮光之城》中的浪漫

愛情節得以彌補，但難免還是會有些惋惜，因為受訪者B認為「高中生就是應該要快快樂樂的然後盡情談戀愛」，只可惜當時的自己沒辦法辦到。

相較於受訪者B因現實中的壓抑，藉由「取代」貝拉以彌補對愛情的渴望，受訪者C（22歲）則透過將自己「代入」貝拉的方式，滿足對於愛情的憧憬。受訪者C認為自己是個獨立的人，行事作風沒那麼女性化，甚至個性有點像小男生，是故比起受訪者B，她對貝拉較有親近感。然而，對於貝拉的喜好並不是造成受訪者C與受訪者B「使用不同方式」滿足愛情憧憬的主因，兩人接觸《暮光之城》的環境背景才是研究者欲強調的重點：當受訪者B仍是處處受到壓抑的高中生，受訪者C接觸《暮光之城》時已是大學生，沒有升學壓力，可自由追求戀愛，這個背景強化了她對貝拉的代入感，因為兩者具有類似的生活背景。是故在觀看《暮光之城》的過程中，受訪者C不時會將自己代入貝拉的角色，想像自己在跟像愛德華那樣的吸血鬼談戀愛，或是「遇到一個像吸血鬼，很刺激，很不一樣的人」談戀愛，以滿足現實中對「探求愛德華而不可得」的失落。

觀看《暮光之城》電影、小說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情境息息相關，顯示青少年接觸《暮光之城》的經驗，並非是在真空狀態下被動接受訊息，而是主動積極的與文本互動，嘗試尋找《暮光之城》文本中與她們日常生活、尋求之情感相契合之處，藉以暫時逃離一陳不變的校園生活與沉重的升學壓力，或者滿足青春少女對於愛情的渴望。換句話說，青少年主動選擇《暮光之城》，藉由《暮光之城》的「使用」，滿足個人心理與情感上的需求。

貳、「暮光迷」自我認同的建立：青少年開始重視文本詮釋

青少年從最初接觸《暮光之城》，透過《暮光之城》小說、電影尋求心理及情感上的滿足，到最後基於對《暮光之城》的認同而開始以「暮光迷」自居，展現出的是青少年和《暮光之城》文本在一個時間向度上的互動過程。

2008年12月，《暮光之城：無懼的愛》電影在台上映，隨即帶動暮光風潮。然而，隨著原著小說的完結，改編電影亦在2012年11月16日畫下終點，在這長達四年的期間，青少年對《暮光之城》的熱情隨時間起伏變動，顯示的不僅是《暮光之城》在青少年心中的意義，更影響了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身為「暮光迷」的身分認同。依照訪談資料的結果，研究者將受訪青少年分為三種類型的「暮光迷」：（1）現在仍然很喜歡《暮光之城》；（2）雖然仍喜歡《暮光之城》，但相較於過去，現在的態度趨於平淡；（3）現在已幾乎不再看《暮光之城》，但將其視為人人生長過程的重要階段，具有正面意義。

對於現在仍很喜歡《暮光之城》的青少女來說，過去的《暮光之城》是排遣她們心靈空虛的良藥，直到現在這份意義仍舊不變，她們時不時仍會花時間重新閱讀、觀賞《暮光之城》小說與電影，藉此得到新的感動，如同受訪者H（17歲）的告白：

對《暮光之城》的熱情永遠不會退散，我覺得他們電影是一個很棒的歷史，不管多大了，都還是會想要拿出來回味。如果以後結婚了，一定會逼自己的小孩看，以前有那麼好的電影，逼他們也要喜歡上。（受訪者H，17歲）

受訪者H是台灣「RobSten TW—羅伯派汀森克莉絲汀史都華 | 台灣後援論壇」創始人之一，因長期在網路上與《暮光之城》同好互動，故能維持對《暮光之城》的熱情至今。她強調，自己對《暮光之城》的喜歡有一種「延續感」，就算《暮光之城》已完結，還是可以透過對《暮光之城》作者撰寫的其他作品的支持、對電影演員主演的其他作品的支持，持續這份喜歡《暮光之城》的感情。對受訪者H來說，《暮光之城》在她心中永遠占有重要位置，只要看到小說、電影或是同好在網路上分享的影片，她隨時都能喚醒對《暮光之城》的熱愛心情。

進一步觀察這些對《暮光之城》抱持熱愛的暮光迷，會發現她們往往也是最嚴格界定「誰是真正的暮光迷」的一群人，因為過去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從事有關《暮光之城》的活動，讓她們產生一種類似於「優越感」的自我認同情緒，如受訪者H（17歲）回憶過去與其他同好的互動，常常會感覺到對方不如自己，不夠瞭解《暮光之城》：

（研究者：妳認為自己和其他喜歡《暮光之城》的人有什麼不同嗎？）我覺得我跟我同學不一樣，不知道耶，就看妳有沒有更深入的去……因為妳喜歡一個人，喜歡一種東西，就會想要更了解，比如說它是在什麼樣的狀況寫成的，這段涵義真的是什麼東西，不然就是如果真的是表面上這樣看，會說喔《暮光之城》就是愛情故事，很多人看就會說喔就愛情故事啊，西方版的瓊瑤，可是就是如果妳真的去網路上看，大家對它的評論，史蒂芬妮·梅爾說她那段是要表達什麼，感覺可以達到更好，不然我同學都會問我說，為什麼會忽然這樣？我就跟他們解釋。可能她們也喜歡故事的內容，可是沒有很深入，讓它進到自己的內心深處，所以就只會有像是「我喜歡」、「好書」、「愛德華好帥」，這種比較表面的評論……不知道怎麼講，感覺就是這個人是追這個東西很久還是剛接觸吧，我不會覺得剛接觸不好，就是慢慢來，我一開始也是這種狀態。（受訪者H，17歲）

受訪者H（17歲）以「對《暮光之城》的理解程度」區分自己與其他暮光迷的不同，對她來說，一個真正的暮光迷，必然對其文本有深入解讀，而非僅停留在對電影男主角的長相進行評論的層次。是故，對於那些「不夠了解《暮光之城》的人」，將《暮光之城》視為「西方版瓊瑤」的評價，她感到相當不以為然，由此反映出在暮光迷，尤其是以「真正的暮光迷」、「資深暮光迷」自許的青少女心中，對於《暮光之城》自有一套看法，而這正是她們身為暮光迷引以為豪之處。

由受訪者H的這段話，亦可看出青少女作為羅曼史讀者對於自身與文本進行互動的重視，對照先前所討論到的，青少女在「使用」《暮光之城》滿足個人心理、情感需求的過程中，相較於詮釋文本意義，會更專注於找尋文本與自身生活脈絡、情感的相契合之處，受訪者H的行為突顯了青少女開始重視《暮光之城》的文本內容，由此刻畫出一個漸進發展過程：從接觸文本、深入了解文本到一遍又一遍重複閱讀文本，青少女先是透過《暮光之城》尋求個人特殊目的的滿足，這個過程使她們對《暮光之城》產生高度好感，而這份對於《暮光之城》的好感進一步使青少女開始發展身為「暮光迷」的自我認同。此時的青少女重視與文本的互動，不僅基於自身所處時空脈絡對文本做出詮釋，更在意其他「暮光迷」、文本作者、評論家如何透過他們所處的文化背景，發表對文本的解讀。

同樣強調作為暮光迷對於文本進行的詮釋與解讀，受訪者L（24歲）看重的則是暮光迷具有的價值觀如何影響她與文本的互動。受訪者L強調自己擁有「理性愛情觀」，讓她能用較為客觀的方式來觀看《暮光之城》，而這正是她認為自己和其他暮光迷不一樣的原因，受訪者L說：

我比較不是那麼少女心的粉絲，如果要形容的話，她們是從「少女漫畫」那邊過來的，但我是從「少年漫畫」那裡出來的。我會覺得我比較客觀的在看，它〔《暮光之城》電影〕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覺得有不好的地方，我也會覺得它這邊就做得爛。比如說電影有一幕弄超爛，貝拉和愛德華分手，故意坐上小混混的機車，看到愛德華幻影出現在那邊對她說「貝拉不要這樣」，動畫合成你也合成的好一點，怎麼可以一個東西出現在半空中，我知道他們想表現什麼，但手法太不認真了。有少女心的人看，會比較一頭狂熱：「都很好都很好」、「對啊就是要看到幻影啊」之類的。鄰居高中小妹妹，或大一、大二那種小朋友，就很喜歡戀愛劇情，就很愛幻想。（受訪者L，24歲）

從受訪者H與受訪者L的經驗，不難看出當青少女由單純喜歡《暮光之城》到確認自己「暮光迷」的身分後，在產生自我認同並界定自己與他人差異的過程中，青少女開始強調對《暮光之城》文本的解讀，更提出個人所持「愛情觀」對於文本詮釋的影響，隱約帶出本研究接下來的討論重點，亦即青少女如何透過自

身價值觀與所處文化脈絡，肯定文本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觀點，抑或在文本明顯違背自身價值觀的情況下，與文本進行協商、抗拒式解讀。

相較於仍對《暮光之城》保持熱情的青少女，部分受訪者雖仍喜歡《暮光之城》，但比起過去的狂熱狀態，如今她們對於《暮光之城》的態度則趨於平淡。有別於仍熱愛《暮光之城》的暮光迷，透過對文本的理解或詮釋方式，決定誰是「真正的暮光迷」，這類青少女則以二分法，將自己定位為「冷靜派的暮光迷」，用以對比其他在他們眼中「不冷靜甚至有點瘋狂」的暮光迷。自許為理性暮光迷的青少女，常常使用「還好」、「就這樣」等字眼形容自己花費在《暮光之城》上的時間，或是《暮光之城》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上的影響。如受訪者E（21歲）與受訪者A（21歲）是這樣形容自己的：

我還好，沒像有些人那麼瘋狂，我是理性派的，喜歡就喜歡，但不會瘋狂追星，就買小說而已。（研究者：那妳會怎麼看那些，妳口中所謂的瘋狂粉絲？）那些非常瘋狂的粉絲，我會覺得她們很瘋狂很追星，但也不會說去鄙視。（受訪者E，21歲）

我還好，我身邊喜歡《暮光之城》的人都還蠻冷靜的，我們只有電影出來的時候很瘋狂，說一定要去看趕快去看這樣子，其他時間，看完電影後就「喔，就是這樣」，就還好。（研究者：那妳看到有些暮光迷會去買周邊商品或追星，妳會覺得？）那也太誇張，但也是謝謝她們〔的分享〕，我們才有這些男女主角私底下的照片，然後八卦才會愛去探討他們。（研究者：所以妳是覺得他們太誇張，但沒妨礙到妳所以沒關係？）對，我就冷眼看他們，就是覺得「喔，那堆神經病」。（受訪者A，21歲）

受訪者A（21歲）、受訪者E（21歲）皆為「理性暮光迷」的代表，而這些強調理性、冷靜的暮光迷，通常身邊聚集的也都是較為冷靜的同好，因為她們較無法接受「那些非理性暮光迷」。如同 Nash 與 Lahti（1999）指出，因喜愛《鐵達尼號》、迷戀電影男主角李奧納多·狄卡皮歐，而受到西方主流媒體批評的青少女，藉由澄清自己「雖然喜歡李奧納多，但絕不是『愚蠢無知的小女生』」所體現出的「防禦性策略」，「理性暮光迷」亦將自己與「那些非理性暮光迷」進行區隔。受訪者A與受訪者E以「瘋狂」、「誇張」、「神經病」等帶有負面意味的字眼，來形容其他相較於自己來說「並不是那麼冷靜」，會大量購買周邊商品甚至花時間追星的青少女，即是一種區隔自己與他者的策略。雖然在給予評論的同時，她們強調自己並非真的討厭、甚至有時相當感激那些瘋狂粉絲的存在，使《暮光之城》相關資源更易透過大眾媒介或網路等管道取得，但她們仍在彼此間畫出明顯界線，換句話說便是：「雖然我不討厭妳們，但我也也不想成為或被視為妳們

的一份子」。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 A 如何描繪自己和身邊同樣喜歡《暮光之城》，但表現出來的態度、行為卻都很冷靜的理性暮光迷，受訪者 A 舉例，她們往往只有在《暮光之城》最新一集電影上映時，會表現出對《暮光之城》的狂熱：互相邀約去看電影、看電影的當下沉浸在劇情中、看完電影後熱烈討論劇中的精彩片段等等。然而，一旦討論結束，心理情感得到該有的紓解後，她們便會馬上回歸日常生活。如研究者與受訪者 A 以下的對話，即體現了受訪者 A「放下書本、看完電影，立刻回到現實」的文本觀看經驗：

受訪者 A：我知道電影是電影，現實是現實。

研究者：所以妳就是，雖然在看的時候會很投入，但等妳看完的時候，妳就……？

受訪者 A：**馬上抽離，我真的馬上抽離……**這樣會太冷靜嗎？好吧我沒有馬上抽離，那就是會思考一下，看完書可能，比如《暮光之城》一本新書出來，妳就馬上，看大概兩天或一個晚上就把它看完，然後看完就想「**喔好甜蜜喔**」，然後就還是要去洗澡睡覺，就這樣，就洗澡睡覺了。

受訪者 A 所謂的「馬上抽離」，代表著《暮光之城》之於青少年的意義，僅是作為自身短暫逃避現實的工具，雖在觀看的過程中藉由幻想、替代等方式得到愛情等層面的滿足，但這份想像僅存在觀看文本的過程中，不會被投射到現實生活裡。換句話說，自許為「冷靜暮光迷」的青少年，在建立認同的過程中，再次證實了文本雖具工具性，但對部分青少年來說幾乎不具影響性。

第三類「暮光迷」雖已幾乎不再看《暮光之城》，但仍將其視為成長過程的一個重要階段，具有正面意義。受訪者 F（19 歲）的這段話體現了《暮光之城》在她心中已成過去的事實：

我不知道我是把那種依賴感封印起來還是怎樣，但在那之後就是在準備考試，狀況比較好，開始考試，考完到現在，如果不特別去想，不會特別去想到，沒有那種我無時無刻走在路上都會去想它的劇情、它的畫面。我以前那段時間會嘗試想讓電影或書本裡的畫面一直在我生活裡面，所以姑且發呆的時候都是在想那些，現在就不會，除非像這樣特別去回憶。現在就還是喜歡《暮光之城》，但就像是一個愛過的情人吧，但現在看到海報，還是會想到我現在有多喜歡，就像走過

一個熟悉的街角，會想起，但就是我已經走過去的感覺，但還是喜歡。
(受訪者F，19歲)

受訪者F(19歲)以「一個愛過的情人」比喻《暮光之城》，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F亦以懷念口吻回憶自己從高中時接觸《暮光之城》，依靠著對愛德華的喜愛作為寄託，藉以度過「考試考不好、身體狀況不好、一切都不順遂」的高三求學生涯，而這也是她人生中最著迷《暮光之城》的階段，隨著考上大學，現實生活情況好轉後，《暮光之城》不再是她人生的重心。但即便如此，對受訪者F來說，開始接觸與停止接觸《暮光之城》對她的人生皆具重要意義，前者強調青少年自主選擇文化產品以達成特定目的，後者則反映《暮光之城》陪伴青少年走過人生成長階段，象徵著青少年得以邁入人生另一階段，具有正面且重要的意義。

基於《暮光之城》男主角，吸血鬼愛德華對於受訪者F(19歲)具有的重要意義，受訪者F特別在訪談中提及自己與其他「暮光迷」的不同，而這亦可視作她對於「真正的暮光迷」的定義，亦即「真正的暮光迷」喜歡的應該是「吸血鬼」而不是「帥哥」：

我覺得她們都只是很喜歡帥哥，但我喜歡的是那個帥哥的特質。對我來講，他可以換另一個帥哥，他可能也可以不用那麼帥，他只要正常，該有眼睛就有眼睛之類的，可是他有這種特質，就會變成是像愛德華那樣，對我有同樣的功用。然後我就覺得她們就是喜歡帥哥，可是我覺得我喜歡的是跟現實不一樣的地方。(受訪者F，19歲)

受訪者F強調，「暮光迷」所應該喜愛的是吸血鬼愛德華的內涵而非外表，這樣的觀點類似於過去《鐵達尼號》熱潮下的青少年，宣稱她們之所以喜歡電影男主角李奧納多，是因為欣賞他出色的演技。透過強調李奧納多在戲劇表演上擁有的天賦比他帥氣的外表更吸引人，青少年試圖擺脫作為李奧納多迷被社會強制貼上的負面標籤，將批評留給那些「喜歡看帥哥」的粉絲(Nash & Lahti, 1999)。回顧12位受訪者對於自身身為暮光迷的自我認同，由受訪者H(18歲)、L(24歲)所代表的重度暮光迷；受訪者A(21歲)、E(21歲)所代表的理性暮光迷，到將《暮光之城》定位為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的受訪者F(19歲)，青少年嘗試區分自己與其他暮光迷是否有所不同的過程，實則亦是一個回應社會大眾如何看待、如何定義暮光迷的過程。雖然青少年在訪談過程中並未明確提及，她們是否對於外界看待暮光迷作為一種迷文化所抱持的嘲弄、負面評論感到困擾，但在劃分自己與他者的過程中，青少年描繪自己心目中「暮光迷」應有的理想型態，她們意識到且在意外界對於暮光迷的看法，而她們自己亦在無意或有意中，再現或試圖去抵抗、反駁外界強加在青少年暮光迷身上的各種評價。

第二節 《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與青少年真實愛情生活的形貌

第一節所討論的，是青少年如何在「校園生活」的時空脈絡下，「使用」《暮光之城》滿足個人心理與感情上的需求。在此階段中，青少年嘗試在《暮光之城》中尋找與自身生活、情感需求相契合之處，進而使《暮光之城》具有的「補救性」文化意義得以發揮。然而，從接觸到喜歡上《暮光之城》進而以「暮光迷」自許，青少年在重複觀看《暮光之城》的過程中，越發重視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詮釋文本，而這個文本詮釋的過程，必然涉及閱聽人所處時空脈絡及其「價值觀」。

《暮光之城》以浪漫愛作為故事核心主旨，從青少年的觀看經驗以及建立身為「暮光迷」認同的過程中，男主角愛德華儼然成為渴望愛情的青少年心目中的「神」，也就是滿足愛情幻想的最佳對象，而青少年在針對《暮光之城》所進行的初步解讀，亦顯示其解讀過程，實則受到青少年自身價值觀，特別是愛情觀的影響，使同樣一段劇情對青少年產生的詮釋結果與意義各不相同。於是，本節所要探討的是受訪者對於《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感受，透過青少年解讀浪漫愛的方式，勾勒出青少年對於浪漫愛想像的形貌。

壹、青少年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感受

《暮光之城》講述了一段發生在吸血鬼與人類女孩間的浪漫愛情，在作者史蒂芬妮·梅爾的安排下，吸血鬼愛德華的一舉一動無不使青少年感受到來自戀人的愛意，然而，縱使是「好吸血鬼」愛德華，亦不時展現出自我壓抑、陰鬱等負面狀態，突顯出一場浪漫戀情，擁有的不只是浪漫溫馨，亦可能隱藏陰暗危機。以下，研究者將以《暮光之城》為試紙，檢測青少年對浪漫愛的想像。

一、如何展開一段浪漫愛：「命中注定」與「一見鍾情」是關鍵

「當你可以永生不死，你該為什麼而活？」漫長的生命歲月，消磨了吸血鬼愛德華對於生存的熱情，而女主角貝拉的出現，正如一道治癒的光，點亮了他的生命，更成就一段浪漫唯美的戀情。愛德華和貝拉為何會喜歡上彼此？青少年的回答顯示一段浪漫愛情的展開，「命中注定」與「一見鍾情」是關鍵。

愛德華和貝拉的相愛就像是一場命中注定，因為他們都是彼此特別的存在，所以注定要在一起。茫茫人海中，為何只有貝拉血液的氣味對愛德華有致命吸引力？愛德華讀取他人想法的特殊能力又為何只對貝拉失效？貝拉廣受男同學的喜愛，身邊不乏追求者，為何僅是在餐廳不經意與愛德華四目相接，就對他產生高度好感？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他們能在相遇的瞬間愛上彼此。受訪者 F（19 歲）

形容貝拉就像是被設計好，注定「是愛德華的人」，因為只有貝拉，愛德華聽不到她在想些什麼，而當他們在相遇的瞬間意識到對方的與眾不同，就像是按下了相愛的開關鍵，啪的一聲，兩人就這樣愛上了對方。

因為感覺到對方之於自己的特殊性而愛上彼此，顯示青少年的愛情觀中，「命中注定」、「宿命」對於男女從發展到維持一段浪漫感情的重要性。受訪者E（21歲）回憶《暮光之城》男女主角第一次見面的場景，認為這一幕體現了她對「命中注定要相愛」的浪漫想像：「在餐廳，愛德華一直看著貝拉，明明有很多女生喜歡他，可是愛德華就沒有多看她們一眼。」

帶有宿命色彩的愛情，使男女雙方初次見面便彼此吸引、相互仰慕，不需要一段時間來了解彼此，因為他們天生注定要成為一對。對青少年來說，這種感覺就像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會遇到很多人，但就是只會對某個「被注定的對象」有感覺，而這個人也一定最適合自己，能夠長長久久在一起，受訪者F（19歲）的這段話體現了這個觀點：

我還滿相信緣分的耶，我覺得就是緣份吧，可是也可能是因為愛德華聽不到貝拉在想什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如果我是貝拉的話，我知道他可以聽到所有人的聲音就是聽不到我的，我會覺得在愛情裡面很有信心，我會覺得我是對的人，他就是我對的人，然後就會很認真的去經營，遇到困難就會解決，不會想說喔那你一定是錯的人我們不適合，因為我覺得我就是那種遇到困難，我就會覺得那就是我們個性不合嘛，然後就會想要放棄，但這好像不是一個很對的態度，所以如果可以遇到這種會讓我覺得我們就是注定要在一起，那我就會很認真去解決問題。
(受訪者F, 19歲)

受訪者F提出傳統中國文化看待人際關係的一個概念：「緣分」，指涉一種前生註定的關係，發生在相愛的兩人之間，則代表一種宿命愛情觀，將愛情的發生歸因於非個人所能控制的外部因素，暗示著愛情具有一種難以抵抗的力量，這份力量可能使當事人失去對自身命運的控制，甚至無法對墜入情網的後果負責。

對青少年來說，愛德華和貝拉的結合是命運之神浪漫的安排，而他們在相遇的瞬間愛上彼此，則帶出青少年對「一見鍾情」，浪漫愛另一重要元素的討論。甫相遇的兩人，為何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墜入情網，緊接著便發展到生死相許，不能沒有對方的狀態？受訪者C（22歲）回想《暮光之城》男女主角從相識到決定在一起的過程，得到了這樣的發現：

我覺得他們一見鍾情的成分太高，因為在電影裡他們其實沒有太多「一般的互動」，比如說兩個人出去玩得很開心，或是談話談得很開心，比較沒有提到像這種一般情侶生活化的部分，所以看完也不知道他們個性合不合。

一般情侶在決定交往期前，通常都會透過聊天、兩人單獨出遊等方式確認彼此個性是否合適、是否擁有共同興趣等等，但這些基本的互動卻無法在愛德華和貝拉身上看見。受訪者 C 據此推論：在命運安排下，愛德華與貝拉因一見鍾情而墜入情網，一股莫名的吸引力開始強烈運作，就像是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動著兩人發展一段感情關係，結果便是個性適不適合、是否擁有共同話題等一般情侶交往期前會考慮的要素，對於一見鍾情的男女來說一點也不重要，因為一見鍾情預設一種沒有道理、說不出原因就莫名喜歡上對方的感覺。

愛德華與貝拉透過「第一眼」進行無言的溝通，是對另一人特質的直覺認知，也是一個被吸引的過程。在詮釋愛德華與貝拉相愛原因的過程中，青少年將「一見鍾情」與「命中注定」兩個概念做了緊密扣連：「命中注定」是因，讓兩人得以透過「一見鍾情」的方式相愛，從而發展出一段浪漫的戀情。此外，在青少年想像的浪漫愛情中，一見鍾情擁有的影響力遠遠凌駕於其他促使人們墜入愛河的因素，由此延伸出一種相愛不需要理由的概念，就算愛德華和貝拉兩人沒有共同興趣，個性天差地遠，也不妨礙他們相愛相守一輩子。

二、浪漫愛情的延續：戀人間平等地位的追求

《暮光之城》女主角貝拉曾對愛德華說：「每個女孩都有夢想」，而她的夢想就是變成吸血鬼，「永遠和愛德華在一起」。貝拉積極希望由人類轉變為吸血鬼，體現了浪漫愛對自我實現及追求個人幸福的重視，即便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受到旁人反對，仍堅持己見直至與戀人獲得幸福的那天。在青少年的愛情觀中，貝拉自從確認與愛德華的戀人關係後，便積極希望變成吸血鬼，反映出貝拉對維持這段跨物種愛情付出的努力——正因為對兩人的未來做了長遠考慮，才會渴望變成吸血鬼，以對等的方式和戀人相處，兩人也才有機會相愛到永遠。

貝拉為何非得變成吸血鬼不可，青少年認為有兩個理由：其一是不希望一直處於被保護的弱勢地位，其二是不希望自己隨著年齡增長逐漸老去，戀人卻青春永駐。吸血鬼愛德華是個象徵，代表著一個擁有高社經地位、體能條件優於常人、年輕帥氣且駐顏有術的男子，對青少年而言，思考貝拉希望變成吸血鬼的理由，反映的其實是青少年對於和「各方面條件都比自己優秀」的戀人談戀愛的隱憂：當妳有幸得到條件如此優異的情人，往往會擔心自己是否「配不上」對方，久而久之便對這段感情失去「安全感」，而這也正是浪漫愛強調「地位平等」的原因。

傳統社會觀念中，女性在愛情裡較常表現出被動姿態，亦即「男性去愛，女性被愛，女性被動的等待一個愛她的男人來提供照顧、保護、呵護。」(林芳玫，2006)然而，就現代青少年看來，相愛中的一方不該長期處於單方面被照顧、被保護的狀態，否則將不利於戀愛的永久經營。受訪者 D (21 歲) 的說法展現了她在看待「女性應該被男性保護」此一命題上的態度轉變：

貝拉之前一直快被弄死掉，她就覺得自己沒辦法幫什麼忙還一直添麻煩，所以她就想要變強……其實一開始我比較喜歡〔貝拉被愛德華保護〕這種劇情，我喜歡它可以傳遞出一種真愛的感覺，但後來劇情就這樣，貝拉一定得變吸血鬼，不然她就會死掉，所以我也不會很排斥這樣的劇情。(受訪者 D, 21 歲)

「被情人保護」雖浪漫，但長久下來卻不利浪漫關係的發展。如受訪者 C (22 歲) 便明確指出，變成吸血鬼是貝拉「配得上」愛德華的關鍵因素，因為唯有變成吸血鬼，貝拉才能擁有與愛德華對等的身分地位；反之若貝拉一直處於被保護的位置，久了必定會產生一種自己在拖累愛德華的負面情緒，久而久之便會對這段感情缺乏「安全感」，深怕自己被拋棄。而受訪者 E (21 歲) 亦以《暮光之城》第二集的劇情為例，證明貝拉變成吸血鬼對維繫兩人戀情的好處：在《暮光之城》第二集的開頭，原本愛德華家人開心的在為貝拉慶生，沒想到貝拉在拆禮物包裝時不小心割破手指，喚起愛德華兄長賈斯伯對血的渴望，貝拉遭到賈斯伯攻擊，原本開心的慶生會最終以混亂收場，愛德華的姐姐羅絲莉也因此更不喜歡貝拉。受訪者 E 認為，上述意外突顯了貝拉的脆弱，如果連拆禮物這種小事都可能導致貝拉的生命危險，身為貝拉保護人的愛德華必將隨時處於精神緊繃狀態，再加上家族成員裡有人不支持自己和貝拉在一起，這樣下去愛德華總有一天會對這段感情感到疲憊。

然而，相較於能力差異導致的地位不平等，青少年更害怕的其實是自己與戀人在壽命、年齡上的不對等：當自己年華老去，身為吸血鬼的戀人卻永遠年輕美麗；或者自己比戀人早一步離開人世，永生的戀人又該怎麼辦？像是受訪者 A (21 歲) 便說出了她的擔憂與質疑：

愛德華對貝拉說，就算妳變老我也會跟妳在一起，怎麼可能？那死了之後怎麼辦，你是不是會尋找下一個？貝拉當然希望能生生世世跟愛德華在一起，愛的那麼深那麼濃的時候誰不這樣希望？(受訪者 A, 21 歲)

即便深受愛德華與貝拉的浪漫戀情感動，受訪者 A 卻不相信當貝拉變成七老八十的婦人時，永遠停留在十七歲的愛德華仍會愛她如初，其中除了反映受訪者

A較為實際的愛情觀，也點出青少年對於外貌的重視：如果與戀人在外表美醜上相差太多，即使戀人不在意，自己也無法不去在意。是故如受訪者I（17歲）亦在訪談中提到：「女生都不會想要另一半看到自己醜陋的一面吧？」受訪者I試圖想像貝拉年老後滿臉皺紋的樣子，雖然愛德華還是一樣愛她，但她認為貝拉心理應該會不好受：「當我變得又老又醜，怎麼配得上如天神般俊美的愛德華？」

除了外貌，男女在年齡差距上也是問題。如受訪者F（19歲）將自己與男朋友的關係投射在愛德華和貝拉身上，認為女方年紀比男友大讓她很有壓力，甚至讓她產生一種「自己正在以比男友快的速度老去」的感覺：

我不知道外國怎樣，可是女生不都會很在意跟對方的年齡差距？

像我比我男朋友大了兩個月，我就覺得我很老……貝拉看著愛德華，然後一年一年變得比愛德華身體年齡還要老，我覺得應該會有壓力。

正因想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另一半，與對方站在對等位置談戀愛，青少年認同貝拉對於變成吸血鬼的堅持，而「變成吸血鬼」也因此象徵著女性地位以及自我能力的提升，反映新時代女性的愛情觀：面對愛情，女性應以「積極爭取」取代「被動接受」，且愛情也應包含自我實現。受訪者B（19歲）的這段話體現了這個觀點：

〔貝拉從人類轉變為吸血鬼〕那不是變成怪物，因為妳身為人太脆弱，沒辦法永遠活下去，可是妳真的遇到這個人，妳有機會跟他永遠在一起，有機會讓他不擔心，那何不呢？（受訪者B，19歲）

在貝拉勇於追求夢想，以期能與戀人長久交往的過程中，青少年觀察到貝拉具有的「柔弱」及「堅強」兩種女性形象；而貝拉渴望由人類轉變為吸血鬼，亦突顯與戀人站在同地位，對戀情能否長久經營的影響性；青少年渴望與戀人擁有對等條件，不願只是被動的接受戀人保護，更希望有能力保護自己甚至保護所愛的另一半；不願只是被動的老去，更希望與戀人在外表上更加匹配。

三、「永恆愛情」是浪漫愛夢幻的極致境界

貝拉渴望變成吸血鬼與愛德華永世相守，點出了浪漫愛對於永恆的追求。打著「只有吸血鬼，可以永遠愛妳」的標語，《暮光之城》將吸血鬼的不朽與永恆之愛劃上等號。然而，青少年雖嚮往永恆的愛情，對永恆之愛存在與否卻多持保留態度，顯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使青少年寧願把握現階段的浪漫，對於多變的未來則不願去多想。

(一)「找到生命中的愛德華」：青少女體現「永恆愛情」的行動典型

歐美羅曼史的最大特色是對幸福的許諾，結局幾乎沒有例外的是男女主角有情人終成眷屬，「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直到永遠」。永恆愛情的概念，對青少女而言並不陌生，但在嚮往的同時，青少往往也懷疑永恆之愛是否真能在現實世界中實踐。例如受訪者 I (17 歲) 在抒發自己對永恆之愛的嚮往時是這麼說的：

大部分的人都會嚮往的吧，畢竟妳那麼深愛一個人，當然會希望能跟他長長久久，白頭偕老。我會希望，但是機率應該還滿小的，被一些偶像劇影響，被灌輸一些觀念，拜託怎麼會永遠在一起。(受訪者 I，17 歲)

之所以認為永恆之愛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受訪者 I 承認是受到台灣偶像劇的影響，在她的認知裡，台灣偶像劇總是在灌輸一種即使戀情發展再怎麼順利，中間也一定會有人搞破壞的概念，而一旦看似完美的戀情遭到第三者的插足，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她不相信真有情侶可以永遠在一起。

「人是很善變的，我說我永遠愛你，但我不敢保證有天我當上媽媽帶著小孩，還會說我永遠愛著羅伯·派丁森。」受訪者 H (17 歲) 嚮往永恆的愛情，但認為一般人很難實現，至少她自己就無法做到像愛德華或是貝拉那樣，她說：「我覺得自己好像沒那麼偉大，可以愛你愛到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是你，我覺得我沒那麼厲害。」她認為或許只有吸血鬼能夠實踐永恆之愛，「人類的心跟他們可能不同構造吧？」。

受訪者 B (19 歲) 嚮往並深信永恆愛情的存在，但與交往兩年的男友分手，讓她受到很大的打擊，她說：「我一直相信相愛的兩個人會一輩子在一起，所以從來沒想過會分手。」受訪者 B 在與男友分手的經驗中，體會到現實的無常，有太多複雜因素使人們無法全心為愛付出，最終導致相愛的人離異。現實的殘酷突顯了永恆之愛的難能可貴，但受訪者 B 仍堅信永恆愛情的存在：「**只要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愛德華，願意為了他全心全意去付出，就能夠愛他很久很久。**」

永恆之愛為何只有在另一半是吸血鬼時才得以成真？青少女將愛德華與她們認知中的現實男性做比較，發現除了永生不朽外，愛德華還擁有許多優點，而正是這些優點使永恆成為可能。例如受訪者 L (24 歲) 認為，吸血鬼代表「永恆」與「專一」，當吸血鬼愛上妳，妳「就像是他賴以維生的東西」，因為「人不能不吃飯，不吃飯就會死」，所以和他交往妳可以很安心，不用擔心遭到背叛，即使兩人在一起共度千年時光，他還是會愛妳如昔，一輩子將妳視作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說到這邊，受訪者 L 有感而發：「**吸血鬼這些特質放在女生身上好**

像也不奇怪，可是放在男生身上就補足了我們對男生的某種批判，突顯了他們某些缺陷。」

而在受訪者 F (19 歲) 的解讀中，貝拉和愛德華的戀情能夠長久，最重要的是愛德華知道自己在愛情中追求的是什麼，其中亦隱含對現實男性的批評：

愛德華已經活那麼久，所以他會知道自己要什麼。現實中的人，現實中的男生好了，他可能交往一段時間就會說這不是我要的，這時候妳又能說什麼呢？而且他又處於一個心智很穩定的狀態，如果在這種狀態下那個女生就是他要的，那就可以遇見一個永恆的愛情——他選定的妳就是永恆，會一直喜歡下去。（受訪者 F，19 歲）

青少年在觀看《暮光之城》中，反思永恆愛情的意義，進而帶出對現實男性的批判以及與吸血鬼談戀愛的推崇，此過程呼應萊特（1975）對於「通俗文學中的神話」所做的討論。青少年以吸血鬼對比現實中的男性，質疑現代男性「用情不專」、「對於愛情缺乏深思熟慮」，而《暮光之城》所講述的永恆愛情神話，正提供一種行動典型，而這種行動典型是可以改善現狀的。如受訪者 B 所言，「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愛德華，就能夠愛他很久很久」，正代表著一種行動典型，雖然青少年並不一定會在現實生活中採取這種行動模式，但它的存在帶給青少年希望與慰藉，即便現實中的矛盾與問題依舊存在，至少讓青少年得以與矛盾共存。

（二）青少年重視「當下」，抗拒「永恆愛情」象徵的縹緲「未來」

《暮光之城》所描繪的永恆愛情，是浪漫愛高遠而理想的境界，但相較於在《暮光之城》中找到「行動典型」的青少年，亦有青少年認為，永恆之愛象徵一種「縹緲虛幻的愛情幻想」，因過於理想反倒顯得不切實際。如受訪者 C (22 歲) 便在訪談中提到，她相信現實中可以有人一直愛著自己，但這與《暮光之城》所強調的永恆愛情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我相信現實生活中應該是有人可以一直愛妳的，可是這跟愛情小說、偶像劇表達出來的感覺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永恆的愛這種字感覺比較是出現在小說裡面，電影或偶像劇表達出來的感覺，可是我覺得那把它談得太過於美好……這麼夢幻美好的感覺，太過不實際了。（研究者：所以在看小說的時候，妳會特別去注意永恆的愛情對愛德華和貝拉的意義嗎？）還好，這不是我care的點。（受訪者 C，22 歲）

由受訪者 C 所說的這段話可以看出，青少年並非不相信或拒絕接受「和所愛的人一輩子在一起」，她們不認同的是《暮光之城》體現的愛情觀過度以浪漫作包裝，反倒忽略了愛情無法脫離現實存在。舉例來說，比起男女主角感人肺腑

的山盟海誓，她們更希望看到的是愛德華與貝拉如何在生活瑣事中，展現對彼此的愛，這樣的愛情才有真實感，也才能對應到現實生活中。

受訪者 C 希望能將《暮光之城》中描寫的愛情對應到現實，暗示青少年在觀看文本的過程中，無意識的將《暮光之城》視為自己「愛情的參考書」，又或者預設愛情小說、電影應具有一種教學功能，使其讀者能在閱讀過程中學習到與戀愛相關的知識。而受訪者 C 對永恆之愛的詮釋，展現了青少年觀看「戀愛參考書」的方式：基於過去觀看愛情小說、電影的經驗，受訪者已預設自己無法藉由《暮光之城》滿足她對永恆愛情概念的「學習熱忱」，是故當她在觀看文本時，與此部分相關的描述並非她的閱讀重點，她期待在《暮光之城》中找到其他具有參考價值的愛情概念敘述。

永恆之愛崇高而虛幻，是故比起去思考如何在現實中體現永恆愛情的概念，部分青少年選擇將這些拋諸腦後，以「把握當下」取代對於「永恆之愛」的追求。如受訪者 A (21 歲) 指出，雖然吸血鬼預設了「永恆」與「專一」的愛情信念，但一起生活了幾千年，誰能保證愛德華與貝拉不會有對彼此厭煩的一天？但她也不因此而感到失落：「或許愛德華和貝拉之後會分開，可是他們現在很幸福就好，畢竟幾千年後的事情我們也不能確定。」

受訪者 D (21 歲) 亦有類似看法，她認為「《暮光之城》把吸血鬼設定的好像一輩子就只愛一個人，這個設定比吸血鬼可以愛貝拉愛一輩子重要」。「專情」是青少年愛情想像中，維繫一段感情最基本的要素，意味著對戀人的絕對忠誠與不背叛。然而，在充滿意外與風險的現實世界中，即便兩人忠誠以待，也不意味著就能與對方在一起一輩子，是故與其為了還沒發生的未來擔憂，不如好好把握當下，現階段與戀人過得甜蜜開心就好，未來的事就交由命運決定。

不求永生相守，但求在相愛的時光中兩人只屬於彼此。對身處後現代社會的青少年來說，愛情的理想與否與交往時間長度無關，她們重視愛情的品質，享受在戀愛過程中的歡愉感，是故永恆之愛雖是浪漫愛的理想境界，但並不是實踐浪漫愛的唯一形式，像是受訪者 E (21 歲) 與受訪者 G (16 歲) 皆提及，永恆之愛若成真，說不定是弊多於利：

「這樣壓力應該滿大的，如果我沒有愛他那麼久怎麼辦？」受訪者 E (21 歲) 想像戀人承諾要與自己永生永世不分離的畫面，非但不覺得甜蜜，反而覺得沉重，因為她認為和戀人交往「十年就很久了，更何況一千年」。而受訪者 G (16 歲) 則認為，就算再怎麼愛對方，和另一半朝夕相處幾百、幾千年「感覺很恐怖，會膩，可能每天跟愛德華乾瞪眼，不知道要幹嘛。」

後現代社會下的愛情觀具有易變性與享樂性，青少年享受戀愛「當下」被愛的感覺，但不輕易對「未來」做出承諾，因為現今社會亦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可能妳與戀人彼此相愛，卻因為無法抗拒的外在因素被迫分離；又或者對方仍然深愛著妳，但妳對他早已熱情不在。《暮光之城》嘗試製造完美無缺的愛情幻境，青少年則以自身愛情觀作為閱讀位置，以相反態度觀看《暮光之城》中對於永恆愛情的敘述，進行而成 Hall 所稱的抗拒式解讀（resistant reading），顛覆文本主控意識形態，提出批判性的意義。

《暮光之城》將吸血鬼與永恆之愛進行連結，青少年在愛德華身上看到現今吸血鬼愛情神話的重要概念：只要妳願意付出真心，必能得到對方全心全意的回報，成就一段不朽的浪漫戀情。對青少年來說，愛德華代表著「專情」，一旦認定妳是他尋覓的對象，這場戀情將持續到永遠。然而，相較於現實世界的多變與不確定，吸血鬼強調的永恆愛情反而因為過於完美，使青少年在嚮往的同時為之退卻：部分青少年積極把握當下，對於無法預測的未來不願多想；部分青少年則放棄對永恆之愛的追求，只要有生之年，與戀人開開心心在一起便已足夠，如同受訪者 F（19 歲）對於永恆之愛的定義：

我們不可能一直活下去，可是如果在離開人世的時候都還是一直這樣喜歡著對方，我就會覺得雖然身體已經化為塵土，但是那種愛情就是永恆的，永恆的愛情就會永恆下去。（受訪者 F，19 歲）

四、浪漫愛之中的「性」

真正浪漫的愛情應是「唯靈論」抑或「靈肉合一」？直至現今仍是學者討論的重要議題。《暮光之城》所描繪的浪漫愛，重視戀人間的精神交流大於肉體結合，是故在原著小說中，貝拉多次希望能和愛德華發生親密關係，但愛德華總是拒絕，貝拉在多次委身失敗後只好無奈的表示：「以吸血鬼而言，你的道德感強的很奇怪。」

青少年如何解讀「愛德華拒絕與貝拉發生親密關係」？站在男方的角度想，青少年認為愛德華拒絕貝拉，體現的是他對於戀人的保護與尊重，值得時下男性學習。然而，進一步思考，青少年意識到《暮光之城》對「婚前性行為」的重視，實則反映社會主流價值對女性的壓迫，而貝拉的主動求歡，反而彰顯了女性的性自主，展現出新時代女性在愛情中的主動地位。

(一)「保守的性」象徵著對女性的保護

對於陷入熱戀階段的情侶來說，發展親密關係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吸血鬼愛德華卻不這麼想：他斷然拒絕女友的求歡，甚至強調親密關係應在婚後才能發生。愛德華拒絕與貝拉發生親密行為，使青少年查覺愛德華與「自己生活周遭的男性」不同的一面，因而更加欣賞愛德華。例如受訪者A（21歲）指出，愛德華「就是因為這一點跟一般人認定的男性不一樣，跟生活中的男性不一樣。」雖然受訪者A過去未曾交過男朋友，但在她的既有認知中，男性即使不主動，也一定不會拒絕女朋友的投懷送抱，況且愛情往往伴隨著欲望，當兩人的愛情發展到一個階段，親密關係的發生無可厚非，所以她對於愛德華保守的性觀念其實有些驚訝，但也因此覺得他真的很特別。

青少年想像中的男性，對於性多半是衝動且缺乏自制力的。例如受訪者I（17歲）受到言情小說與偶像劇的影響，對男性抱持不信任態度，認為現代男性多半用情不專，追求肉體欲望而非精神交流，她質疑：「現在的人有可能嗎？現代的人應該就直接撲上去了吧？」受訪者E（21歲）亦有類似看法，她認為除非是有宗教信仰的男性，否則應該不可能展現如此高的性道德觀。而目前就讀高中的受訪者H（17歲）則因回想起國中時期，同班同學對與性有關的話題都很好奇，男同學更曾聚集在教室內播放A片，她因此推斷，男性尤其是正處於血氣方剛階段的青春男性，面對女友求歡的反應比較可能是「正合我意，那就來吧！」而非像愛德華一樣抗拒的了愛人的誘惑。

青少年將愛德華與現實中的男性進行比對，她們認為在性觀念日趨開放的社會中，男性對於「性」往往是積極而衝動的，但她們並不因此對《暮光之城》所呈現的性論述真實產生質疑，反而傾向將愛德華所展現出的性觀念視為一種值得現代男性學習的美德，體現了女性在幻想層次對男性所做的道德呼求。受訪者I（17歲）說：

他們如果真的有什麼，對另外一方會造成生命的危險，所以我覺得還是在保護貝拉。保守是一定的，可是生命危險真的很重要，真的是關心，有加分到。說不定愛德華也不是那麼保守，可是基於要顧及對方的生命危險，所以就算再怎麼想也要抑制住，克制住自己；也說不定真的有保守，但是更重要的是會危及到貝拉的生命危險，所以愛德華做了這樣的決定。（受訪者I，17歲）

愛德華深怕因為自己的力氣太大，在親熱過程中傷害到貝拉，寧願痛苦的克制貝拉對自己的吸引力，也不願做出任何可能危害到貝拉的事。透過「力氣大」這個吸血鬼特質，浪漫愛的重要概念得以被放大呈現在青少年眼前：相較於肉體

結合產生的激情歡愉，為了愛人所做的堅持與隱忍，不論如何都不能傷害對方的心情，才是真正的浪漫，才是真正的愛情。而「性行為」也因此成為一種暗喻，就像是伊甸園中的蘋果，一旦無法抗拒誘惑將它吃下，則可能為女性帶來傷害、為戀人之間的關係帶來無法預知的變化，最終甚至可能導致生命的消亡。青少年在訪談中一再提及一個觀念，即愛德華拒絕和貝拉發生親密行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會傷害她、對她的性命產生威脅」，顯示在青少年的認知中，「性」已然和「死亡」畫上等號，貝拉渴望與愛德華發生性行為，也因此被視為一種不明智的作法；而當「性」直接等同於「死亡」，則更加彰顯了「女性貞操」的重要：唯有保持「純潔」，戀人間的關係才有可能邁向「永恆」的未來。受訪者 B（17歲）的說法呼應了這個觀點：

真的有很多考量，第一他不知道他會傷害她多少，也不知道他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覺得在好好思考，在什麼都詳細安排前真的不要太越線是很好的，而且因為沒有越過那條所以他們才會多了很多朦朧的美，像我覺得貝拉就有點小女孩太衝動了，當一起度過很多，真的最愛的時候發生的話那不是最好嗎？（受訪者B，17歲）

相愛的兩人若能一同成長，在困境中攜手前進，最終體驗的親密關係將帶給兩人更大的滿足，且不只是肉體，更會是心靈層面的滿足，而屆時自然也將達成浪漫愛所謂的「靈肉合一」狀態。受訪者 B 的看法顯示青少年在解讀《暮光之城》時，雖將「性」與「死亡」視為同義詞，卻也並未將「性行為」妖魔化或打上負面標籤，相反的，當貝拉由脆弱的人類轉變為和愛德華一樣強壯的吸血鬼，「在對的時間」發生的性，則能使戀人間的關係更加穩固，從而得到「靈魂—情感—性欲」三方面的圓滿狀態。

（二）反被動為主動，女性亦有權利滿足自己的性需求

青少年認為，愛德華基於保護貝拉的理由，堅持不和她發生親密關係，毋庸置疑是一種浪漫愛情的展現，因為當一個人可以為了他人違背自己的情欲，違背自己想做的事情時，就代表他真正的很愛對方，肯為了對方著想。然而，青少年的認同，是否代表她們也和愛德華一樣，對「性」採取保守的看法？從受訪者 F（19歲）的這段話可看出些許端倪：

我覺得愛德華拒絕的有點久，就覺得很煩，可是我本來就知道他們會在一起，就會覺得他們發生〔性行為〕也沒關係，我會覺得可以趕快跳過嘛之類的。我知道他是為了保護她然後為了自己的一些堅持，而且我會覺得這些堅持是好的啊，可是我在看的時候都會覺得可以趕快跳過嗎？我想趕快看比較浪漫的那一段。（受訪者F，19歲）

因為「知道最後會在一起，所以發生性行為也沒關係」，受訪者 F 認為性行為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是和決定要相守一輩子的人才能進行的行為，而「結婚」便是「最後會在一起」的一種證明形式，是故受訪者 F 堅決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婚前性行為」，雖然她也會對性感到好奇，會對自己愛的人產生渴望，但她希望這時候她的另一半能跳出來嚴厲拒絕她，「就像愛德華對貝拉做的一樣」。

在《暮光之城》中，貝拉自從與愛德華成為戀人後，便不斷要求與愛德華發生親密關係，但這項要求直到兩人結婚後才得以實現。愛德華堅持不與貝拉發生「婚前性行為」，對社會現狀及其主流價值觀展現了支持與肯定的態度。透過愛德華，作者史蒂芬妮·梅爾再現了美國摩門教的貞操守則¹⁴，亦即「絕不可以發生婚前性行為，除非與對方論及婚嫁」，這正好呼應東方傳統社會看待性的方式：

我個人是還蠻保守的，我覺得應該要婚後才……婚前不應該，我覺得女生還是要有矜持。（受訪者 I，17 歲）

我覺得女生如果太過於「那個」的話也不適當，因為畢竟還是女生，所以我覺得可能偶爾想一下就好，不要說真的……不要太過於超過。可能是美國的文化比較開放，所以我覺得貝拉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亞洲比歐美要保守。（受訪者 J，17 歲）

在父權社會的權力制度下，女性對於「性」的態度應是保守而被動的，雖然隨著時代演進，感官需求抬頭，性愛在愛情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根據台灣行政院衛生署統計，青少年婚前性行為在 2000 年為 13.9%，少女 10.4%；但到了 2006 年，由台灣婦產科身心醫學會公布的調查卻顯示，台灣年輕人初次性行為年齡正急速下降，在 15 至 19 歲的高中生中，平均每五人即有一人有性經驗（雷靜梅，無年代）；而在 2012 年，由台中市「張老師」針對 2218 名 12 至 18 歲的國、高中學生進行的性行為態度調查¹⁵，更可發現到有 35.62% 的青少年認為，「若為滿足生理需求，青少年可發生婚前性行為」、41.27% 認為「戀愛中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有助戀情提升」（蔡智銘，2012 年 07 月 27 日）。

上述調查結果反映女性貞操觀念受到社會控制的現象，已逐漸鬆綁，而女性主義者倡導情欲自主，也逐漸產生功效，使女性對於性的渴望不再壓抑。然而，從受訪者的回答中仍可察覺傳統社會價值對青少年的影響。青少年承認自己「很保守」，也注意到這份保守源自於從小生長的社會脈絡，而她們因為無法脫離這個社會脈絡，即便對性感到好奇或有需求，也只能暗自忍耐。

¹⁴ 《暮光之城》作者史蒂芬妮·梅爾出生於信奉摩門教的家族，高中畢業後進入摩門教聖地，鹽湖城的楊百翰大學就讀。她堅守摩門教戒律，不抽菸不喝酒，不看限制級電影。

¹⁵ 台中市「張老師」針對 2218 名 12 歲至 18 歲的國、高中學生進行性行為態度調查，其中男生 1260 人、女生 935 人。

面對父系社會的保守價值觀，部分青少年選擇接受，但亦有青少年勇於衝破主流價值對於女性的壓迫，透過女性性自主權利的重新掌握，展現對於性、對於愛情的主動性：

如果妳面對一個道德感高的這麼奇怪的人，是誰都會想要試試看，能不能打破他的禁忌吧？……貝拉讓我看到女主角除了一直不斷被救之外，她自己有努力想要做什麼事情。這樣是展現她勇往直前的一面吧，這種感覺。（受訪者L，24歲）

受訪者L（24歲）認同貝拉對性的渴望，因為她認為這是女性應有的權利。在貝拉主動向愛德華要求發生關係的過程中，她看到女性面對性需求所展現的積極態度，彰顯了女性地位的提升，性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人亦有權享受性愛的歡愉；而在一段愛情關係中，女性更可反被動為主動，而非事事由男性主導。

青少年認同女性的性自主權，但也不忘強調「安全性行為」的概念，如受訪者D（21歲）指出，在《暮光之城》第四集，貝拉與愛德華初次發生親密關係沒多久，隨後就發現自己懷孕了，她認為這是在變相提醒青少年，女性有享受性愛的權利，但也要記得「保護好自己」：

（研究者：如果妳是貝拉，也會主動向愛德華要求發生關係嗎？）
可能會吧，不過我可能不會想到自己會懷孕之類的，她好扯……我不會在年紀這麼小的時候就發生〔性行為〕，不然大點是可以接受。我覺得那是那個賺錢吧，可能妳要是怎麼樣了的話，有小孩的話，那怎麼辦？妳不會工作，妳十幾歲而已，又沒有讀大學，那怎麼辦，至少要大學以後啦。（受訪者D，21歲）

透過愛德華對「婚前性行為」的抗拒，《暮光之城》再現了父權社會的主流價值，促使青少年開始思考東方傳統價值觀對於女性性觀念的影響與壓迫，而貝拉主動向愛德華求歡的行為，展現了女性在愛情中的主動性，重拾在父系霸權下女性一度失去或遺忘的性自主權利。然而，若將《暮光之城》視為一再現父權體制思想而相對保守的文本，它又為何能得到廣大青少年的認同與喜愛？

事實上，即便現今台灣青少年初次性行為年齡正急速下降，多數青少年認同也接受「婚前性行為」，但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面對「性」此一私密的議題，多數青少年的回應仍顯得相當保守，在提到她們如何看待《暮光之城》裡與性行為有關的描寫時，得到的回答大多是「這樣的篇幅安排剛剛好」、「不會覺得描寫的不夠深入或覺得『看不夠』」，像是受訪者A（21歲）便明確指出，就是因為《暮光之城》相對保守的性描寫，「這個愛情故事才這麼能夠讓人感覺

到純純的愛，觀眾也才會喜歡。」；而當青少女嘗試回想愛德華與貝拉發生親密關係的片段時，往往也多是針對親密關係發生前的氣氛鋪陳，或是針對親密關係結束後片段來發表感想。如受訪者 L（24 歲）提到：「愛德華和貝拉度蜜月的小島充滿異國風情，兩人在藍色的海水與銀色月光下的親密互動很浪漫」，而受訪者 E（21 歲）則以難以置信的語氣批判兩人發生關係的隔天，「枕頭破了、床也垮了，貝拉身上還有瘀青，這樣不好」。換句話說，愛德華和貝拉親密行為發生的當下，並不在青少女所認知的浪漫範圍內，抑或是青少女下意識的選擇對「過於詳細的性行為場景」避而不談，從而使她們描繪的浪漫愛帶有一種「去性化」、「戀愛關係純淨化」的色彩。

面對浪漫愛中的「性」，青少女是否真的那麼保守呢？實則可能不然。如同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坦承她們對愛德華存有欲望；約半數的受訪者可接受「婚前性行為」；亦有青少女表示「《暮光之城》與性有關的描寫太少，又常常停留在接吻就沒有了，這樣很奇怪」（受訪者 L，24 歲）等等，顯示青少女並不是排斥或屏棄性行為作為浪漫愛的實踐形式，而是比起由性行為產生的激情愉悅，青少女更重視情感層面的交流，亦可說是存在於戀人間心靈、精神層面的相知相惜——因為相較於肉體交流，無形的情感交流相對不易，而正因它較難在現實中體現，更促使青少女在詮釋《暮光之城》浪漫愛的過程中，選擇去強調、突顯此一觀點的重要，如受訪者 B（19 歲）過往的戀愛經驗便體現了這個觀點：

有一次，我和男友親熱完了，突然覺得今天晚上很舒服很好，然後我們就躺著，緊握著彼此的手，開始聊到好久以前，高中我們剛認識的時候，聊到國小的時候是什麼樣子，聊到我們國中最好的朋友是誰，然後就彼此在那邊講，說什麼我國小其實很多人追，我覺得那樣真的聊開其實感覺是很開心的。（研究者：很像貝拉和愛德華躺在草坪上聊天那種感覺？）對，就是這種感覺，妳也不奢求他對妳做什麼，可是你們就是聊開了，我覺得這樣很好，這些事情妳不曾跟別人分享過，妳就是跟他分享。（受訪者 B，19 歲）

受訪者 B 認同性所能帶來的歡愉，只不過比起肉體親密，她發現心靈層面的交流反而更能使她得到滿足，而現實中的戀愛經驗亦成為她詮釋《暮光之城》、建構浪漫愛想像的基礎，是故在與前任男友開始交往後，她反而覺得《暮光之城》中與性相關的描寫，在篇幅上其實可以更精簡：

愛德華和貝拉結婚後去小島度蜜月，他們泡在海裡，月光灑下來，那邊我覺得作者寫得超唯美超浪漫，不過那其實是以前的想法了，後來回去看的時候，就覺得好久喔，真正的話不會像書裡寫得那麼久之類的。書裡每次都寫說愛德華冷冷的、冰冰的唇貼到我的嘴唇上，第一次

看會覺得很激動，覺得真是太浪漫了！可是後來就會覺得真的描寫太久了，篇幅有點太多，可能是交男朋友有交過一段時間之後吧？因為以前沒有體驗過，就會覺得好浪漫喔，後來就覺得還好啦小事而已（受訪者 B，19歲）

浪漫的戀愛，有時無需任何言語行動，只要在特定片刻，感受到與另一半的心靈互通，就能讓人感受到幸福，受訪者 B 的經驗為青少年的浪漫愛圖像做了進一步的描繪，亦即青少年並非對性感到羞恥或排斥，而是在一段理想的浪漫愛中，有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事物，那便是戀人間心領神會的情感交流。也因此，透過愛德華不與貝拉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堅持，青少年在愛德華身上看到浪漫愛的真諦，因為真正的愛情，是對方願意為自己著想，放棄自身慾望；而當「性」與「死亡」畫上等號，愛德華所堅持的「婚後才能發生性行為」、「重視心靈溝通勝於肉體交流」，這些在現代社會來說顯得保守甚至被許多人嘲諷的觀念，則更進一步確立了《暮光之城》有別於其他羅曼史故事的獨特性，使發生在愛德華與貝拉之間的戀情，在青少年心中成為獨一無二的浪漫經典。

五、浪漫愛的正面影響力

從一見鍾情到誓言共度此生，吸血鬼愛德華與人類女孩貝拉在跨越物種藩籬的過程中面臨許多考驗：反派吸血鬼的獵殺，差點使貝拉失去性命、愛德華為了貝拉著想選擇分手，差點演變成兩人為彼此殉情、即便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貝拉卻又因懷了吸血鬼胎兒，使庫倫家族面臨吸血鬼族長的威脅。種種危機都考驗著愛德華與貝拉相愛的決心，但也正因為經歷了這麼多苦難，愛德華與貝拉的愛情才更具意義，展現了浪漫愛的正面影響力：愛德華和貝拉在困境中攜手成長、彼此療癒，最終成為彼此人生的意義，顯示愛情力量之偉大，足以改變一個人甚至是他的一生。

（一）浪漫愛象徵自我成長，有助於女性地位的提升

受訪者 B（19 歲）在訪談中多次提及「面臨困境」對相愛情侶之必要性，對她來說，相愛的兩人能在困境中攜手共度，並在克服困難後有所成長，是她在愛德華和貝拉身上看到最感動的事，因為她堅信，情侶唯有透過戀愛彼此成長，為了所愛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兩人才有可能真正的合而為一，這正是一段成功的戀情應該帶給相愛雙方的意義。她以貝拉的成長為例：

貝拉生了孩子，變成吸血鬼之後就完全的長大了。她經歷一個很痛苦的過程，然後她熬過來了，甚至在變吸血鬼後也不會去喝人血，因為她過去的人性讓她可以去抗拒，到那裡才是真的成長，兩個人合而為

一。(受訪者 B, 19 歲)

受訪者 I (17 歲) 亦察覺到貝拉與愛德華在一起後在個性上有所改變，受訪者 I 認為這是愛德華對貝拉帶來的正面影響：

貝拉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怪胎，但至少她跟愛德華在一起之後，感覺她好像變得比較有自信了，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應該有互補吧，互補彼此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受訪者 I, 17 歲)

愛情不只是個人內在的感受，更意味著一個生命個體自我成長的過程。青少年看到貝拉在一段浪漫愛中的成長，呼應一種「心理治療」模式(therapeutic mode)的愛情觀，將愛情視為一自我實踐與發揮內在潛能的方式 (Swidler, 1980；轉引自林芳玫, 2006)。在認識愛德華之初，貝拉僅是個柔弱、處處需要他人保護的人類少女，但在故事的尾聲，貝拉轉變為吸血鬼，史蒂芬妮·梅爾以西洋棋中的女王棋比喻貝拉的重生，貝拉失去人類身分代表的不是靈魂的消亡，而是新生，使貝拉擁有保護自己與他人的能力，成功蛻變為一名出色的女性。貝拉的轉變象徵著一段成功的浪漫愛所具有的正面影響力，在與戀人攜手共度困難的過程中，少女自我成長，而這個成長的過程往往涉及外在社會地位的提升與權力的轉移，有助於提升女性的地位。

(二) 浪漫愛的治癒性：自我價值與身分認同的再建構

浪漫愛的幻想預設了男性對於女性提供無條件的、全面的情感滋潤與保護，透過愛德華對貝拉無微不至的愛護，青少年在貝拉身上滿足了女性對於被愛、被守護的渴望；更在愛德華身上體驗到「愛一個人」的極致，便是將對方當作自己人生的價值與活著的意義：

他真的是已經把貝拉視為拯救他生命的，他生命唯一的價值。他可能是把保護貝拉當成是唯一拯救自己的方式，所以說他在愛人，他其實也算是在，幫自己找到一種價值吧？(研究者：滿足心靈缺憾的感覺？)
對，然後剛好貝拉補進去了，對啊，所以她喜歡他，他剛好也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所以他當然會更愛他。(研究者 H, 17 歲)

愛德華在愛人的過程中找回自己人生的價值，亦可視為一種自我主體性的尋找與再建立過程。像是受訪者 A (21 歲) 便指出，在與貝拉相戀前，愛德華的人生是空虛的，他沒有在意的事物，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事物好像都與他無關，但自從與貝拉相戀，愛德華立下了「保護貝拉遠離一切傷害」、「與貝拉永世相守」的目標，他終於重拾對生命的熱情：

愛德華可能就是讓人生有一個目標，因為他當吸血鬼一直找不到伴侶很無聊，他可能不斷的學習知識，可是知識有一天全部都會被他學光，所以他找不到一個可以陪他消遣時光，讓他可以更加對人生有希望之類的人，他真的活太久了。（研究者：那麼貝拉呢？妳覺得她也會這樣想嗎？）貝拉應該是有一個慰藉，讓她在小鎮生活當中可以很開心，然後有個人陪伴她。（受訪者 A，21 歲）

不論是愛德華或貝拉，在《暮光之城》故事的開頭，都處於一種抑鬱而缺乏生命力的狀態：由於母親再婚，貝拉離開從小生長的鳳凰城，搬到又濕又冷的福克斯鎮與父親同住，貝拉不適應福克斯的環境，和許久未見的父親相處亦使她不知所措，她痛苦卻也莫可奈何；而愛德華在百年以前，因重病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他的父親強行變成吸血鬼，愛德華無法對自己的吸血鬼身分產生認同，甚至懷疑自己存活的意義，長期下來便形成一種抑鬱的心理狀態。然而，隨著愛德華與貝拉的相遇，兩人漸漸走出人生低潮，因為愛情帶來了力量，貝拉由小女孩轉變為成熟女性，不再只是接受保護更具有保護他人的能力；愛德華則擺脫了對命運的怨嘆，開始以樂觀態度看待人生，享受與貝拉戀愛所帶來的甜蜜與美好，兩人都在愛情中找到了人生新的定位。

上述劇情符合 Radway (1991) 對美國言情小說之敘事結構的分析。Radway 指出，作為羅曼史故事中的女主角，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便是用愛拯救受過創傷，因而對外界事物冷漠以對的男主角；又或者美國言情小說的故事開頭，女主角的身分往往受到威脅或處於一種尷尬曖昧的狀態，然而，藉由與男主角的結合，女主角在愛情力量的影響下，終於在故事尾聲拾回一度殘缺不完整的身分與自我認同。對青少年而言，此類敘事結構的安排突顯了愛情具有的治癒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過去言情小說描繪的「單向治癒」，《暮光之城》強調的是一種「相互治癒」的概念，女性並非單方面接受男性的救助，更積極在愛情中發揮對男性的療癒性：

愛德華和貝拉的戀愛，感覺就是在拯救對方，因為愛德華在裡面感覺是很孤獨的，遇到貝拉後就什麼事都變得很溫馨，有種活過來的感覺，類似心靈被填滿了吧。（受訪者 K，16 歲）

我覺得愛德華就像平常會遇到的那種什麼都很好的人：功課很好，五育俱全，外貌條件一流，可是這種人有時候會覺得很難親近他，當妳不同於眾人可以親近他的時候，妳就會發現他心裡其實有一個別人不知道的傷口，他用很花俏的外表包起來，一旦妳知道他裡面包起來的地方，就會跟他有一種很強的連結，就算你們沒有在一起，也會在他的生命中有意義。（受訪者 F，19 歲）

愛德華與貝拉在遇見彼此前，皆處於自我身分認同瓦解的階段，這是一個等待療癒的狀態；而當兩人相遇，在相處的過程中逐步走進對方的內心世界，則象徵著病痛治癒者的出現。不論是愛德華或貝拉，皆身兼醫者與病人的雙重角色，在治療對方的同時亦為對方所治癒，而愛情就是那一味解藥，在兩人攜手成長，共度難關的過程中發揮藥性，促使兩人重新建立自己的身分定位與認同，願意付出並接受來自對方的愛，從而發揮愛情的療效與救治成果。

如同愛德華在《暮光之城》第一集對貝拉說的：「從現在開始妳就是我的生命了」。在愛德華與貝拉的戀情中，青少年看到了浪漫愛的正面影響力：愛德華與貝拉在困境中攜手成長，最終成為彼此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愛情不僅是一種內在情緒，更具有一種治癒性，使浪漫愛中的男女得以自我成長，滿足個人缺憾，這個缺憾直接關係到自我認同，是故就某種意義而言，他們的人生因愛情而完整。

六、浪漫愛的負面影響力

在史蒂芬妮·梅爾充滿玫瑰色調的筆下，愛德華與貝拉的互動無一不充滿浪漫氣息。然而，浪漫愛不只有美好的一面，亦可能變成一種病態，帶來黑暗和死亡。以下，研究者將呈現青少年對《暮光之城》中，四個與浪漫愛有關的故事片段的看法，藉以檢測受訪女性如何解讀浪漫愛可能潛在的陰暗面，又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認同。

（一）案例一：貝拉厭惡社交

在《暮光之城》第三集中，貝拉與愛德華經歷分手後再度復合，處於與戀人的熱戀期使貝拉原本貧乏的社交圈變得更狹隘了，以至於貝拉的爸爸曾多次勸誡她，不要為了男朋友，拋棄所有朋友，又或者不要老是跟愛德華在一起，應該多花點時間和其他人相處，但貝拉明顯不這麼認為。

如同研究者前述所討論到的，浪漫愛強調自我實現和個人幸福的追求，因此帶有一種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個人主義色彩。對青少年而言，貝拉在與愛德華陷入熱戀後，一心只想著男朋友，忽視朋友與家人，是非常不明智的，因為人生的重心不該只有愛情，友情、親情也很重要。受訪者 I（17 歲）以分散風險的概念對貝拉的行為提出批判：

就是重色輕友吧？她應該要去平衡一下，貝拉爸爸當初希望貝拉多去跟雅各接觸，也是因為那時候雅各碰到一些困難，在第二集雅各幫了貝拉很多，她應該要互相一下，不能永遠眼裡只有愛情，應該要涉及一些社交，不然萬一愛德華又出了什麼意外的話，她的重心就完

全都沒了，她的重心就是完全在愛德華那一家人身上，這樣蠻不好的。
(受訪者 I, 17 歲)

愛情可能短暫，妳隨時可能和男朋友分手，但親情、友情卻是一輩子的，失去了戀人，妳還有家人朋友守在妳身邊，所以平時更要積極維持與周遭親友的互動，而非將生活重心完全放在男朋友，以及男朋友的家人身上。受訪者 E (21 歲) 亦有類似看法，她不認同貝拉為了成就愛情，拋棄家人：

太瘋狂了，身邊的人應該也要顧，尤其是她爸爸。為了變吸血鬼，就要一直騙她爸她生病了，她爸又不能去看她，我覺得她爸蠻可憐的，(研究者：是覺得她自私嗎?) 對，沒有為她家人著想……而且她從頭到尾都想要變吸血鬼，可是也沒有想說她爸媽的感受是什麼。

然而，在大多數青少年批評浪漫愛可能導致的「厭惡社交」時，亦有人贊同浪漫愛對於「自我利益」的誠實尊重，像是受訪者 F (19 歲) 便在訪談中表示，透過貝拉，她看到了過去的自己：

在前一個男友身上，我也有那種感覺，我那時候是真的感覺其他人都都不重要，我可以五點下課之後去他學校找她，我一點也不想留在這，這裡的同學就是一起上課，我還是跟他們嘻嘻哈哈，但我就覺得不重要，他們不會進到我的內心，我的內心已經補滿了，我不會想花時間在這裡。另外像大學生不是十點、十一點還掛在網路上面聊天什麼的，那時候就是因為他想早點睡覺，我就可以九點關電腦跟他睡覺，因為我很寂寞。那時候我一點都不會覺得怎麼樣，九點就毅然決然跟大學同學說掰掰。我覺得可以理解貝拉，因為那種重要性差太多了。(受訪者 F, 19 歲)

當一顆心因男友得到完全的滿足，自然不需要其他人的存在。受訪者 F 理解貝拉重視愛德華勝於一切的心情，因為她認為「**生命很短暫，應該把時間花在值得的人身上**」。

青少年對於貝拉「重色輕友」、「為了成就愛情，不惜拋棄家人」提出批評，反映愛情與親情、友情三者之間的衝突矛盾，而當事人的選擇，決定了三種關係最後將以何種方式達成妥協或統合。在《暮光之城》的浪漫愛論述中，愛情享有優先性，高於親情及友情，展現在貝拉身上，便是冷落家人、朋友，甚至開始厭惡社交，屏棄與愛人以外的人們互動；而在多數青少年的愛情想像中，愛情、親情與友情三者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性，就算談了戀愛，也要隨時關心自己身邊的家人與朋友。

(二) 案例二：愛德華的跟蹤與偷窺行為

在《暮光之城》第一集，貝拉和班上同學前往安吉拉港購物，在暗巷中遭到小混混糾纏，愛德華在關鍵時刻現身，驅車將貝拉帶離現場，事後愛德華承認自己其實是一路尾隨貝拉來到這裡的。而在愛德華與貝拉兩人互表愛意後，愛德華更進一步向貝拉坦承，自己常在半夜潛入貝拉的房間，靜靜看著她睡覺直至天明。

青少女在此處針對「愛德華一路尾隨貝拉，甚至在半夜潛入她家，看著貝拉睡覺」的行為進行討論，反映的其實是她們如何定義「跟蹤」、「偷窺」及其具有之用途。結果顯示，「誰是跟著、看著妳的人」，決定青少女如何解讀「有人跟著自己」，以及「有人時時盯著自己」是什麼意思、又是否能接受這樣的行為，如受訪者 F（19 歲）便在談到自己對於「愛德華尾隨貝拉」的看法時，界定了什麼樣的行為構成「跟蹤」：

我還是覺得很浪漫，因為就是看人嘛，如果是一個鄰居阿伯這樣做，當然會覺得很糟糕……而且如果我像貝拉那麼喜歡他，我會覺得蠻開心的，我一點都不會覺得有什麼跟蹤的感覺，跟蹤本來就是在說不喜歡的人才叫跟蹤，喜歡的人的話就開心極了不是嗎？（受訪者 F，19 歲）

判斷愛德華的行為是否構成跟蹤，最關鍵的因素是看「跟著妳的人是誰」，如果是「自己喜歡的人」，青少女非但不認為有人跟著自己是「跟蹤」，相反會覺得很浪漫，代表著戀人對自己的體貼與守護，受訪者 I 說：

我覺得這樣做是正確的……感覺他真的很擔心貝拉，他應該第一次這麼擔心一個人，怕她出了城外後會碰到危險，所以才要跟著她……這哪是什麼跟蹤狂，我可以接受啊！心裡會有一點小高興吧！想說神話裡面的人竟然在跟蹤我耶，還蠻開心的。（受訪者 I，17 歲）

因為是「喜歡的人」基於「善意」對自己做出的行為，青少女選擇以正面的態度去看待並接受「戀人時時跟著自己」，而同樣的判斷原則亦反應在青少女如何詮釋「愛德華半夜潛入貝拉家，『看著』她睡覺」：

我覺得他為了貝拉可以連自己的本質都放棄，那就不會因為這些小小的，我們人世間覺得小小的罪惡，什麼偷闖民宅還什麼，就不是一種傷害，他不會為了傷害貝拉而這麼做。我一直覺得他有自己的規則，他當然不會管這些，因為這些對他來講不是一種，既然他連那麼大的都願意改變，我會相信他這樣做不是為了傷害我，所以我就覺得

他闖進我家 OK 啊很安全。(研究者：所以喜歡的人看妳睡覺不叫「偷窺」叫作?) 陪我睡一覺，(研究者：那他闖進妳家不叫「私闖民宅」叫作?) 來找我。(受訪者 F，19 歲)

受訪者 F (19 歲) 以「來找我」取代「未經許可闖進自己家裡」；以「陪我睡一覺」取代「偷窺」，改寫「有人半夜潛入自己家，盯著自己睡覺」原本可能隱含之負面意涵，涉及一種意義的再詮釋與轉換，而這個意義轉化過程，也解釋了受訪者 B (19 歲) 為何將「愛德華看著貝拉睡覺」的行為，視為一種「專情」的象徵，因而希望能有一個「像愛德華一樣」的人，半夜爬窗進入自己房間，在沒有人打擾的情況下和自己約會：

他只看你一個人，我覺得這點最重要了，不管外面有多少誘惑，他都只盯著你一個人，他只關心妳，這種感覺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他可以爬進窗戶，晚上來找妳約會，我覺得這個超好的，我之前就常幻想，有人從床頭那樣跳下來，這樣多好，然後就可以一直坐在床上，他就可以在旁邊陪妳睡到天亮，他講故事給妳聽……雖然我可能睡覺姿勢不太好看之類的，可是我覺得有個人可以一直陪妳，他在旁邊看妳等到妳入睡，我覺得這樣其實很好啊，我覺得可以耶完全可以……我會擦好乳液等著你來。(受訪者 B，19 歲)

從受訪者 B (19 歲) 的看法中，可進一步觀察到青少年詮釋以及想像浪漫愛的兩個重點：一是「半夜」對於戀人的特殊象徵意義，二是「來自於戀人的『觀看』」對於一段浪漫關係的重要性。對受訪者 B 來說，愛德華在「夜深人靜」時，爬窗進入貝拉房間與她約會，在時間的選擇上成功營造出一種「無人打擾」的狀態，進而使「半夜」成為一種比喻的概念，象徵著「專屬於戀人的兩人時光」：在這段時間內，不會有旁人介入，戀人因此能夠盡情傾吐對彼此的愛意，大膽享受兩人世界，感情也因此升溫。這個象徵意義彰顯了「夜晚」對於戀人的特殊與重要性，是體現浪漫愛互動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而在構連「觀看」對浪漫愛之重要性的過程中，受訪者 B 首先將「觀看」的動作從「愛德華『看著』貝拉睡覺」的行為中抽離並加以放大，她區分出這個「觀看」的動作是「來自於戀人的觀看」，決定以正面的態度來進行詮釋，接著便透過意義的轉換與聯想，將「來自於戀人的觀看」視為戀人「專一」的象徵：不論外面誘惑再多，戀人的眼中都只有自己；縱使夜已深，到了應該休息的時間，戀人哪裡也不去，依舊選擇陪在自己身邊，因為自己就是他心中唯一且最珍視的存在。受訪者 B 認為「來自於戀人的觀看」，展現了浪漫愛的重要價值，亦即戀人對彼此的專一，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對於一段浪漫關係的實踐具重要意義。

青少女賦予愛德華尾隨貝拉，甚至潛入貝拉家看著她睡覺的正當性，認為這是浪漫愛的表現，此觀點類似於Radway（1983）對於羅曼史讀者如何看待劇中男主角施加於無辜女主角之身、心靈傷害行為所進行的討論，亦即只要能確定男主角的所作所為是出自於「對女主角的愛」，羅曼史讀者會選擇原諒並接受男主角之前的作為，而原先的傷害，亦將轉化為男性表達愛意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隱藏在冷漠殘酷表象下的深層愛意。然而，對於如此的愛情展現形式，亦有部分青少女在沉醉於浪漫劇情的同時提出質疑。例如受訪者E（21歲）指出，自己的一舉一動隨時被人看在眼裡，即使對方是自己喜歡的人，又或者是已經開始交往的戀人，做出這樣的行為都很奇怪：

愛德華應該會覺得他是在保護妳吧？可是以我的觀點來看會覺得蠻變態的，感覺一舉一動他都會在旁邊，就有點不舒服……《暮光之城》演得很浪漫，可是仔細想一想就覺得蠻奇怪的。（受訪者E，21歲）

同樣的行為，出現在《暮光之城》是浪漫，在現實中卻可能讓另一半感到不舒服，顯示愛情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看似浪漫的行為，一旦由旁觀者轉變為當事人，感受也會大不相同。受訪者G（16歲）曾針對「有人看著自己睡覺」的行為進行親身實驗，在學校午休時間，請隔壁桌的同學不要睡覺，一直盯著自己看，結果受訪者G一整個午休時間都睡不著，因為她會開始猜測對方的一舉一動，對方是不是正在看著自己？自己在對方眼裡又是什麼樣子，睡覺姿勢好不好看等等，如此一來根本無法放鬆休息，於是她感嘆，如果自己是貝拉的話一定很難受：「愛德華不該講出來啊，講出來我可能每天失眠。」

接受戀人的關心與保護是一回事，但透過「隨時跟在妳身邊」、「夜晚潛入妳家看著妳睡覺」所展現的關心，反而像是對女性隱私權的侵犯。透過受訪者E（21歲）與受訪者G（16歲）的說法，反映出青少女的「主體意識」：就戀愛關係而言，我與另一半是地位平等的戀人，而不是隨時需要他陪伴照顧的孩子；我是有自我意識的主體，而不是被觀看甚至監看的客體，是故戀人的陪伴再甜蜜，她們仍是希望保有自己的隱私空間，而這也是對於戀人應保持的基本尊重。

在《暮光之城》中看似浪漫的行為，來到現實裡卻可能演變為對戀人隱私的侵犯，具有主體意識的青少女不認為「戀人尾隨在自己身後」或者「半夜看著自己睡覺」是浪漫愛情的正確展現形式；但對於大部分的青少女來說，只要能感受到來自戀人的愛與守護，他們樂於接受有個人時時跟在自己身邊，時間晚了，便在身旁看著自己入睡，這樣的行為不是跟蹤、不是偷窺，而是戀人透過「觀看」展現愛意與守護的一種浪漫型式。

(三) 案例三：愛德華以「為貝拉好」為理由所進行的「過度保護」

吸血鬼與人類談戀愛存在許多風險，為了使貝拉遠離傷害，在《暮光之城》第二集中，愛德華不顧貝拉的反對毅然決然的選擇與她分手，他說：「如果離開是正確且非做不可的事，那我寧願傷害自己也不願傷害妳，好讓妳安全。」而在第四集中，愛德華為了說服貝拉放棄肚子裡的吸血鬼胎兒，甚至情願她去和狼人雅各生孩子，也不希望她為了生下這個小孩而喪命。

在愛情故事的基本命題中，得到一個男人終生不渝的愛與照顧，是女性得到幸福快樂的不二法門。在前述針對青少年如何看待《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分析中，可看出「得到戀人的保護」是青少年對浪漫愛的重要想像，然而，這份「保護」亦有程度的限制，青少年如何看待「愛德華擅自與貝拉分手」以及「寧願貝拉生其他人的小孩，也不願她為生下自己的孩子喪命」，則體現了青少年嘗試為「保護」以及「過度保護」畫下分界線，如受訪者 F (19 歲) 便以「私自做決定就是一種保護欲過剩」解讀愛德華的離去，不僅不體貼，反而使人生厭：

不說清楚就走，他應該也知道貝拉有多喜歡她，他應該也知道他這樣做對她傷害有多大，要是我應該就會由愛生恨吧……感覺這種事情很像自以為是的男生會做的，覺得自己在保護別人，感覺好像覺得女生沒有能力一起保護彼此，就覺得我這樣做好像在保護你，我覺得感覺很差，有點大男人。（受訪者 F，19 歲）

體貼與過度保護是一體的兩面，適度的保護是體貼；但過度的、自以為是的保護則會變成對戀人的一種專制霸道。受訪者 F 認為，愛德華將自己的想法單方面強加在貝拉身上，是一種自以為是「大男人」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對於戀人的一種不信任與不尊重，因為他拒絕與貝拉溝通，導致「他所認為的『對貝拉好』，其實並不是貝拉所認為的好」；又或者愛德華選擇離開貝拉，可能真的對貝拉比較好，但貝拉心裡真正想要的是留在她身邊，即使危險也在所不惜。受訪者 F 認為愛德華的專制作法重現了傳統社會對於「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刻板化印象，而這同時呼應了先前章節中所討論到，「戀人地位平等」對於維繫一段浪漫愛的重要性，因為這正是促使戀人保護欲無限上綱的源頭。

受訪者 C (22 歲) 則以「處理事情的手段是否洽當且能解決問題」來畫分「體貼」與「過度保護」間的界線，她能夠接受愛德華要求貝拉放棄孩子，因為這能夠挽救貝拉的性命，但對於愛德華擅自與貝拉分手便表示無法理解，因為貝拉並沒有因為和愛德華的分手而得到實質好處，反而每天鬱鬱寡歡，情況比和愛德華分手前更糟：

我覺得他離開，他自以為對貝拉好我覺得沒必要，因為這樣沒有對貝拉比較好，但是生產那邊我覺得愛德華有他的道理在，可以接受。他出發點都是好的，都是體貼的，因為他的出發點是好的，我可以接受他的心態，可是他這樣子的心態呈現出來的行為，可能有些我真的不能接受，像他擅自消失搞失蹤，這個行為我就覺得不ok。（受訪者C，22歲）

相較於部分青少年為愛德華的作為貼上「保護過度」的標籤，另一部分的青少年則以「過頭」、「誇張」來形容愛德華的行為，但這並不完全是負面的意思，青少年反而認為這是作者刻意為之的一種手法，試圖藉由極端的愛情表現方式喚起讀者的注意與討論，目的是想藉此展現浪漫愛所具有的某種概念：

有點蠢，我覺得有點保護過頭，像愛德華為了保護貝拉，第二集離開這件事情就有點太過頭，然後他說，我寧願你去生雅各的小孩，這件事情有點太偉大不可能發生，它太理想，所以我反而覺得倒還好，因為貝拉就已經懷愛德華的小孩啦，他只是口不擇言生氣而已，他只是很生氣妳為什麼要做這種事〔為了生小孩命都不顧〕而已，所以相較之下第二集愛德華離開貝拉這件事就比較蠢一點，但我覺得寫這個，都是為了要證明說他們雙方有多愛對方。（受訪者A，21歲）

林芳玫（1994）在分析台灣觀眾觀看瓊瑤電視劇的反應時提及，文本中強烈與誇張的劇情呈現手法不一定就意味著荒謬可笑，而是迎合觀眾心目中的理想與憧憬，吸引觀眾對戲劇人物與情節投注更多感情，並因而使觀眾有能力從內涵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的層次去從事較深層的詮釋。在《暮光之城》中，愛德華選擇與貝拉分手，或為了貝拉的性命著想寧願她去生狼人的小孩，其實也可以說是希望藉由「強烈而誇張」的方式，突顯浪漫愛的另一個意涵，亦即「真正偉大的愛情，不是堅持與對方在一起，而是讓對方得到幸福」，但青少年在體會到此一概念的同時，是否等同於接受這樣的劇情安排，又或者同意這樣的觀點，則見仁見智，如受訪者B（19歲）說：

他可能，他心裡可能真的是想為我好，可是為我好會有很多其他方法，而且為什麼每次都要想到我，你為什麼不想想自己？就覺得有時候如果你愛我也愛你，你為什麼不多為自己想想呢？可能我跟雅各生小孩真的比較好，可是我想要的是你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會有點生氣，會覺得你什麼都為我好，你為什麼不多為自己想一想？愛德華太退讓了，我覺得是笨吧，保護欲過度也有，可是覺得也是要適可而止啦。（受訪者B，19歲）

基於對戀人的愛護之心，愛德華為貝拉剷除一切不利於她的事物，但這樣的想法最後體現出來的是體貼還是對戀人的過度保護？對青少年來說，愛德華武斷的決定與貝拉分手，或者以「情願她去生狼人的小孩」作為說服她墮胎的理由，雖然出發點是出自於對她的愛，但由於雙方缺乏溝通，愛德華將自身想法強加在貝拉身上的結果，使原本出於善意的行為打了折扣。然而，亦有部分青少年認為，上述兩項行為的本身其實不是重點，隱含在行為底下的意義，才是《暮光之城》作者希望透過這兩項激烈而誇張的行為傳達的，亦即「真正的浪漫愛，不是堅持與對方在一起，而是讓對方得到幸福」。

（四）案例四：愛德華為貝拉殉情

愛德華曾對貝拉說：「萬一失去妳，我也不打算獨活。」於是在《暮光之城》第二集中，愛德華在狼人雅各的誘導下，誤以為貝拉跳崖身亡後，便前往義大利對厄洛等人進行自殺式的挑釁行動¹⁶，以求能與貝拉生死相隨。

浪漫愛的最高境界，便是與所愛的另一半同生共死，將對方放在與自己生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對於青少年來說，「死亡」之於吸血鬼的意義，是愛德華為了貝拉「殉情」之所以浪漫的基礎，因為吸血鬼的死亡，是基於對生命的灰心，基於對世俗事物失去熱愛，是故當愛德華失去貝拉而選擇死亡時，正代表著貝拉就是他存活的意義，是他延續生命不可或缺的存在，受訪者 F（19 歲）的話體現了這個觀點：

愛德華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對的人，對她敞開自己的心胸，希望這樣的連結可以一直下去，結果有一天突然發現他失去她……他就會覺得我再活下去有什麼意義，我再活下去我還會再遇到一個這麼重要的人嗎？就是因為貝拉對他這麼特別，所以他沒有信心再繼續走下去下一個會更好，那種感覺就是會突然找不到生命繼續走下去的意義，我覺得這個時候想要自殺就可以理解，不是因為他脆弱，而是因為貝拉對他來講真的太重要了。（受訪者 F，19 歲）

然而，青少年在《暮光之城》中看到的「殉情」橋段，實則是作者史蒂芬妮·梅爾向莎翁經典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借鏡，將《羅密歐與茱麗葉》劇情安插進《暮光之城》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愛德華與貝拉的殉情，就像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吸血鬼版本，目的是為了突顯兩個重要概念：一是強調

¹⁶ 吸血鬼世界中擁有皇族地位的佛杜里家族，以武力迫使吸血鬼服從他們立下的規範，保證吸血鬼存在的秘密不外洩，不願保守秘密的任何人都將成為吸血鬼公敵，遭受他們的獵殺。愛德華無法自殺，便決定利用這點，意圖在正午時分出現在人潮聚集的廣場，將自己吸血鬼的身分曝露於眾，好誘使厄洛等人派出手下將他擊斃。

感性勝過理性之下的衝動，可能對愛情帶來的悲劇性影響¹⁷，二則希望透過「殉情」展現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愛情，也就是藉由死亡將戀人間的愛情停留在巔峰處，以永恆的形象留存下來。

《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呈現的殉情，象徵著超越生命的精神解脫，展現愛情力量之偉大，是超越生死的一種永恆。但對於多數青少年而言，以「殉情」作為戀人延續愛情，永生相守的方式，因過於偏激極端，她們無法接受，亦拒絕視其為浪漫愛的展現：

(研究者：能接受愛德華為了貝拉殉情嗎?)不能，因為他身邊還是有很多人。(研究者：所以妳不會覺得殉情是浪漫的?)不是，是比較不成熟的想法，貝拉就算真的死了，愛德華也不應該為了她殉情，我只覺得這樣太恐怖了，這種人應該也不會在一起吧，太偏激了。(受訪者E，21歲)

我覺得男主角殉情有點老梗，就覺得又來了，只能自殺，沒辦法解決問題，(研究者：所以如果妳是貝拉會覺得感動嗎?)不會，因為這樣不能解決問題啊，你為了我死掉我不會覺得殉情有特別浪漫啦，你不是應該要連她的份好好活下去嗎?(研究者：所以妳不接受愛德華殉情的行為?)我覺得是負面的啊，因為好像劇情這樣子安排的話，他們都會說他們沒有對方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才要去自殺，可是問題是你的人生也太空虛了吧，你沒有她就活不下去，你沒有辦法找到其他有意義的事情做嗎?(受訪者C，22歲)

青少年批評愛德華為了與貝拉相守，以「殉情」作為延續兩人愛情的方式，因行為本身過於偏激極端，青少年無法在深入詮釋的同時維持對行為本身的正面評價，而她們的詮釋亦多停留在外延意義(denotative meaning)的層面，無法構連到作者本欲透過「殉情」所傳遞的，死亡作為愛情的永恆存留形式之概念。此點再度呼應林芳玫(2006)對於觀眾收看瓊瑤電視劇之反應的研究，主角們強烈的情感表達方式，一般能夠促進讀者對於此處故事人物與情節的深入詮釋，如同前述中，青少年在愛德華為了保護貝拉「擅自與她分手」、「情願她去生狼人小孩」的詮釋歷程裡，發現到了《暮光之城》作者欲透過激烈情感行為，所展現的浪漫愛觀念，但對於此處涉及死亡、自殺等有違世俗價值觀的「殉情」，青少年的思考層面則多停留在對於愛德華的指責，或是越過對殉情的批判，轉而讚揚女主角為了拯救愛德華，從美國出發、勇闖義大利阻止他自殺的勇敢行為，顯示比起消

¹⁷ 愛德華的妹妹愛麗絲擁有預言能力，她看到了貝拉疑似墜崖死亡的畫面，而當愛德華打電話希望向貝拉的爸爸求證貝拉是否安好時，正巧在貝拉家作客的雅各接了電話並回答：「貝拉的爸爸正在參加喪禮。」愛德華因此以為貝拉已死，想也不想的便決定追隨貝拉而去。

極尋死，青少年更傾向並支持以積極態度思考、定義什麼才是真正的浪漫愛情：

〔愛德華殉情〕我也是覺得笨啦，你何必這樣子，你什麼事情都還沒調查清楚，那只是一個愛麗絲她預想到的事情，那有可能是錯誤的，你怎麼都沒想到？你不是常常考慮的很深思熟慮，為什麼在這部分那麼莽撞呢？就笨啊，可是看到貝拉最後衝出來救他，還是覺得很感動，她們最後又一起度過了難關就很感動，但就會覺得**第二集**這樣來講，其實是貝拉比較勇敢，畢竟死亡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受訪者B，19歲）

愛德華為了貝拉自殺，主要是因為他不想活在沒有貝拉的世界，看了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這樣，好感人！可是後來就會覺得，**如果我是貝拉就會覺得這樣很傻，幹嘛我死了你也要跟我死，你就好好活在世界上就好了，那種感覺。**（受訪者H，17歲）

在經典愛情文學中，生死相許往往被視為愛情的最高境界，吸血鬼愛德華基於失去貝拉，等同於失去生命意義而選擇「死亡」，雖帶出「殉情」對於吸血鬼的浪漫意涵，但對多數青少年而言，愛德華為貝拉殉情的行為，是戀人展現愛情的極端方式，非但不浪漫，反而突顯了殉情者自身的衝動與脆弱，因為人生中不會只有愛情，人生更不該只為愛情而活，「替所愛的人好好活下來」，或許才是取代「殉情」，證明愛情不會隨生死消逝的最佳方式。

貳、《暮光之城》的浪漫愛與青少年理想中的愛情

上述受訪者對於《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看法，顯現青少年以自身愛情觀為定位，與文本進行互動，進而在觀看與詮釋文本的過程中，反思對於浪漫愛的定義及看法。其中，青少年多次提及，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和「一位像愛德華一樣的人」談一場浪漫戀，而青少年口中「像愛德華一樣的人」，其實就是她們對於理想愛情的投射，進一步突顯出青少年對於「浪漫愛」特定價值的重視，以及具體實踐的手段，換句話說，透過某種特定的男性形象，青少年具現化自己對於浪漫愛的認同與追求，這同時是她們對於自身理想愛情的想像。

透過《暮光之城》中的浪漫愛劇情，青少年得以觀看一段浪漫愛的開始與延續發展的過程，並對其中涉及的「永恆之愛」、「精神與肉體」以及各種愛情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進行反思，而在這段詮釋與再詮釋的過程中，青少年也為自己理想中的情人做了初步刻劃：俊帥的外表、對感情專一、溫柔體貼、適時提供陪伴與保護等等，基本上並不脫離過往羅曼史男主角應有的理想形象，然而，在解讀文本並建構自身理想愛情想像的同時，青少年不只將吸血鬼愛德華的形象與理想情人作連結，青少年自身或親友過往的戀愛經驗、她們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將《暮

光之城》中的浪漫愛與自身理想愛情進行比對，則更進一步補強了她們對於理想情人的想像，而這也是探究青少女如何想像浪漫愛，如何建構理想愛情不可或缺的重點。

浪漫愛的構成，多來自於「個體」與「結構」之間的衝突，如美國羅曼史小說探討愛情的內部問題，也就是藉由發生在男女主角之間的種種衝突與矛盾，從而使男女主角在兩性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擦出愛情的火花，兩人之間矛盾的化解便是故事的結束。而相較於西方羅曼史，瓊瑤小說探討的則是愛情的外部問題，如來自主角雙方家族的反對與阻撓，進而使相愛的戀人必須攜手克服來自外界的障礙（林芳玫，2006）。《暮光之城》所刻劃的浪漫愛亦充斥著各種衝突，這份衝突主要來自於男女主角跨物種的結合，一方面使吸血鬼愛德華時不時猶豫，自己究竟要不要「為了貝拉好」選擇離開她，另一方面則更導致了男方所屬吸血鬼家族出手阻撓，進而使兩人不僅在戀愛關係上產生危機，性命也可能不保。換句話說，愛德華與貝拉的浪漫愛情，對內、對外皆充滿各種矛盾，但也正因為兩人面對的困難足夠嚴峻，更顯得這份越過重重障礙的愛情彌足珍貴。

進一步分析《暮光之城》令其讀者感到浪漫的片段，主要來自於男女主角相戀、交往過程中的互動，如同前述討論的內容，青少女對於愛德華和貝拉「命中注定」的愛情感到嚮往，羨慕貝拉能有人時時刻刻在身邊陪伴、守護著她，又或者期待有天自己也能找到心靈相通的另一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青少女描繪的浪漫想像中，並不包含愛德華與貝拉發生性關係、貝拉懷孕生子，以及兩人婚後與孩子共組幸福家庭等場景的描述，但這亦是存在於《暮光之城》浪漫愛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再次突顯出青少女對於浪漫愛建構的選擇性注意，而換個角度想，這亦可視為《暮光之城》作為一羅曼史文本的突破之處，如受訪者L（24歲）便特別指出，作者對於貝拉生子的劇情描寫，不是傳統的羅曼史小說會出現的劇情，她認為這是《暮光之城》的創新所在：

我覺得很創新，電影第四集，生小孩，我覺得它那邊好獵奇，一下走一個愛情唯美風，拍到那邊突然變那麼噁心，噁心的又讓我覺得那麼好看。因為貝拉的小孩，那個魔胎就是吸她的養分，她就整個消瘦下來，她竟然要喝生血，最後她又難產死掉，那邊就有一攤血，愛德華幫她處理遺體，他竟然還去咬那個遺體讓她變吸血鬼來救她，我看到那邊我突然想，怎麼這麼噁心但是又好好看。（受訪者L，24歲）

受訪者 L 除了是吸血鬼與西洋羅曼史小說迷，同時熱愛科幻小說，是故對於此類獵奇、血腥的劇情較能接受，但其他暮光迷對此則多表現出恐慌、害怕等負面情緒反應，或下意識的拒絕討論、跳過這段劇情不談。而當第四集電影《暮光之城：破曉 2》上映，貝拉終於以吸血鬼的姿態重生後，暮光迷在網路論壇上

的討論，亦集中於對兩人「永恆之愛」(Forever)的感動與嚮往，然而，即便此時的貝拉已由少女晉升為妻子與母親，在青少年的討論中，孩子、家庭明顯缺席，顯示青少年心目中的浪漫愛，最終仍是回歸到戀人「兩個人」之間的事情，而她們所關注且視之為浪漫的，仍是發生在戀人之間，具有「專屬與排他性」的親蜜互動。

藉由《暮光之城》文本的觀看，青少年在與文本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自身對於浪漫愛的想像，而她們的真實戀愛經驗，亦成為關鍵性的要素，如受訪者B(19歲)便在訪談中表示，高中時期的自己真的很沉迷於《暮光之城》，但自從談了戀愛，到後來與男友分手，受訪者B發現過去那些讓自己感到浪漫的事物似乎變了樣，到最後她甚至不敢再去看《暮光之城》了，她說：

當妳過了憧憬的年紀回去看，妳會有種不敢看的感覺，(研究者：因為太浪漫但現實中又做不到?)就覺得它寫得有點太肉麻了，妳看了不太能消化，我覺得大學變現實很多耶，高中還是青春有活力，大學就什麼東西都會變得很現實，再回去看《暮光之城》，妳就會覺得想把它闔起來。(受訪者B, 19歲)

相較於有戀愛經驗的暮光迷，以個人經驗修正自己對於浪漫愛的想像，在現實中未曾與異性談過戀愛的青少年，則往往透過身邊親友分享的戀愛經驗，或是觀察朋友與男友的互動，作為驗證自身戀愛想像的依據。像是受訪者D(21歲)與受訪者G(16歲)皆以朋友的戀愛經驗作為詮釋、想像《暮光之城》浪漫愛的根據：

吸血鬼和人談戀愛是「虐戀」吧？我覺得《暮光之城》最符合現實情況的就是「虐戀」，像我朋友，她們每次都嫌[男友嫌]得要死，我看她男朋友在學校對她也很冷淡，可是我朋友還是常問她男友說：「那個水果你要不要吃？」然後就切水果給他吃，下一秒又跟我抱怨：「妳看他剛這樣對我」，我就會反問說：「你們在虐戀嗎？」就是身邊很多朋友會一直抱怨她男友，但又離不開他。(受訪者D, 21歲)

(研究者：妳會把愛德華當作妳選男朋友的標準嗎?)外貌不會，是外國人，說到帥的話就不一定，有時候也是看感覺，像我朋友每次都講說要找很帥的男朋友，結果交了都還好。(受訪者G, 16歲)

由青少年對於浪漫的想像，研究者進一步整理青少年想像中的理想愛情形貌，主要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理想愛情模式著重「愛情的展開形式」，認為理想而能長久維繫的愛情，依靠的是「日久生情」而非「一見鍾情」；第二種理

想愛情模式則看重「戀愛的過程」，強調「男性在戀愛關係中的主動性」，視其為維繫戀情熱度的重要條件。

《暮光之城》所呈現的浪漫愛概念，以「一見鍾情」最廣為受到青少年討論，而這亦成為青少年在觀看文本進而反思自身理想愛情的一個重要概念。青少年認同「一見鍾情」對於開展一段浪漫愛的重要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一見鍾情」並非青少年實踐浪漫愛的手段，因為相較於強調宿命與命定論的「一見鍾情」，她們更相信「日久生情」所促成的戀愛，才能夠長長久久：

談戀愛有時候要適時的有一點衝動，可是一見鍾情又有點太衝動，因為妳根本就還不熟悉這個人，所以妳應該要先去了解對方……我覺得談戀愛的方式應該是維持中速，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有時候需要一點衝動，可是有時候也要冷靜下來。（受訪者I，17歲）

一見鍾情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覺得很難持久……日久生情可能比較可靠，因為妳才能確定妳是真的喜歡這個人，（研究者：所以一見鍾情愛上對方後可能會？）可能會發現他的個性怎麼這個樣子。（受訪者K，16歲）

一段愛情的開展有時需要一點衝動，但「一見鍾情」往往又過於衝動。青少年渴望浪漫愛情，渴望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精神伴侶，但追尋理想伴侶的過程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因為對青少年來說，「一見鍾情」具有一種盲目性，盲目之下投入的感情必然伴隨風險，而這未知的風險是青少年所不願承擔的。

受訪者E（21歲）亦以過去尋找男朋友的經驗為例，說明一見鍾情之所以不可靠，因為它強調了「觀看」對於墜入情網的影響性，但透過「觀看」往往只能看得到一個人的外表，看不到他的內在是否也與自己匹配，如此便增加了愛情的風險性，受訪者E說：

《暮光之城》中的愛情太唯美了，我也不會想要一見鍾情，因為交往還是要相處，可能看個性吧，一開始帥的可能相處之後會發現……像是不健談什麼的，這種我就不行，我現在男友就話很多，因為我自己話沒有很多，所以我覺得要交一個話多一點的。（受訪者E，21歲）

青少年認同「一見鍾情」對開展一段浪漫愛的重要性，但同時以理性思維對「一見鍾情」提出「過於唯美感性，不切實際」的質疑，顯示《暮光之城》文本對青少年愛情觀的影響，不是一種鏡像的投射，青少年並不會在現實中「複製」愛德華與貝拉一見鍾情的相愛方式，而是藉由對「一見鍾情」的「認同」，將自

已在現實中對於愛情的幻想、在風險社會多變的環境中對於愛情的不安以及尋求真愛、尋找人生伴侶的不容易投射至文本中，透過與故事角色的合而為一，在「認同」愛德華與貝拉浪漫愛情的過程中，彌平她們對於現實的缺憾與不滿足。

青少年所描繪的第二種理想愛情模式，重視「戀愛的過程」甚於「戀愛開始的形式」，但這不代表她們不重視一段戀情是如何展開的，而是相較於「形式」，她們更看重的是「男性在戀愛關係中的積極主動性」，她們希望能有男性主動追求自己，又或者縱使對方不主動追求，至少也要積極給予自己回應，因為男性的主動與配合性之高低，與一段感情能否抱持激情，能否發展為一段浪漫愛有很大程度的關聯：

（研究者：《暮光之城》中的浪漫愛情是妳夢想中的戀愛方式？）是會幻想的談戀愛方式，其實我一直想的理想愛情就是，也是要突然一個新的人，出現在妳的生活中，也不要說太莫名其妙的一見鍾情，但是是相處一陣子就立刻愛上，然後就打得火熱然後就馬上在一起。（研究者：所以妳跟男友也是很快就在了一起了？）算是，還蠻快的，認識兩個月就在了一起了，我不喜歡朋友變男女朋友，他就是一個社團學弟，就帶他們成發，帶了一陣子之後就活動中突然在一起。（研究者：是由對方主動告白嗎？）對，我不會主動告白，可是我會主動做球給男生，然後一直做球給他，到他不得不告白。（受訪者L，24歲）

在受訪者 L（24 歲）的愛情想像中，一段完美的愛情應該時時充滿刺激與激情，她拒絕由朋友慢慢發展為情人的平淡戀愛方式，是故在男友的選擇上，她特別強調找到一個主動、能時時配合自己的男性是很重要的，因為愛情是由兩個人才能談得起來，若只有一方積極，另一方消極甚至不願意配合，這樣的愛情必定不會是成功的愛情。

受訪者 B（19 歲）在談及對理想愛情的看法時，則特別提到自己對於「被男性追求」的憧憬，因為她覺得現實中的男性在戀愛上都比較被動，不然就是缺乏浪漫細胞。她以自己的上一段戀情為例，當初便是由她主動展開追求，後續交往過程也常是她積極地在為兩人的未來作考慮。然而，自從接觸《暮光之城》後，受訪者越發感覺到現實戀愛與《暮光之城》所描寫的浪漫愛之間的差距，而在與上任男友分手後，她更在閱讀《暮光之城》的過程中，反思自己理想中的愛情究竟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形象，她說：

我其實蠻羨慕被追的感覺，那個男生突然喜歡上你，你也注意到他了，他某天開始對你採取行動，那種感覺還蠻感動的。愛德華在書裡不是消失了一陣子，然後忽然又出現，因為他發現自己沒辦法不去

見貝拉，然後就開始跟她在課堂上面攀談，我覺得這樣子超好。愛德華突然消失，然後妳緊張之間、想他的時候他又出現，然後實驗坐在同一桌，這樣跟妳講話，這樣好好喔，可是現在的男生都太被動了，再不然就是不夠浪漫。（受訪者B，19歲）

愛情小說中的女性多被描寫的很被動，單方面接受男性對她們的體貼照顧，卻不用為兩人間的愛情主動付出什麼；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往往呈現相反的情況，在一段戀愛關係中，女性多扮演情感滋養的提供者，而這正是受訪者 B（19 歲）在生活中體驗到的真實經驗，使她對於現實中的男性、對於愛情感到不滿足，是故她在閱讀《暮光之城》的過程中，一方面實踐了女性對於「被滋養」的需要，二方面更意識到「男性的主動與否」對於維繫一段感情的重要性，因而對自己的理想愛情做出修正，未來理想的另一半，最好是像《暮光之城》中的愛德華一樣，「發現自己喜歡上我，不能沒有我，就趕快來追求我」。

小說的意義在於其虛構本質（fictionality），以虛構人物及情節使女性讀者在想像層次上，對各種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的變化進行反思（Ang, 1987）。藉由觀看《暮光之城》，青少年對文本進行協商或者對立式的解讀，從而反思自身對於理想愛情的想像，突顯出某些受到青少年認同的浪漫愛觀點，如「一見鍾情」的相戀方式，她們認同愛德華與貝拉因一見鍾情愛上對方，視其為浪漫愛的展現並在觀看過程中得到滿足，但不代表在現實生活中，她們亦將其視為理想愛情的實踐方式；然而，亦有青少年藉由《暮光之城》補強了自身對於理想情人、理想愛情的想像，由此進一步顯現《暮光之城》對青少年之影響性具有多重形式：它可能是滿足青少年精神層次的缺憾，弭平理想與現實之差距為青少年帶來的無奈與悲傷，達到一種「洗滌」的作用；亦可能對青少年的愛情觀造成實質影響，促使青少年將《暮光之城》中的浪漫愛「複製」到現實生活中，以期實踐如同愛德華與貝拉一般的浪漫戀情。

第三節 小結：青少年浪漫愛情想像的藍圖

本節目的在於描繪青少年對於浪漫愛之想像藍圖，並與當今浪漫愛概念，以及《暮光之城》所刻劃之浪漫愛進行比較，釐清三者之間的關連性。根據以上訪談資料的分析結果，研究者整理出「現代浪漫愛理論、《暮光之城》浪漫愛與青少年浪漫愛想像之對照表」。

表三：現代浪漫愛理論、《暮光之城》浪漫愛與青少女浪漫愛想像之對照表

浪漫愛主題	現代浪漫愛理論	《暮光之城》 浪漫愛	青少女想像的 浪漫愛
浪漫愛的展開	浪漫愛往往被認為是立即吸引的「一見鍾情」。	愛德華與貝拉透過「一見鍾情」的「第一眼」進行無言溝通，對彼此特質做直覺感知，察覺對方的特殊性進而相互吸引。	「命中注定」與「一見鍾情」是關鍵：浪漫愛情的發生，歸因於非個人能控制的外部因素。
浪漫愛的延續	在關係中享有平等地位是成就浪漫愛的重要條件之一，戀人為了相愛相守而試圖克服、解決障礙，亦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實踐的過程，象徵著為了追求個人幸福所付出的努力。	貝拉希望由人類轉變成吸血鬼，提升自我能力與地位，以對等方式和愛德華相處。《暮光之城》作者曾以西洋棋比喻貝拉在《暮光之城》中的蛻變與成長：故事一開始，貝拉是棋盤上最弱的小卒，但成為吸血鬼後，她變成最強大的女王，就像玩西洋棋，貝拉一步步的走，最後得到她想要的。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追求地位平等：女性不該長期處於被單方面照顧、保護的狀態。 2. 與另一半在外貌、年齡的差距，亦使女性對愛情產生不安全感。 →面對愛情，女性應「積極爭取」，而愛情亦包含自我實現。
浪漫愛對於「永恆愛情」的討論	「永恆愛情」是浪漫愛的極致幻想。	吸血鬼的「不朽」與「對感情的專一」使「永恆愛情」成為可能，而貝拉亦期望轉變為吸血鬼和愛德華永世相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找到生命中的愛德華」是青少女體現「永恆愛情」的行動典型：吸血鬼愛德華專情、知道自己在愛情中追求的是什麼，使「永恆愛情」成為可能。 →突顯女性對現實男性「用情不專」的批判。 2. 以「把握當下浪漫」取代對「永恆愛情」的追求：「永

			恆之愛」是「縹緲虛幻的愛情幻想」，過於理想但在充滿意外與風險的現實中顯得不切實際。 →愛情的理想與否和交往時間長短無關。
浪漫愛對於「性」的討論	浪漫愛追求的應該是「唯靈論」還是「靈肉合一」，至今未有定論，但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浪漫愛越發具有激情色彩，越來越多人認為它應該是一種介於「靈魂—情感—性欲」間的強烈情感。	愛德華一再拒絕貝拉的主動求歡、拒絕發生「婚前性行為」，強調浪漫愛應重視精神交流多於肉體結合的歡愉，體現美國傳統的宗教價值觀：「性」象徵一種潛在危險。	1. 愛德華對於性的保守，象徵著對女性的保護與負責任，值得現代男性學習：愛德華的保守性觀念是女性在幻想層次對男性做的「道德呼求」。 →「性行為」可能為女性帶來未知「傷害」，在「對的時間」發生的性，能使戀人關係更穩固。 2. 反被動為主動，女性亦有權滿足自己的性需求： (1) 對性感到好奇，但堅持不發生「婚前性行為」。 →女性對性的保守與壓抑，突顯中國傳統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2) 勇於追求「性」，重新掌握女性性自主權利：性不再是男性專利，女性在愛情、親密關係中亦可反被動為主動。 (3) 認同女性性自主，但強調「安全性行為」。
浪漫愛的「正面影響力」	浪漫愛使你的人生「完滿」，象徵著靈魂的相遇、結合與互補，因而滿足個人缺憾，而這缺憾直接關係到自我認同。	愛德華和貝拉在跨越種族藩籬的種種困境中攜手成長、彼此療癒，最終成為彼此人生的意義，藉以突顯浪漫愛力量的偉大，足以改變一	1. 浪漫愛象徵自我成長，有助於女性地位的提升：愛情是自我實踐與發揮內在潛能的方式，而成長的過程涉及社會地位的提升與權力的轉移。 2. 浪漫愛具治癒性，涉及「自我價值」與「身分認同」

		個人及他的一生。	<p>的再建構：</p> <p>(1)「愛一個人」的極致，是將對方當作自己人生的價值與活著的意義： →象徵著「自我主體性」的尋找與再建立。</p> <p>(2) 戀愛是一種「相互治癒」：女性積極在愛情中發揮對男性的療癒性</p>
浪漫愛的「負面影響力」1：厭惡社交	浪漫愛情可能使陷入其中的男女，因戀愛所帶來的激情忽視、厭惡社交。	貝拉在與愛德華陷入熱戀後，一心只想著男朋友，忽視朋友與家人，突顯愛情具有之優先性，超越親情與友情。	<p>1. 人生的重心不只有愛情，友情、親情也很重要：愛情、親情與友情三者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性。</p> <p>2. 生命短暫，應該把時間花在值得的人身上：愛情享有優先性，高於親情及友情。</p>
浪漫愛的「負面影響力」2：偷窺與跟蹤	浪漫的愛不一定會趨向光明，也可能趨向黑暗，戀人間占有欲的膨脹，可能為兩人的關係帶來危機。	愛德華曾一路尾隨貝拉與其他同學出城購物，亦常在半夜潛入貝拉房間，靜靜看著她睡覺直至天明。	<p>1. 「喜歡的人」跟著自己、時時盯著自己，代表戀人的體貼與守護：</p> <p>(1) 不喜歡的人跟著妳才叫作「跟蹤」。</p> <p>(2)喜歡的人「未經許可闖進自己家裡」是「來找自己」。</p> <p>(3) 喜歡的人「看著、偷看自己睡覺」是「陪我睡覺」。</p> <p>→強調「半夜」、「觀看」對於戀人的象徵意義。</p> <p>2. 透過「隨時跟在妳身邊」、「夜晚潛入妳家看著妳睡覺」展現的關心，是對女性隱私權的侵犯。</p> <p>→反映青少年的「主體意識」，強調與戀人地位的平等，不希望被當成「監看」的客體。</p>
浪漫愛的「負面影響力」3：以「為妳好」為理由進行	浪漫愛的幻想預設了男性對於女性提供無條件	愛德華以「為了貝拉好」為理由，不顧貝拉反對毅然	<p>1. 「保護」以及「過度保護」的界線應劃分清楚：</p> <p>(1)「私自做決定」就是「保</p>

<p>「過度保護」</p>	<p>的、全面的情感滋養與保護。</p>	<p>決然與她分手，為了說服貝拉放棄肚子裡的吸血鬼胎兒，甚至情願她去和狼人雅各生孩子。作者欲透過愛德華「激烈的愛情展現方式」強調浪漫愛之價值：「真正偉大的愛情，不是堅持與對方在一起，而是讓對方得到幸福」。</p>	<p>護欲過剩」：突顯男性在愛情中的霸道專制，重現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p> <p>(2) 處理事情的手段「洽當」且能「解決問題」，則是「保護」而非「過度保護」。</p> <p>2. 真正偉大的愛情，不是像愛德華一樣單方面為對方付出，以「自己所認為」的方式對另一半好，而是透過溝通，兩人一起尋找通往幸福的途徑。</p>
<p>浪漫愛的「負面影響力」4：殉情</p>	<p>浪漫愛的最高境界是與所愛同生共死，將對方放在與自己生命同等重要的位置，是故浪漫愛也可能趨向黑暗與死亡，如同戀愛中的一方承諾「可以為了你而死」，顯示人們對愛情的執著可能戰勝其對生存的意志，成為一種病態。</p>	<p>愛德華曾說，「萬一失去貝拉，他也不打算獨活。」於是在愛德華誤以為貝拉跳崖身亡後，便前往義大利展開自殺行動，以期和貝拉生死相許。藉由愛德華的「殉情」，作者欲展現「永恆愛情」的另一種形式：藉由死亡將愛情停留在巔峰，以永恆的形象留存下來。</p>	<p>1. 「死亡」之於吸血鬼的意義，是愛德華為了貝拉「殉情」浪漫的基礎：愛德華失去貝拉而選擇死亡，正代表貝拉就是他存活的意義，是他延續生命之不可或缺。</p> <p>2. 「殉情」作為戀人延續愛情，永生相守的方式過於偏激極端，並非浪漫愛展現。</p> <p>3. 「替所愛的人好好活下來」，才是取代「殉情」，證明愛情不會隨生死而消逝的最佳方式。</p> <p>→青少女傾向並支持以積極態度思考、定義什麼才是真正的浪漫愛情。</p>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表呈現了「現代浪漫愛理論」、「《暮光之城》浪漫愛」與「青少年的浪漫愛想像」，研究者將浪漫愛所具有的概念分為幾個主題，包含「浪漫愛的展開」、「浪漫愛的延續」、浪漫愛對「永恆之愛」的討論、對「精神與肉體」的爭論，以及浪漫愛可能產生的各種「正、負面影響」來進行比較與討論。

研究者首先針對現代浪漫愛概念進行整理。浪漫愛的觀念起源於西方，在前現代歐洲尋求宗教慰藉抑或爭取道德解放的過程中，浪漫愛概念首度將愛情和自由串聯在一起，兩者皆被視為令人心生嚮往的境界，浪漫愛的理想因而在自由和自我實現間找到棲身之所，最終演變為一種制度化的擇偶機制與婚姻基礎。Giddens (1992) 曾在其《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一書中提及，浪漫愛只在特定文化中存在，特色因文化而異。而浪漫愛此一源自西方的觀念與制度，自清末民初引進中國後，在歷史的發展潮流中逐漸由一種公共、集體性的、和社會運動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轉變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情侶私人世界中的情感流露，而這與六〇年代初期開始大量印行的標準化、規格化言情小說，以及當時膾炙人口的瓊瑤小說有密切關聯（林芳玫，2006）：約會與自由戀愛等觀念逐漸成為年輕人文化的一部分，浪漫愛的概念在台灣社會普及，逐步完成其建制化的過程。

浪漫愛的建構與演變，和時代背景有很大的關聯，現今所指稱的浪漫愛，在保留傳統意涵的同時亦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風貌。浪漫愛的傳統強調一種心靈的溝通，透過具立即吸引性的「一見鍾情」，戀人的靈魂在這無聲的「第一眼」溝通過程中相遇進而結合，此結合象徵著自身缺憾的滿足，而這缺憾直接關係到自我認同，浪漫愛因此被視為人生得以「完滿」的正面力量。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對於兩性平等的追求使現今浪漫愛不只是一種內在的感覺與情緒，更意味著一個生命個體的成長，在戀愛的過程中，愛情與兩性互動所產生的問題，增強男女雙方的自我成長，這種成長可能是內在氣質的改變，亦可能是外在社會地位的提升。而現代性觀念的日漸開放，則促使浪漫愛在重視靈魂溝通的同時，強化了對於肉體結合的重視，性關係開始成為是愛情關係的一部分，將浪漫愛描繪為一種介於「靈魂—情感—性欲」間的強烈情感，三者缺一不可並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之則僅是普通甚至是不成熟的愛情關係。

通過性和愛，浪漫愛結合肉體與精神快樂、結合浪漫與日常生活，在逐漸擺脫宗教神聖色彩的同時，與強調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越發密不可分，但卻也因此為浪漫愛帶來質疑與批評，因為在它為人們帶來渴望、著迷的同時，卻也可能造成人格的改變甚至自我控制能力的喪失，於是許多心理學家將浪漫愛視為一種「成癮」：當你獲得它時，它是正面的成癮；當你的愛被鄙棄但你無法放下它時，它就轉變成一種恐怖的負面注視，導致自殺、殺人或顛覆社會網絡連結的可能性（Fisher, 2004）。而浪漫愛所強調的永恆性，對於「永恆愛情」的崇高追求，也開始成為一種病態，因為在以時間的有限性為基礎的現實世界中，浪漫愛蘊藏了太多難以在有限現實中被滿足的無限嚮往，最終帶來的不是光明與希望，而是黑暗與死亡。

就在當現代社會越發質疑「浪漫愛」具有之意義與其存在價值的時空背景下，《暮光之城》問世了，作者史蒂芬妮·梅爾以現代版《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浪漫愛情為基調，敘述了一段發生在吸血鬼和人類之間的禁忌愛情。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吸血鬼愛德華所具有之吸血鬼特質，以及愛德華與貝拉在一段戀愛關係中的互動，《暮光之城》所再現的浪漫愛概念得以被放大、強化並呈現在其讀者眼前，而這正是《暮光之城》與其他羅曼史小說最大的不同處。

探究《暮光之城》描繪的浪漫愛圖像，研究者歸納出幾個特點：首先，《暮光之城》浪漫愛強調愛情宿命論，將愛情視為一股難以抵抗的力量，而「一見鍾情」則是陷入一段宿命愛情的男女所必需歷經的相戀形式。其次，《暮光之城》浪漫愛突顯了女性在愛情中的主動性，如貝拉迫切渴望由人類轉變為吸血鬼，象徵在愛情中女性唯有與男性擁有平等地位，戀情才可能長久；貝拉與愛德華共度難關、攜手成長，顯示在愛情中，女性亦擁有治癒男性的力量。而相較於貝拉的主動性，《暮光之城》浪漫愛則將男性描繪為較保守被動的一方，如愛德華總是以默默跟隨、默默觀看的方式，在暗中守護貝拉，必要時亦願意以退讓的方式來成全愛人的幸福，而其對於「性」的保守更體現了西方傳統宗教的價值觀，貶斥「性與肉體」，提倡以精神交流取代肉體結合。再者，《暮光之城》浪漫愛重視「永恆」，一方面藉由吸血鬼不朽的生命與對感情的專一，強調「永恆愛情」是可能達成的美好境界，另一方面則透過「殉情」展現「永恆愛情」的另一種形式，亦即藉由死亡將愛情停留在巔峰，以永恆的形象留存下來。最後，《暮光之城》浪漫愛強調愛情具有之優先性，將愛情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歸結為外部同時亦是當事人本身的內部問題，帶出浪漫愛不只是相愛的「兩人間」的事情，更可能晉升為家族或族群間的對立，藉此進一步強化愛情具有之影響性與破壞性。

而在以《暮光之城》為試紙，檢測青少年對浪漫愛想像後，研究者嘗試描繪青少年對於浪漫愛之想像藍圖，具有以下幾個要點：首先，青少年認為浪漫愛象徵情侶「命中註定」的結合，而「一見鍾情」則是實踐宿命愛情最有效率的方式。此點吻合浪漫愛理論與《暮光之城》浪漫愛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認同「一見鍾情」之於浪漫愛的重要性，然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往往會選擇「日久生情」而非「一見鍾情」作為展開一段戀愛關係的理想形式。此現象點出青少年對於愛情在「想像」與「實踐」層面上的差距，因為處於風險社會之下，浪漫愛想像可以唯美感性，但回到現實生活則不允許她們這麼做。

其次，青少年認為一段成功而能長久維繫的浪漫愛，戀人間處於平等地位是關鍵，而追求平等、追求自我能力提升的過程與最終成果，則帶出青少年想像中的浪漫愛所應具有之正面功能：愛情是自我實踐與發揮內在潛能的方式。現代女性積極展現在愛情關係中的主動性，不只渴望「被愛」更主動「去愛」，從而使愛情具有之治癒功能有發揮的可能性，在愛人與被愛的過程中，男女雙方的「自

我主體性」得以再建立。然而，青少年強調愛情不只是一種情感，更是一種自我成長與能力提升，暗示的其實是她們不認為人生只要得到了愛情就能夠圓滿，而是在追求愛情的同時，對於事業、親情、友情等人生價值抱以同等重視，缺一不可。雖然亦有青少年持相反態度，將愛情的優先性置於人生追求的首要目標，但對多數青少年而言，人生的重心不該只有愛情，在享受浪漫戀情的同時，所經歷的歷練與成長，才是浪漫愛所欲彰顯的真正價值。

青少年渴望被男性所愛，也積極去愛，彰顯女性在愛情關係中的主動性，她們不希望被男性單方面守護，而是希望有機會也能守護對方。對於青少年來說，男性所提供的「保護」亦是浪漫愛涉及的一個重要概念，她們追求的是男性在戀愛關係中「適當的保護」，而非霸道專制的「過度保護」，由此突顯部分青少年在愛情裡「主體意識」的覺醒，強調與戀人相互尊重與溝通的重要性，因為真正的浪漫愛，不是以「自己認為」的方式對另一半好，而是兩人一起尋找通往幸福的方式。當然，在部分青少年要求自我主體性，不希望被戀人當作保護「客體」的同時，亦有青少年認為，只要是「喜歡的人」基於「對自己好」所做出的行為，她們基本上都能夠接受，如同她們將戀人「時時刻刻跟著自己」的行為視為體貼的表現，或是以「來找到自己」形容戀人「未經許可闖進自己家裡」；以「陪自己睡覺」形容戀人「半夜不睡覺，跑來盯著自己睡覺」，對她們來說，戀人對自己展現出的高度關愛與重視，是她們在為愛情付出的同時最希望得到的回報。

青少年針對浪漫愛進行反思與想像的過程，亦可說是對於現實男性、現實社會進行批判的一個過程，而這具體體現在她們對於「永恆之愛」的追求與對「性」的討論上。青少年將「永恆愛情」視為「縹緲虛幻的愛情幻想」，因過於理想，對應現實中諸多「用情不專」的男性，以及現代充滿意外、風險的社會，反而顯得不切實際。青少年因此以「把握當下浪漫」取代對「永恆愛情」的追求，又或者將「找到生命中的愛德華」當作體現「永恆愛情」的行動典型，因為唯有與「專情」、「知道自己在愛情中追求的是什麼」的人在一起，才有可能實踐「永恆愛情」。此外，女性對於現實男性的批判，亦反映在他們對於「性」的看法上，她們將愛德華保守的性觀念，視作理想伴侶對於女性的尊重、保護與負責任，值得現代男性學習。而在針對「婚前性行為」進行討論時，青少年更意識到傳統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對性感到好奇，但不認為性是愛情關係中必要發生的一部分；而部分青少年則認為，在現代社會，「性」已不再是男性專利，只要在「安全性行為」的基礎下，女性亦可親密關係中反被動為主動，重新掌握性自主權利。

最後，在青少年的浪漫愛想像中，她們拒絕視「殉情」為戀人延續愛情抑或永生相守的方式，這是青少年浪漫愛藍圖中與浪漫愛概念、《暮光之城》浪漫愛最大的差異之處。對青少年來說，雖然為了某人而死，象徵著對方就是他存活的意義，是他延續生命之不可或缺，但以如此手段展現愛情過於負面且極端，是故

相較於「殉情」意味的病態愛情美感，青少年更傾向以積極的態度去思考、定義什麼才是她們心中的浪漫愛情，而「替所愛的人好好活下來」，正是青少年想像中，比「殉情」更浪漫，更能證明愛情不會隨生死而消逝的方式。

透過對「現代浪漫愛理論」、「《暮光之城》浪漫愛」與「青少年浪漫愛想像」的整理，研究者得以為「青少年浪漫愛想像」畫出藍圖，並對其與「現代浪漫愛理論」、「《暮光之城》浪漫愛」進行初步的比較與討論。而在描繪「青少年浪漫愛想像」藍圖的過程中，研究者亦發現，青少年對浪漫愛的想像，其實也是對於理想情人的想像，而其理想情人的樣貌、個性、感情觀等等，則是青少年以《暮光之城》男主角，吸血鬼愛德華為基礎進行想像，並針對部分細節做出修正的結果。舉例來說，愛德華俊帥的外表、良好的家世背景、對感情專一、對情人溫柔體貼等條件，完全符合青少年對理想情人的要求，但對於愛德華常常以「我是為了妳好」而私自做出的某些決定，如單方面決定與戀人分手、單方面為了戀人著想，將戀人推向另一個男人身邊，自己選擇退讓等等，則被青少年視為軟弱溫吞、不夠有男子氣概的表現，如能將這些「缺點」做改正，青少年認為，吸血鬼愛德華即使不是她們心目中百分之百的理想情人，至少也符合他們對理想情人的絕大多數定義與要求。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現今廣受歡迎的《暮光之城》系列小說、電影，探索台灣青少年觀看《暮光之城》的真實經驗，並以浪漫愛的觀點，將重點聚焦於青少年觀賞文本時的個人詮釋歷程，以理解《暮光之城》系列作為一種文學、影視文本類型，如何藉由吸血鬼愛德華與浪漫愛概念的呈現，促使青少年在與文本互動的過程中，對浪漫愛進行反思與想像。

《暮光之城》的觀眾多被界定為十幾歲的青少年，但這群青少年們卻往往受到負面描述，可能是缺乏文化資本的、無差別的、平庸的、不分辨好壞品味的甚至是一窩蜂的 (Bode, 2010)。然而，透過本研究，其實可發現喜歡《暮光之城》的青少年並非如上述所指稱的如此平面乏味，她們對於《暮光之城》文本的主動選擇與使用，對於《暮光之城》浪漫愛所提出的詮釋與反思，皆顯示了身為「暮光迷」，青少年具有多樣性的樣貌，對於《暮光之城》、對於浪漫愛情，她們有著獨特的自主性思考，而這正是本研究所欲彰顯的價值所在。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問題：「(一)就個體經驗歷程的觀點言，青少年閱讀《暮光之城》的動機為何？又如何發展自身身為「暮光迷」的認同？」、「(二)在挪用《暮光之城》文本的過程裡，青少年如何解讀？如何發展對「浪漫愛」的認同？」在針對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中，研究者首先整理青少年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促使她們主動接觸並喜歡上《暮光之城》。對於青春期的少女來說，「校園生活環境」是她們接觸《暮光之城》人事物的主要脈絡，在升學壓力與封閉管制的校園空間裡，「暫時紓解學校課業壓力」、「滿足對愛情的憧憬與渴望」成為她們觀看《暮光之城》的主要動機。在閱讀《暮光之城》的過程中，青少年得以進入一個愉悅美妙的吸血鬼幻想世界，透過與文本的積極互動，青少年在《暮光之城》文本中尋找與她們日常生活、尋求之情感相契合之處，藉以暫時逃離一陳不變的校園生活、沉重的升學壓力，或者滿足青春期少女對於愛情的渴望。

青少年主動選擇《暮光之城》文本，藉由《暮光之城》文本的「使用」，滿足個人心理與情感上的需求，此舉帶出兩個重點：其一突顯「閱讀」行為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閱讀是一個積極主動的活動，是認知的形成過程與意義的詮釋，青少年才能透過《暮光之城》此一文化產品的使用達成特定目的。其二，《暮光之城》間接觸及青少年的集體問題與焦慮，在為青少年提供

逃避學業壓力管道的同時，滿足青春期少女對於愛情的憧憬與幻想，代表一種「補救性青少年次文化」的概念，使青少年得以透過「幻想」的方式來暫時逃避問題，紓解社會制度帶來的緊張壓力，在幻想與想像層次彌補現實的缺憾。

在理解青少年接觸《暮光之城》之動機與藉由文本使用得到之滿足後，研究者進一步探討青少年發展自身作為「暮光迷」認同的過程。由接觸《暮光之城》到以「暮光迷」自居，展現的是青少年和《暮光之城》文本在一個時間向度上的互動過程：從接觸文本、深入了解文本到一遍又一遍重複閱讀文本，青少年先是透過《暮光之城》尋求個人特殊目的的滿足，這個過程使她們對《暮光之城》產生高度好感，而這份對於《暮光之城》的好感進一步使青少年開始發展身為「暮光迷」的自我認同，此時的青少年重視與文本的互動，不僅基於自身所處時空脈絡對文本做出詮釋，更在意其他「暮光迷」、文本作者、評論家如何透過他們所處的文化背景，發表對文本的解讀。依照訪談資料的結果，研究者進一步將受訪青少年分為三種類型的「暮光迷」：(1) 現在仍然很喜歡《暮光之城》；(2) 雖然仍喜歡《暮光之城》，但相較於過去，現在的態度趨於平淡；(3) 現在已幾乎不再看《暮光之城》，但將其視為人生成長過程的重要階段，具有正面意義。

作為「重度暮光迷」，現在仍很喜歡《暮光之城》的青少年往往是最會去嚴格界定「誰是真正的暮光迷」的一群人。她們有一種類似於「優越感」的自我認同情緒，透過強調作為「暮光迷」對於文本所應有的深度詮釋與解讀，區分自己與其他「不像自己那麼資深的暮光迷」。而相較於仍對《暮光之城》保持熱情的青少年，部分受訪者如今對於《暮光之城》的態度則趨於平淡。這類青少年往往以較單純的二分法，將自己定位為「冷靜派的暮光迷」，藉以畫分出那些「不那麼冷靜甚至是瘋狂的暮光迷」，她們不排斥卻也明顯不願意成為那群「非理性女孩」中的一份子。第三類「暮光迷」現在雖已不再看《暮光之城》，但仍將過往觀看《暮光之城》的經驗，視為成長過程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故不論是開始接觸或是停止接觸《暮光之城》，對青少年皆具正面意義，突顯《暮光之城》文本並不只是單純的「給愛幻想的小女生看的愛情故事」，而具有更正面積極的意義與價值。

在青少年建立自身作為「暮光迷」認同的過程中，實以由找尋文本與自身生活脈絡、情感的相契合之處，演進為開始針對《暮光之城》文本進行深入分析，而其解讀過程，往往受到青少年自身價值觀，特別是愛情觀的影響，使同樣一段劇情對青少年產生的詮釋結果與意義各不相同。是故，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另一個重點，便是藉由「浪漫愛」框架，進一步探究青少年作為「暮光迷」的真實樣貌。

藉由詢問青少年對於《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感受，研究者嘗試描繪「當代青少年浪漫愛想像」的藍圖，並以之與「現代浪漫愛概念」、「《暮光之城》再

現之浪漫愛概念」進行比較，而其中所呈現出的差異，正是青少女藉由對浪漫愛的想像，展現她們自主思考性與身為「暮光迷」多層次樣貌的過程，亦是一個對於現代社會、對於男性的反思與批判過程：

一、吸血鬼愛德華保守的性：女性在幻想層次對男性的道德呼求

對於「性」的討論，至今仍是學者在討論浪漫愛概念時爭論不休的議題，而對於《暮光之城》造就的「暮光現象」來說，由羅曼史意識延伸出的青少年性觀念亦是探討「暮光現象」的重要議題。在針對《暮光之城》文本具有之情欲元素所進行的分析中，有學者將《暮光之城》文本視為一種禁慾觀念的宣揚（Ebert, 2008），極力對愛德華所具有的自制力加以讚揚；但亦有學者認為，相較於貝拉對於性的好奇與渴望，吸血鬼愛德華保守的性觀念，目的是為了讓青少女學會對自然而生的性慾望感到羞恥（Bradshaw, 2008），強調一種「無人管制的危險女性性欲」，彰顯的其實是女性情慾的被壓抑與社會父權體制的強力運作。

在解讀《暮光之城》浪漫愛中的「情欲表現」時，青少女首先展現出對於現代男性的批判，她們將愛德華保守的性觀念，視作理想中的伴侶對於女性的尊重、保護與負責任，值得現代男性學習。然而，這並不代表青少女對於「性」皆抱持有如愛德華一般的保守觀點，事實上，多數青少女認同並理解貝拉對於愛德華所具有的性慾渴望，甚至認為自己若是貝拉，亦會積極、主動地向愛德華尋歡，因而形成一種矛盾的現象：青少女一方面讚揚愛德華具有的高自制力，為了保護女性免於傷害，拒絕女性的主動求愛；另一方面卻也對性感到好奇與渴望，認為愛德華的拒絕，「拒絕得有點久」。

在傳統父權體制的社會下，性是男性的專利，女性對於情慾的渴望是被禁止與壓抑的，然而，隨著時代發展，性觀念的開放使部分青少女勇於追求自身性欲的滿足，只要在「安全性行為」的基礎下，女性亦可在親密關係中反被動為主動，重新掌握自身性自主權利。就在「性」逐漸去汙名化的基礎下，女性對於性的思考模式，以由過去的是與非，轉變為性是否能為自己帶來「愉悅」的感受，而這正是女性對於男性提出批判，稱讚愛德華的主因，因為相較於得不到性的失落，她們不希望陷入男性「假性愛之名」對自己進行「給不給性」的無形逼迫。當性逐漸成為愛情關係的一部分，「給不給性」開始成為「愛不愛我」的衡量標準，因而使女性陷入難以拒絕的處境，這樣的性非但不能為女性帶來「歡愉」，反而是一種脅迫。而現在，愛德華出現了，作為一個完全不需要擔心對方以「愛就給我」為理由，試圖正當化對於女性之逼迫的「溫吞男性」，愛德華反而體現了女性在幻想層次對男性所做的道德呼求，而他保守性觀念也因此被視為好的、值得讚許的行為，甚至讓女性樂於享受去挑戰、去試著打破愛德華禁忌的那份「主動求歡」的樂趣。

二、在風險社會的時代脈絡下看「永恆愛情」

若說青少年如何解讀《暮光之城》中的「性」，是對於現代男性的批判與道德呼求，那麼青少年詮釋《暮光之城》所強調之「永恆愛情」概念的過程，則是對於風險社會下的愛情觀所具有的不安。浪漫愛蘊藏了在有限現實裡無法滿足的無限嚮往，是故常有學者質疑浪漫愛是否真有可能實現（Giddens, 1992），「永恆愛情」即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然而，當吸血鬼出現，以其「不朽」打破人類有限的時間性；以其「對感情的專一」打破人性的善變與多情，「永恆之愛」似乎再也不是難事，如同《暮光之城：無懼的愛》電影所打出的口號：「只有吸血鬼，可以永遠愛妳」，顯示的便是《暮光之城》浪漫愛對於「愛情永恆神話」的擁抱，象徵著男女主角「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直到永遠」。

青少年擁抱《暮光之城》永恆愛情的概念，但在嚮往的同時，青少年往往也懷疑永恆之愛是否真能在現實世界中實踐。對青少年來說，「永恆愛情」就像是一種「縹緲虛幻的愛情幻想」，因過於理想，反而顯得不切實際，而這帶出的是她們對於後現代社會中的「後現代愛情觀」所抱有的不滿與不安。後現代文化是喪失歷史感的文化，愛情的濃度與時間無關，有的一拍即合，也有的交往千百個日子後煙消雲散，而在此脈絡下產生的後現代愛情則而具有肢體性、易變性、速成性、消費性與享樂性（孟樊，1989；轉引自林芳玫，2006）。是故，身處在這多變的風險社會下，又或者以後現代的愛情觀進一步觀看《暮光之城》的永恆愛情，反而更突顯了現實的不圓滿。

然而，即便身處風險時代下，青少年其實並沒有放棄追求屬於他們的永恆愛情，只不過對於何謂「永恆」，她們有了新的定義。部分青少年仍視永恆為一種永生相守的概念，因而在觀看《暮光之城》的過程中發展出一種神話的行動典型，亦即「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愛德華，就能夠愛他很久很久」，雖然青少年並不一定會在現實生活中採取這種行動模式，但愛德華作為一行動典型，他的存在帶給青少年相當大的希望與慰藉，使青少年得以與矛盾共存。而在部分青少年發展行動典型的同時，亦有部分青少年扭轉了「永恆愛情」的意義，從過去強調的永生永世相守，轉變為一種「剎那即永恆」、「片刻勝永恆」的概念。也就是一種對於「當下」的掌握，不求永生相守，但求在相愛的時光中兩人只屬於彼此，突顯青少年對於風險時代下的愛情關係經營，所做出的消極妥協與積極變通。雖然《暮光之城》嘗試製造完美無缺的愛情幻境，但青少年以自身愛情觀與時代脈絡作為閱讀位置，以相反態度觀看《暮光之城》中對於永恆愛情的敘述，進行而成 Hall 所稱的抗拒式解讀，進而對文本闡述之主控意識形態提出批判與挑戰。

三、成功的浪漫愛應是女性自我「主體性」的展現

浪漫愛能帶來光明與新生，亦能帶來黑暗與死亡，在《暮光之城》中愛德華為愛殉情的橋段，便是浪漫愛陰暗面的明顯範例，亦突顯了愛德華潛在的負面人格。是故，當青春期的少女們紛紛為《暮光之城》男主角愛德華傾心時，亦有學者開始對此現象提出質疑與警告，如 Scanlon (2011) 以「拜倫式英雄」形容愛德華，而 Merskin (2011) 更曾以心理學角度，將愛德華視為一名「補償性精神病患者」：在愛德華與貝拉的浪漫愛情關係中，貝拉變得完全依賴愛德華，甚至願意為他而死或以一種被掠奪的型態相伴在他身邊。Merskin 因此斷言，眾多青少女將愛德華視為心目中的最佳理想男友，其實突顯了當代少女心理與生理健康的問題。

然而，面對 Merskin 等人的警告，青少女抱持相反看法，因為對於青少女來說，在愛德華與貝拉的戀愛關係中，她們看到的不是女性對於男性的依附，而是女性在愛情中所展現的主動性。如同貝拉積極希望由人類轉變成吸血鬼，象徵的不是肉體的死亡與靈魂的逝去，而是一種地位的提升，由單方面被保護的狀態晉升到由她來保護其他人，現代青少女強調自我「主體意識」，要求自我主體性，不希望被戀人當做保護「客體」而是希望在「被愛」的同時更主動「去愛」。這個想法除了彰顯在現代兩性平等概念下，女性所展現的獨立自主，亦隱含了青少女對於現代男性在愛情關係上「不主動」，只好由女性「主動出擊」的一種莫可奈何。正是因為這樣，吸血鬼愛德華與貝拉的浪漫愛才顯得更迷人，使女性得以閱讀過程中，滿足由男性在戀愛關係中主動扮演「情感滋養者」的渴望與需求。

青少女不認同在愛情中一味依附男性，而學者所擔心的「願意為他而死或以一種被掠奪的型態相伴在情人身邊」的狀態，對於青少女來說亦不會發生，因為她們不認同殉情，不認同任何藉由犧牲性命方能證明愛情堅貞的作法。青少女拒絕接受「殉情」作為戀人延續愛情抑或永生相守的方式，而這亦是青少女浪漫愛藍圖中，與浪漫愛概念、《暮光之城》浪漫愛最大的差異之處。在經典愛情文學中，生死相許往往被視為愛情的最高境界，吸血鬼愛德華基於失去貝拉，等同於失去生命意義而選擇「死亡」，雖帶出「殉情」的浪漫意涵，但對多數青少女而言，愛德華為貝拉殉情的行為，非但不浪漫，反而突顯了殉情者自身的衝動與脆弱，以及對於生命、對於賜予你生命之人的不尊重，因為人生中不會只有愛情，人生更不該只為愛情而活，青少女重視且追求浪漫愛情，但同時對於親情、友情、事業等人生其他價值抱以同等重視，是故相較於「殉情」，「替所愛的人好好活下來」，才是證明愛情不會隨生死而消逝的最佳方式。

每一個時代都擁抱一種他們所需要的吸血鬼，吸血鬼會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生活其實與他們被再現的情節深有關聯 (Auerbach, 1995)，而吸血鬼愛德華的出

現，或許正象徵著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愛情、對於尋求真愛的不安與恐慌。在多變而充滿未知性的社會中，人們漸漸屏棄對浪漫愛的追求，對於仍渴望浪漫愛、對浪漫愛抱持幻想的人，則投以輕視或嘲弄的眼光，視其為非理性、不成熟的一群人。然而，透過浪漫愛框架觀看身為「暮光迷」的青少女，可發現她們之所以擁抱浪漫愛，之所以擁抱吸血鬼愛德華，背後往往都具有特殊意義，可能是基於對現實的不滿，亦可能是對於自我價值的一種實踐。在青少女與《暮光之城》文本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青少女對於浪漫愛、對於現代愛情所進行的想像與反思，足以打破他人對「暮光迷」的刻板印象，具體展現身為「暮光迷」豐富而多層次的樣貌：「暮光迷」不僅是對愛情懷抱憧憬的女孩，亦是一群對於現代愛情觀及其背後彰顯之價值具有挑戰、顛覆能力的女孩們。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對青少女從接觸到喜歡上《暮光之城》，進而成為「暮光迷」的過程有了詳細了解；而藉由詢問青少女對於《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看法，研究者得以歸納出現代青少女對於浪漫愛的想像藍圖。然而，由於時間與人力的限制，本研究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以下針對研究者在研究歷程及結果中發現到的問題進行整裡，以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選擇受訪對象的方式以「立意抽樣」為原則，並輔以滾雪球的抽樣方式來進行。研究者首先從「RobSten TW—羅伯派汀森克莉絲汀史都華 | 台灣後援論壇」中挑選合宜的訪談對象，再以身邊喜歡《暮光之城》的親友為搜尋起點，在訪談結束後持續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尋其他願意受訪的暮光迷，最後共針對 12 位青少女進行深度訪談。

在受訪者的篩選上，研究者原先希望以讀者的生活情境為基礎，包括其年齡、不同學習環境、家庭背景等變項，看看這些構成青少女獨特差異性的背景資料，會不會使「暮光迷」在接觸《暮光之城》的動機，或是文本的詮釋上產生影響，但是由於研究者採樣上的侷限，使得研究者無法明確看出年齡、家庭背景等特定人格特質，是否會對青少女在《暮光之城》的詮釋上產生特定影響。

研究者針對喜愛《暮光之城》的青少女進行研究，對於受訪者年齡層變項，本研究採取寬廣定義，將青少年的年齡界定為 12 至 24 歲，又因研究主題涉及受訪者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的詮釋與愛情觀的轉變，研究者進一步將受訪者年齡聚焦至 16 至 24 歲之間。未來有意針對《暮光之城》或是「暮光迷」進行研

究者，可根據此年齡範圍進行拓寬或聚焦，舉例來說，若仍以青少女「暮光迷」作為研究對象，則可將範圍侷限在高中生，如此可進一步了解「暮光熱潮」對於特定族群的影響；而若是希望在研究青少女暮光迷的同時，針對喜歡《暮光之城》的「暮光媽媽」進行研究，則可將年齡提升到 30、40 歲以上的女性，進而比較不同世代女性作為《暮光之城》閱聽人與「暮光迷」的異同。

此外，在針對「暮光迷」的篩選上，研究者以暮光迷觀看《暮光之城》經歷、對《暮光之城》的認知與情感、參與《暮光之城》相關活動的投入與否，以及掌握《暮光之城》相關資訊之豐富程度來進行選擇，其中尤以「觀看《暮光之城》經歷」最為重要。由於訪談問題涉及受訪者對《暮光之城》劇情的看法，研究者原本預計尋找同時看過《暮光之城》系列小說與改編電影的青少女作為受訪者，然在滾雪球的過程中，仍有出現僅看過電影、未看過原著小說，或雖看過小說，但僅閱讀一至兩集，印象較不深刻的受訪者。她們對《暮光之城》抱持著強烈的喜愛、執著與認同感，符合研究者對於暮光迷之定義，研究者因而決定將她們一同納入分析樣本中，但在訪談過程中仍可感覺到她們對於某些「小說裡有描寫，但改編電影沒有出現或甚少著墨」之劇情感到不熟悉，對於訪談資料的收集可能產生影響。是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在定義「暮光迷」時，可針對受訪者觀看《暮光之城》文本經驗做詳細界定，或僅選擇《暮光之城》小說、電影其中一種文本進行討論，以確保訪談資料的正確與豐富性。

《暮光之城》系列小說被定位為青少年愛情小說，而其電影的觀眾亦被界定為青春期少女。然而，研究者在以滾雪球方式尋找受訪者的過程中，其實有不少受訪者提及，她們身邊亦不乏有喜愛《暮光之城》的男性，雖然這些男性並不以「暮光迷」自居，但皆有閱讀《暮光之城》原著小說的經驗，甚至會與青少女相約一同去看《暮光之城》電影，而這或許也是未來值得探討的研究對象：這些喜愛《暮光之城》的男性，他們的閱讀動機、閱讀經驗及其個人特質等等，亦是「暮光熱潮」中別具意義而可進一步進行討論的現象。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擬定好之訪談題綱對 12 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然在設計訪談題綱時，除了青少女「《暮光之城》接觸經驗」、「《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與青少女真實愛情生活的形貌」等涉及研究主題之相關問題，研究者亦在問卷中加入「《暮光之城》與言情小說／愛情電影的關聯」、「《暮光之城》男主角吸血鬼形象與浪漫愛劇情的關聯」等其他具有相關概念的問題，最後題目數量共計 50 題。雖然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並未因題目數量較多，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或因此拒答，但考量到訪談者答題的完整性與豐富性，在僅考慮對受訪者進行單一而非多次的訪談的情況下，仍應將訪談題目進行適當精簡，方能針對各項問題進行更深入仔

細的追問，以獲得更豐富充實的訪談資料。

此外，在受訪者針對《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及其真實愛情經驗發表看法的過程中，由於部分問題牽涉受訪者的個人隱私，例如對於「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或是過往與男友交往、分手的經驗等等，在與研究者第一次見面的情況下，受訪者可能會羞於啟齒，或是有所保留，是故未來研究亦可考慮多進行幾回訪談，待受訪者解除心防後，方能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三、在研究內容方面

在資料分析上，為避免研究失去焦點，研究者選擇「浪漫愛」此一最能吸引研究者興趣的主題來進行分析。然而，研究者所收集到的訪談資料中，其實並不只有青少年「浪漫愛」概念可進行深入探討，「暮光迷」做為一種迷文化，其實具有更豐富而多樣的內涵。以下針對兩個議題進行延伸討論，以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一)「暮光熱潮」下的「暮光迷」是否等同於「吸血鬼迷」

在針對「暮光熱潮」的討論中，往往將《暮光之城》的廣受歡迎，與吸血鬼愛德華·庫倫畫上等號，「暮光熱潮」因此被視為「吸血鬼流行再度升溫」現象中的重要一環，而針對《暮光之城》與「暮光迷」的討論，亦因此與「吸血鬼文學」或「吸血鬼迷」產生關聯性。

在篩選受訪者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除少數青少年因為「喜歡吸血鬼」而接觸《暮光之城》外，多數青少年往往是基於對愛情故事的喜好而觀看《暮光之城》；而在針對受訪者進行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更進一步觀察到，多數「暮光迷」在接觸《暮光之城》以前，對於吸血鬼多抱持負面印象，在接觸《暮光之城》後雖然因為愛德華的緣故，使青少年對吸血鬼的印象改觀，她們卻也沒有因此喜歡上吸血鬼，因為她們認為自己並不是喜歡吸血鬼，而是喜歡「愛德華」這個「人」。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文學研究角度而言，吸血鬼愛德華的出現，代表吸血鬼形象的轉變，而這種轉變顯然具有某種意涵，是可進一步討論的議題；而就迷研究的角度言，若多數青少年在成為「暮光迷」之前或後，皆並非「吸血鬼迷」，部分青少年則在具有「暮光迷」身分的同時身兼「吸血鬼迷」，則這兩種不同的「暮光迷」會如何看待彼此？這樣的身分認同又是否會使她們在解讀《暮光之城》的過程中有所差異？這些都是未來可以再探討的主題。

(二)「暮光熱潮」下的「暮光迷」是否等同於「言情小說迷」

《暮光之城》所講述的愛情故事之所以特別，在於這是一段發生在吸血鬼與人類之間的浪漫愛情，然而，相較於以「吸血鬼小說」定位《暮光之城》，原著作者與出版社認為它其實更貼近青春愛情小說，因為就故事劇情看來，《暮光之城》的浪漫純情元素遠遠大過吸血鬼文學探討的深沉人性，而《暮光之城》也因此被以「愛情小說」或「言情小說」稱之。

《暮光之城》被稱為「言情小說」的說法使研究者感到好奇，若《暮光之城》與一般言情小說無異，何以《暮光之城》能引發全球性的狂熱現象，而非如同過去針對言情小說迷的研究，單純作為一種青少年用來滿足現實不可得之想像，或單純打發時間之文化產品？事實上，在進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到青少年對《暮光之城》的崇敬與對言情小說的貶低：對青少年來說，《暮光之城》是高尚的、是有如《傲慢與偏見》一般的經典文學作品，從愛德華與貝拉的禁忌戀情中，她們看到了嶄新的、前所未見的愛情典範；而言情小說則是庸俗的，裡面的愛情是灑狗血的、一陳不變的且公式化的。是故，將《暮光之城》拿來與言情小說進行比較，就像是在侮辱《暮光之城》。

「暮光迷」視《暮光之城》為「文學作品」，是比言情小說高尚的存在，此一界定《暮光之城》與言情小說孰優孰劣的過程，類似於過去針對高級文化與大眾文化之區別進行的討論：言情小說被視為「通俗文學」，因而有別於具高度文學價值之「嚴肅文學」。然而，有趣的是，當「暮光迷」崇尚《暮光之城》、貶低言情小說時，外界卻給予《暮光之城》等同於言情小說的評價，促使青少年以自身對《暮光之城》的評價，去抵抗外界對《暮光之城》的評價，從而展開一段相互影響甚至是鬥爭的過程。此種鬥爭與過去菁英文化以及流行文化間的權力鬥爭有何差異？青少年貶低言情小說的背後，是否代表著閱讀《暮光之城》的動機、滿足感應與閱讀言情小說有所不同？這些現象背後又彰顯了哪些價值？這些都有待未來研究者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2012 年全球票房 20 強出爐 《復仇者聯盟》奪冠〉(2013 年 1 月 03 日)。取自
香港文匯網電子報 <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59875>

emid-59875

Sabrina (無日期)。〈史蒂芬妮·梅爾《暮光之城》始於一個夢境〉。取自
金石堂網路書店網頁

http://www.kingstone.com.tw/publish/PublishInfo.asp?Kind=1&Pub_Date=2009/06/22

Sabrina (2009 年 6 月 3 日)。〈S 大聯合診所 即日起預約看診〉。取自

<http://twilighter77.pixnet.net/blog/post/28086554>

大英百科公司(主編)(2004)。《大英簡明百科》。臺北市：遠流。

田思怡(2010 年 7 月 11 日)。〈已婚熟女：我愛上吸血鬼...〉，《聯合報》，
G14 版。

安麗姬譯(2008)。《暮光之城：破曉》。台北：尖端。(原書 Meyer, S. [2008]. *Breaking Dawn*. New York, NY: Little, Brown and Co.)

李正賢譯(2006)。《質性研究—設計與計畫撰寫》。台北市：五南。(原書 Marshall, C. & Rossman, G.B. [1999].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Sage Publications, Inc.)

李亞梅(2010 年 7 月 12 日)。〈人鬼戀 《暮光之城：蝕》贏在新意〉，《聯合報》，
R19 版。

何定照(2009 年 2 月 13 日)。〈文學夯到電影 吸血鬼不死傳奇〉，《聯合報》，
E2 版。

何定照（2009年2月13日）。〈安·萊絲拈筆 吸血鬼文藝化〉，《聯合報》，E2版。

〈你不能錯過暮光之城：新月的十大理由〉（2009年11月30日）。取自龍祥電影官方部落格 <http://longshong.pixnet.net/blog/post/29895816>

吳敏倫（1991）。《禁果與人生—新一代須知的性愛經》。香港：三聯書店。

吳垠慧（2009年12月30日）。〈揮別陰霾 出版業「虛實合一」走紅〉，《中國時報》，A16版。

〈青少年政策白皮書領綱〉（2008）。取自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青少年事務促進專案小組網頁
http://ey.cbi.gov.tw/internet/main/doc/doc_detail.aspx?uid=381&docid=1513

林佳樺（2002）。〈性與真實：本土言情小說讀者之閱讀論述〉。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芳玫（2006）。《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林欣誼（2008年11月30日）。〈《書人物》梅爾 靠《暮光之城》PK 羅琳〉，《中國時報》，B1版。

林欣誼（2009年12月29日）。〈2009書市風雲榜 《暮光之城》最夯〉，《中國時報》，A9版。

林郁庭（2009年2月19日）。〈暮光中的純真年代〉，《中國時報》，E4版。

林宏達（2009年2月）。〈印書像印鈔票 尖端執行長二十年的釣魚經營學〉，《商業周刊》，1109: 40。

林本椿、林堯譯（2009）。《浪漫愛情的心理—反浪漫時代的浪漫愛情》。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書 Branden, N. [2008]. *The Psychology of Romantic Love*:

Romantic Love in an Anti-Romantic Age. Putnam Pub Group.)

周素鳳 (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原書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周代玲 (2003)。《愛情的海市蜃樓——羅曼史小說對國中女學生影響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季晶晶 (2008 年 11 月 22 日)。〈吸血鬼票房，可媲美哈利波特...〉，《經濟日報》，A7 版。

邱祖胤 (2008 年 12 月 2 日)。〈吸血鬼談戀愛 書正夯電影紅〉，《中國時報》，A10 版。

胡幼慧主編 (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徐宗國譯 (1997)。《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原書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SAGE Publications)

唐偉中 (2005)。〈美國通俗羅曼史小說中的陽剛男主角〉。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宛茜 (2010 年 8 月 15 日)。〈鬼月讀鬼書 讓你清醒讓你憂〉《聯合報》，D2 版。

陳向明 (2010)。《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賀淑瑋 (1995)。〈吸血鬼的「異人」世界〉，《當代雜誌》，68-93。

彭玉賢 (2001)。〈解讀青少年與電視——頻道與節目篇〉。取自公共電視台網頁

<http://rnd.pts.org.tw/~rnd/p1/010705.htm> 游美惠、林怡吟 (2002)。〈浪漫愛的

意識型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36. 20: 112-115。

張士達（2010年7月4日）。〈《周報影評》暮光之城：蝕 解剖檯評分77〉，《中國時報》，13版。

葛大維、蘇詠智（2010年7月6日）。〈暮光最後一撈 史都華派丁森 漲價〉，《聯合報》，C4版。

雷靜梅（無年代）。〈當今台灣青少年貞潔教育之論據〉。取自

<http://society.nhu.edu.tw/e-j/92/A9.htm>

趙旭東、方文譯（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olity Press.）

鄭雅佩（1998）。〈言情小說女性讀者與文本關聯性研究〉。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暮光之城：新月》刷新好萊塢浪漫愛情片 台灣首周票房紀錄！〉（2009年12月8日）。取自龍祥電影官方部落格

<http://longshong.pixnet.net/blog/post/29953480>

〈【暮光之城：蝕】票房破億！賣座更勝新月〉（2010年7月13日）。取自龍祥電影官方部落格 <http://longshong.pixnet.net/blog/post/31525180>

〈《暮光之城：破曉 I》創歷來最佳口碑〉（2011年11月22日）。取自龍祥電影官方部落格 <http://longshong.pixnet.net/blog/post/36210917>

蔡鵬如（2010年7月26日）。〈吸血鬼風靡美國 粉絲瘋模仿 《暮光之城》、《噬血真愛》暴紅 深情英俊主角擄獲無數少女心 業者抓住商機推出各式行頭〉，《中國時報》，A12版。

蔡智銘 (2012 年 07 月 27 日)。〈4 成青少年 願婚前性行為中市調查 16%能接受性交易〉，《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727/34397105/>

魏單人 (2009 年 4 月 12 日)。〈《大話排行榜》「張胡戀」尬上校園吸血鬼〉，《中國時報》，開卷有書香 10 版。

戴錦華 (2010)。〈無影之影——吸血鬼流行文化的分析〉，《文藝爭鳴》，10: 38-41。

瞿秀蕙譯 (2008)。《暮光之城》。台北：尖端。(原書 Meyer, S. [2005]. *Twilight*. New York, NY: Little, Brown and Co.)

瞿秀蕙譯 (2008)。《暮光之城：新月》。台北：尖端。(原書 Meyer, S. [2006]. *New Moon*. New York, NY: Little, Brown and Co.)

瞿秀蕙譯 (2008)。《暮光之城：蝕》。台北：尖端。(原書 Meyer, S. [2007]. *Eclipse*. New York, NY: Little, Brown and Co.)

蕭湘文 (2000)。〈漫畫的消費行為與意義：漫畫迷與非漫畫迷之比較〉。《民意研究季刊》，213，55-89。

蘇詠智 (2009 年 2 月 12 日)。〈愛情萬歲 暮光之城 通吃情人節檔期〉，《聯合報》，D6 版。

〈羅伯派丁森：『瘋狂粉絲請我咬他們...』〉 (2009 年 11 月 17 日)。取自 ELLE 網頁 <http://www.elle.com.tw/entertainment/news/Celebrity-RobertPattinson-Bitethem>

嚴文廷 (2011 年 1 月 26 日)。〈北市圖借閱榜 暮光之城第一〉，《聯合晚報》，A6 版。

西文文獻

- Ang, I. (1987) Popular Fiction and Feminist Cultural Polit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 651-658.
- Auerbach, N. (1995) *Our Vampires, Ourselv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ackford, H. V. (2004). *Out of this world: Why literature matters to girls*.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Bode, L. (2010). Transitional tastes: Teen girls and genre in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Twilight.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4, 707-719.
- Bradshaw, P. (2008). *Twilight*.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film/2008/dec/19/film-review-twilight-teen-vampire>
- Chris, R. (2004). What are we? Adolescence, sex and intimacy in Buffy and the Vampire Slayer.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8(1), 121-137.
- Dawidziak, M. (2009). *When did vampires turn from monsters to sex symbol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leveland.com/tv/index.ssf/2009/08/when_did_vampires_turn_from_mo.html
- Dougherty, N. (1998). *Vampires, eroticism, and the lure of the unconscious*. In M. L. Kittelson (Ed.), *The soul of popular culture* (pp. 168-180). Chicago: Open Court.
- Ebert, R. (2008). *Twilight: don't say you'll die for me unless you really mean it*. Retrieved from

http://rogerebert.suntime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20081119/REVIEW_S/811199997.

Fisher, H. (2004). *Why We Love: 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 H. B. Fenn and Company Ltd.

Gabriel, S. & Young, A. F. (2011). Becoming a Vampire Without Being Bitten. The Narrative Collective-Assimilation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8), 990-994.

Gallier, L. (2011). *Where's My Edward?: Seeking a Twilight Romance*. Destiny Image Publishers.

Greydanus, S. D. (2008). *Twilight Appeal: The cult of Edward Cullen and vampire love in Stephenie Meyer's novels and the new film*.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centfilms.com/articles/twilight.html>

Guggenbühl-Craig, A. (2008). *The emptied soul: On the nature of the psychopath*. Putnam, CT: Spring Publica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Lowell, E. (1992). Love conquers all: The warrior hero and the affirmation of love. In J. A. Krentz. (Eds.), *Dangerous Men and Adventurous Women: Romance Writers on the Appeal of the Romance* (pp. 89-97).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Merskin, D. (2011). A boyfriend to die for: Edward Cullen as compensated psychopath in Stephanie Meyer's Twiligh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40(4), 435-437.

Miller, L. (2008). *Touched by a vampi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alon.com/2008/07/30/twilight_3/

- Myers, E. A. (2009). Edward Cullen and Bella Swan: Byronic and Feminist Heroes...or Not. In R. Housel, J. J. Wisniewski & W. Irwin (Eds.), *Twilight and Philosophy: Vampires, Vegetarians, and the Pursuit of Immortality* (pp. 147-162).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 Nash, M., & M. L. (1999). "Almost ashamed to say I am one of those girls": Titanic, Leonardo DiCaprio and the paradoxes of girls' fandom. In K.S. Sandler and G. Studlar (Eds.), *Titanic: Anatomy of a blockbuster* (pp. 64-88). New Brunswick, NJ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adway, J. (1983). Women read the romance: The interaction of text and context. *Feminist Studies*, 9(1), 53-78.
- Radway, J. (1991).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ice, A. (2009). *Anne Rice on the Vampire Chronicl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xaminer.com/horror-movies-in-milwaukee/anne-rice-on-the-vampire-chronicles>
- Scanlon, C. (2011). *Mad, bad roma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mh.com.au/entertainment/movies/mad-bad-romance-20111007-11doh.html>
- Schuker, L. A. E. (2009, July 10). Harry Potter and the rival teen franchise. *Wall Street Journal*, p. W1.
- Sent, C. (1988). *The Vampire in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N.p.: Bowling Green State up.
- Siering, C. (2009). *Talking back to Twilight*. Retrieved from

<http://www.msmagazine.com/spring2009/Twilight.asp>.

Tellock, A. (2009). *Anne Rice on the Vampire Chronicl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xaminer.com/horror-movies-in-milwaukee/anne-rice-on-the-vampire-chronicles>



附錄一、訪談題綱

第一部分：《暮光之城》接觸經驗（如何開始及為何投入）

1. 請問妳從什麼時候，什麼樣的情況下開始接觸《暮光之城》的？時間有多久了？
2. 請問妳是如何從接觸《暮光之城》到喜歡上這部作品？《暮光之城》對妳的魅力在哪？為什麼？
3. 可以請妳估計一下從第一次接觸《暮光之城》到現在，每集小說各看過幾遍？每一集電影各看過幾遍？妳認為小說和改編電影有什麼差別嗎？
4. 妳認為《暮光之城》對妳的生活有產生影響，或成為妳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活重心嗎？為什麼？
5. 妳有收集《暮光之城》的周邊商品嗎？妳會和其他人討論或者分享妳對《暮光之城》的讀後心得或其他感想嗎？（有的話是為什麼？管道為何？會分享的內容是什麼呢？）
6. 妳覺得《暮光之城》的內容能提供給妳什麼樣的滿足感？在接觸《暮光之城》的經驗中，有什麼讓妳覺得最快樂、印象深刻或者瘋狂的事嗎？為什麼？
7. 妳覺得妳與其他喜歡《暮光之城》的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為什麼？
8. 妳覺得花時間在《暮光之城》上，妳從中有獲得什麼嗎？現在和剛開始接觸時的感受有不同嗎？請問妳是如何讓自己對《暮光之城》的喜愛持續下去的？妳有可能放棄嗎？為什麼？

第二部分：《暮光之城》與言情小說／愛情電影的關聯

1. 閱讀／觀賞《暮光之城》前，妳最喜歡的讀物或電影是什麼？
2. 在接觸《暮光之城》以前，妳有看言情小說或愛情文藝電影的興趣或習慣嗎？
3. 有人說，《暮光之城》和言情小說的內容差不多？妳覺得呢？妳覺得它與其他愛情小說／電影／台灣偶像劇有什麼不同？看言情小說／愛情電影／台灣偶像劇或者《暮光之城》，它們帶給妳的感覺（如滿足感）是一樣的嗎？
4. 就小說屬性而言，妳如何歸類《暮光之城》？是吸血鬼小說？還是……？
5. 除了《暮光之城》，妳還有在看坊間其他吸血鬼題材的小說、影集或電影嗎？（是本來就有在看，還是喜歡上《暮光之城》後才開始看？）

第三部分：《暮光之城》男主角吸血鬼形象與浪漫愛劇情的關聯

一、《暮光之城》與其他吸血鬼題材小說的異同

1. 妳過去看過的小說或電影中，裡面出現的吸血鬼角色是否具有鮮明的形象？請試著描繪一下妳印象中或過去曾看到的吸血鬼是什麼樣子？
2. 就妳的印象或瞭解，妳認為「過去的」（傳統上的）吸血鬼和「現在的」吸血鬼有什麼不同？
3. 「過去的」（傳統上的）吸血鬼又和出現在《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如男主角愛德華）有什麼不同？對你來說，「現在的」吸血鬼（指出現在同一時代吸血鬼小說的吸血鬼）是否直接等同於愛德華？

二、對於愛德華的整體看法

4. 請詳細描述一下妳對《暮光之城》男主角愛德華的印象？
5. 妳喜歡愛德華嗎？有多喜歡？請具體說明妳為什麼會喜歡上他？喜歡上他的理由又是什麼？（是愛德華擁有的哪些條件？或表現出的哪些行為？）
6. 在妳第一次接觸《暮光之城》小說／電影的時候，妳本來就已經知道故事裡的男主角愛德華是吸血鬼了嗎？（是：那男主角是吸血鬼這件事，是否有對妳在閱讀前或閱讀的過程中產生影響？／否：那妳在發現男主角是吸血鬼的時候有什麼感覺？覺得驚訝？還是……？）

三、對於愛德華作為吸血鬼的看法

7. 在閱讀《暮光之城》的時候，妳是如何在故事中察覺到愛德華是吸血鬼？請描述一下妳印象中的，愛德華所展現出的吸血鬼特質。在這些特質中，最讓妳喜歡或感到心動的是什麼？最讓妳討厭或不能接受的又是什麼？你覺得這些特質，是讓妳喜歡或不喜歡愛德華的原因嗎？
8. 愛德華用吸血鬼的身分和女主角談戀愛，妳認為愛德華對貝拉做過最浪漫的事是什麼？為什麼？請描述讓妳印象深刻或特別讓妳感到心動的片段。又妳認為愛德華對貝拉做過最讓妳討厭或不能接受的是什麼事情？為什麼？（請針對這兩件事，說明妳認為裡面分別涉及到吸血鬼擁有的什麼特質？）
9. 妳覺得吸血鬼愛德華是不是妳理想中的男朋友或交往對象？假如現在有個人擁有愛德華所有的條件，妳會想和他交往嗎？又假如這個具有愛德華所有條件的男性，他是吸血鬼不是人類，妳能否接受他？為什麼？
10. 妳認為愛德華是不是吸血鬼的這個設定很重要嗎？假如說，愛德華不是吸血鬼，而是人類或其他非人生物，會影響妳喜歡他嗎？為什麼？（舉例來說，如果現在故事主角換成狼人 Jacob，你覺得發生在狼人和貝拉之間的愛情故事會不會和發生在愛德華和貝拉之間的有所不同？）
11. 愛德華常對貝拉說，自己是沒有靈魂的壞人，但貝拉卻說：「我早就知道他錯得離譜。他明明就屬於這裡。在一個童話世界裡。」愛德華似乎總嘗試

做一個「更好的吸血鬼」，妳如何看待愛德華對於自己身為吸血鬼的矛盾心理？對妳來說，愛德華有沒有靈魂？是好人還是壞人？有高道德感還是鄙視一切世俗規範？

12. 愛德華說：「獅子愛上了綿羊」，貝拉說：「愚蠢的小羊」，而愛德華則回說：「一隻有病、自討苦吃，有被虐傾向的獅子」。貝拉本來應該是愛德華的食物，但現在獅子卻愛上羔羊，妳如何看待這種戀愛關係？如果愛德華「不吃素」，一定得靠吸人血維生，會影響妳喜歡他嗎？

四、浪漫愛的正面因素：靈魂結合，滿足心靈缺憾

13. 愛德華對貝拉說：「妳使我的人性復活」、「妳是我的生命」。貝拉則說：「無論你是什麼都不重要」、「我無可救藥地愛上他了」。妳認為愛德華為什麼會愛上貝拉？貝拉又為什麼會愛上愛德華？他們的戀愛關係，對於彼此代表的意義分別是什麼？為什麼？

五、浪漫愛的正面因素：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人生目標，追求個人幸福

14. 貝拉說：「每一個女孩都有夢想」，愛德華回說：「這是妳的夢想？變成怪物？」貝拉則說：「不盡然。我的夢想是永遠和你在一起。」在《暮光之城》中，妳認為貝拉積極想變成吸血鬼的原因是什麼？而愛德華極力阻止她的原因又是什麼？對於他們的想法，妳能認同嗎？如果是妳，也會希望能變成吸血鬼嗎？原因是為什麼？（會希望變吸血鬼的原因有哪些？）
15. 《暮光之城》第一集電影，文案打出「只有吸血鬼，可以永遠愛妳」。妳認為吸血鬼永遠不死，對愛德華和貝拉之間的愛情發展重要嗎？還是會有什麼影響嗎？對於這種「永恆的愛情」，妳會嚮往嗎？妳怎麼看待「永恆的愛情」？

六、浪漫愛的負面因素：自私、眼裡只有彼此、厭惡社交

16. 貝拉的爸爸曾勸誡她，不應該「為了男朋友，拋棄所有的朋友」，「不要老是跟愛德華在一起，多點時間和別人相處」。但貝拉卻不這樣想，甚至覺得比起思考如何變成吸血鬼這件事，學校生活的一切好像顯得不重要或是在浪費時間。妳如何看待貝拉這樣的想法？

七、浪漫愛的負面因素：將伴侶理想化，對他們的缺點視而不見

17. 貝拉說，愛德華「就像天神一般俊美，而我，再平庸不過」，貝拉覺得自己很普通，不曉得愛德華為什麼會喜歡上自己，愛德華有時也會嘲弄貝拉說的話「很可笑」，或認為她不理智。愛德華真的這麼完美嗎？貝拉又真的一無可取嗎？妳怎麼看？
18. 《暮光之城》第一集，貝拉和班上同學前往安吉拉港購物，在暗巷被小混混纏住時得到愛德華的幫助，事後愛德華承認自己跟蹤貝拉，兩人互表愛意

後也坦承自己常在晚上潛入貝拉家看她睡覺。妳覺得愛德華這樣的行為代表了什麼？是愛的表現？還是有妨害隱私或犯罪的嫌疑？

八、浪漫愛的負面因素：明明是過度保護、父權，卻被視為浪漫表現

19. 愛德華對貝拉說：「為了能讓妳活下來，我只好一直出現，這似乎已經變成我二十四小時的職業了。」貝拉被作者描寫成是「吸引意外的磁鐵」，必須依靠愛德華寸步不離的保護才能保住性命。妳如何看待這樣的設定？為什麼？如果是妳，可以接受這種可能隨時充滿危險的戀愛關係嗎？
20. 在《暮光之城》的劇情裡，愛德華在認識貝拉後就不斷對她說：「我們最好別做朋友」、「如果離開是正確且非做不可的事，那我寧願傷害自己也不願傷害妳，好讓妳安全。」所以愛德華不喜歡貝拉去保留區找雅各，在第二集裡為了讓貝拉免於和吸血鬼在一起的風險而離開貝拉，在第四集裡為了說服貝拉放棄肚子裡的小孩甚至寧願她和狼人雅各在一起。妳如何看待愛德華「為了貝拉好」所做的一切行為？（體貼？保護欲過剩？）

九、浪漫愛的負面因素：變成病態，帶來黑暗和死亡

21. 愛德華曾對貝拉說：「萬一失去妳，我也不打算獨活。」於是在《暮光之城》第二集中，愛德華以為貝拉跳崖自殺身亡後，便前往義大利對佛杜里進行自殺式的挑釁行動。妳如何看待愛德華的自殺行為？妳認同嗎？為什麼？

十、《暮光之城》體現的宗教禁欲觀

22. 從第一集開始，貝拉就希望能和愛德華發生親密關係，但愛德華總是拒絕，希望貝拉能保留她的貞操到兩人結婚後。貝拉在多次委身失敗後也說：「你認為覺得自己像是通俗電影中的壞人——捻著小鬍子試著偷某個可憐女生的貞操」、「以吸血鬼而言，你的道德感強的很奇怪。」妳如何看待愛德華身為吸血鬼所具有的貞操／性觀念？對於貝拉多次主動要求和愛德華發生親密行為，妳的看法是？對於婚前性行為妳的看法又是？
23. 作者在《暮光之城》中，對於男女主角的親熱行為或性愛場景的描寫，妳的看法是？

十一、對於故事情節的整體看法

24. 在《暮光之城》中，妳最喜歡或讓你感到心動的故事情節？最討厭或不能接受的故事情節？為什麼？
25. 當妳看完《暮光之城》時，妳最常反覆閱讀的會是書中的哪一部份？

第四部分：《暮光之城》浪漫愛劇情與青少年真實愛情生活的形貌

1. 在《暮光之城》中，女主角貝拉最讓妳喜歡的特質是什麼？最讓妳討厭的特質又是什麼？為什麼？（如果完全不喜歡女主角，請具體說明一下，怎麼樣特質的女主角妳才會喜歡？）
2. 妳曾在《暮光之城》女主角的身上，看到自己有某些個性或行為很像她嗎？形容一下那是怎樣的感覺？
3. 當妳在看《暮光之城》的時候，妳曾經幻想或希望自己是女主角貝拉嗎？為什麼？請描述當時的心情如何？
4. 在《暮光之城》第三集裡，貝拉曾說「雅各是對的……他不只是我的朋友，這正是為什麼和他說再見如此困難——因為我愛上他了。我也愛他。」妳如何看待吸血鬼愛德華、狼人雅各和貝拉之間的三角戀情？對於貝拉承認自己除了愛德華，同時也愛著狼人雅各又有什麼看法？在現實生活中妳有過類似經驗嗎？說明一下妳當時的想法與處理態度？（如無經驗者可以虛擬情況來回答）
5. 妳認為具有像愛德華這般特質的男性，會不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為什麼？
6. 妳喜歡哪一類型的男孩？妳希望自己生命中的男主角有什麼特質？在現實生活中，妳會參考《暮光之城》男主角的個性或是外貌，作為自己未來男朋友的選擇標準嗎？為什麼？
7. 妳認為《暮光之城》所描述的浪漫愛情會不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為什麼？
8. 妳夢想中的愛情是？妳最喜歡哪種墜入愛河的模式？假設妳有男朋友的話，妳會模仿《暮光之城》的劇情和他交往嗎？為什麼？
9. 關於《暮光之城》中的浪漫愛情節，有哪個部份曾令人妳特別在意或希望在現實生活中出現？
10. 妳談過戀愛嗎？妳有心怡的對象嗎？《暮光之城》的劇情發展是否有和妳自己的愛情故事相似的地方？並請描述自己戀愛的經歷？
11. 《暮光之城》在兩性交往及情愛描寫的內容上對妳是否有幫助？
12. 妳覺得《暮光之城》對妳有什麼樣的影響（如人際關係、愛情觀、性態度、自我概念等等）？